目录

[《舊版白馬嘯西風》金庸 1](#_Toc69886363)

[一 大漠駿馬 1](#_Toc69886364)

[二 草原上的夜鶯 6](#_Toc69886365)

[三 哈布迷宮 12](#_Toc69886366)

[四 星月爭輝 17](#_Toc69886367)

[五 大風雪之夜 22](#_Toc69886368)

[六 高昌古國 27](#_Toc69886369)

[七 陰謀 32](#_Toc69886370)

[八 小玉鐲 38](#_Toc69886371)

[九 師父和瘋子 43](#_Toc69886372)

# 《舊版白馬嘯西風》金庸

# 一 大漠駿馬

得得得，得得得……

得得得，得得得……

在黃沙茫茫的回疆大漠上，塵土飛起兩丈來高，兩騎馬一前一後的急馳而來。前面奔著的是匹高腿長身的白馬，馬上騎著一個少婦，她懷中摟著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。後面是匹棗紅馬，馬背上伏著的是個高高瘦瘦的漢子。

那漢子左邊背心上，卻插著一枝長箭。鮮血從他背心流到馬背上，又流到地下，滴入了黃土之中。他不敢伸手去拔箭，只怕這枝箭一拔下來，就會支持不住而立時倒斃。誰不死呢？那也沒有什麼。可是誰來照料前面的嬌妻幼女，在身後，兇悍毒辣的敵人正在緊緊地追蹤。

他胯下的棗紅馬奔馳了數十里地，早已全身脫力，主人的鞭打摧踢，逼得牠氣也喘不過來了。牠口邊全是白沫，猛地裏前腿一軟，跪倒在地。那漢子用力一提韁繩，但那紅馬哀鳴了一聲，登時閉目死去。前面的少婦回過頭來，忽見紅馬倒斃，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大哥……怎……怎麼啦？」那漢子皺眉搖了搖頭。但見身後數里外塵土飛揚，大隊敵人追了下來。

那少婦圈轉馬來，馳到丈夫身旁，驀然間見到他背上的長箭，背心上的大灘鮮血，險險暈了過去。那小姑娘也失聲驚叫起來：「爹，爹，你背上有箭！」那漢子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不礙事！」一躍而起，輕輕巧巧的落在妻子身後，他雖然身受重傷，但輕功仍是十分了得。那少婦回頭望著他，滿臉關懷痛惜之情，輕輕說道：「大哥，你……」那漢子雙腿一挾，扯起馬韁，那白馬四蹄翻飛，向前疾馳。

這白馬雖然神駿，但數十里地不停不息的奔跑下來，畢竟累了，何況這時背上乘了三人？牠似乎知道這是主人的生死關頭，不顧性命的奮力奔跑。但終於還是漸漸的慢了下來。

在後面追來的敵人，一步步地迫近了。一共有六十三個敵人，卻帶了一百九十多匹健馬，只要馬力稍乏，他們就換一匹馬乘坐。那是志在必得，非追上不可。

那漢子回過頭來，在滾滾黃塵之中，看到了敵人的身形，漸漸的，連面目也看得清楚了，那漢子一咬牙，說道：「虹妹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答不答應？」那少婦回過頭來，溫柔地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一生之中，我違拗過你一次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好，你帶了秀兒逃命，保全我倆的骨血，保全這幅哈布迷宮的地圖。」

那少婦聲音發顫，說道：「大哥，把這幅地圖給了他們，咱們認輸便是，你……你的身體要緊。」那漢子低頭親了親她的左頰，聲音突然變得十分溫柔，說道：「虹妹，我倆一起經歷過無數危難，這一次或許也能逃脫。『呂梁三傑』不但是要這幅地圖，他們……他們還貪圖你的容色。」那少婦道：「正因為如此，或許我能求求他們……。」那漢子厲聲道：「難道我夫婦倆還能低頭向人哀求麼？這馬負不起我們三個。快去！」身形一縱，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！」摔下馬來。

那少婦勒定了馬，想伸手去拉他，只見丈夫滿臉怒容。她一直對丈夫順從慣了的，只得拍馬提韁，向前奔馳，一顆心卻已如寒冰一樣。

自後追到的六十三人望見那漢子落馬，都大聲歡呼起來：「『白馬李三』倒啦，『白馬李三』倒啦！」十餘人縱馬圍了上去，其餘四十餘人卻繼續追趕那個少婦。

只見那漢子蜷曲著身子臥在地下，一動也不動，似乎已經死了。一個人挺著長槍，嗤的一聲，在他右肩刺了進去。拔槍出來，白馬李三仍是不動。領頭的虯髯漢子道：「死得透了，還怕什麼？快搜他身上。」兩個人翻身下馬。去扳他身子。猛地裏白光一閃，白馬李三長刀迴旋，擦擦兩下，已將這兩人砍翻在地。眾人萬不料到他適才竟是裝死，連長槍刺入身子都渾似不覺。斗然間又會忽施反擊，一驚之下，六七人勒馬退開。那虯髯大漢揮動手中雁翎刀，喝道：「李三，你當真是個硬漢！」呼的一刀從他頭頂砍落。李三舉刀一擋，他雙肩都受了重傷，手臂無力，騰騰騰退出三步，哇的一口鮮血噴了出來。十餘人縱馬圍上，刀槍並舉，劈刺下去。

白馬李三一生英雄，一直到死，始終沒有屈服，在最後倒下去之時，又手刃了兩名強敵。

那少婦遠遠聽得丈夫的一聲怒吼，當真是心如刀割：「他已死了，我還活著幹麼？」從懷中取出一張羊皮的地圖，塞在女兒懷中，說道：「秀兒，你好好照料自己！」揮動馬鞭在白馬臀上一鞭，雙足一撐，身子已離馬鞍。但見那白馬馱著那女孩兒，如矢般直馳，心中微覺安慰：「此馬腳力天下無雙，秀兒身子又輕，這一下，他們再也追她不上了。」前面，女兒的哭喊聲「媽媽，媽媽」漸漸隱去，身後馬蹄聲卻越響越近，心中默默禱祝：「老天啊老天，願你保佑秀兒像我一般，嫁著個好丈夫，一生顛沛流離，卻是一生快活！」

那少婦整了整衣衫，掠好了頭髮，轉瞬間數十騎馬一齊馳到，當先三人正是呂梁三傑。

呂梁三傑乃是結義兄弟，老大神刀震關西霍元龍，便是那殺死白馬李三的虯髯漢子。老二梅花槍史仲俊是個瘦瘦長長的漢子，老三「蟒劍陳達玄」短小精悍，原是遼東馬賊出身，後來卻在山西落腳，和霍史二人意氣相投，在山西省太谷縣開設了個晉威鏢局。那史仲俊和白馬李三的妻子上官虹原是同門師兄妹，兩人自幼一起學藝。史仲俊心中一直愛著這位嬌小溫柔的小師妹，他們師父也很有意從中撮合，因此同門的師兄弟們，一直把他們當作是一對未婚夫婦，豈知上官虹無意中和白馬李三相遇，竟爾一見鍾情，家中不許他倆的婚事，上官虹便跟著他跑了。史仲俊傷心之餘，大病了一場，性情也從此變了。

一別十年，想不到呂梁三傑和李三夫婦竟在甘涼道上重逢，更為了爭奪一張地圖而動起手來。史仲俊對這個師妹始終餘情不斷，一直為她而沒有娶親。他們六十餘人圍攻李三夫婦，從甘涼一直追逐到了回疆，史仲俊嫉恨交迸，出手尤其狠辣，李三背心上那枝長箭，就是他暗中射的。

這時李三終於喪身在大漠之中，史仲俊騎馬馳來，看見上官虹孤零的站在一片大平野上，不由得心中隱隱的感到了一點自疚：「我殺了她的丈夫，這一生，我要好好的待她。」大漠上的西風吹動著她的衣帶，和十年以前，在師父的練武場上看到她時一模一樣。上官虹的兵刃是一對匕首，一把金柄，一把銀柄，江湖上有個外號，叫「金銀小劍三娘子」，這時她手中卻不拿兵刃，臉上露著淡淡的微笑。

史仲俊心中驀地升起了一個希望，胸口發熱，臉上湧起了紅潮，他將手裏的梅花槍往馬鞍上一擱，翻身下馬，叫道：「師妹！」上官虹道：「李三死啦？」史仲俊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師妹，我們分別了十年，我……我天天在想你。」上官虹微笑道：「真的嗎？你又在騙人。」史仲俊一顆心怦怦亂跳，這種笑靨，這種嬌嗔，跟十年前那個小姑娘沒半點分別。他柔聲道：「師妹，以後你跟著我，不教你受半點委曲。」上官虹眼中忽然閃出了奇異的光芒，叫道：「師哥，你待我真好！」張開雙臂，往他懷中撲去。

史仲俊大喜，伸開手將她緊緊的摟住了。霍元龍和陳達玄相視一笑，心想：「老二十載相思，今日終於得償。」

史仲俊鼻中只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，心裏迷迷糊糊的，又感到上官虹的雙手也還抱著自己真不相信這是真的事情。突然之間，小腹上感到一陣劇痛，像什麼利器插進了腹中，史仲俊大叫一聲，運勁雙臂，要將上官虹推開，那知她一雙手臂緊緊抱著他死命不放，終於兩人一起倒在地下。

這一著變起倉卒，神刀震關西霍元龍和青蟒劍陳達玄一驚之下，急忙翻身下馬上前搶救，扳起上官虹的身子時，只見她胸口一灘鮮血，插著一把小小的金柄匕首，另一把銀柄匕首，卻插在史仲俊的小腹之中。原來金銀小劍三娘子決心一死殉夫，暗自在衣衫之中藏著雙匕，一劍向外，一劍向己，史仲俊一抱著她，兩人同時中劍，任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是逃避不了，躲閃不脫。

上官虹當場氣絕，史仲俊卻一時不得斃命，他想自己命喪師妹之手，心中的悲痛，比身上的創傷更是難受，叫道：「三弟快幫我了斷，免得我多受痛苦。」陳達玄見他傷重難治，眼望大哥，霍元龍點點頭。陳達玄一咬牙，一劍對準了史仲俊的心口刺入。

霍元龍嘆道：「想不到金銀小劍三娘子竟是這般節烈。」這時他手下一個頭目馳馬前來稟報：「白馬李三的屍身上又搜了一遍，沒有地圖。」霍元龍指著上官虹道：「那麼非在她身上不可。」

但一番細細的搜索，上官虹身上除了一些零碎銀兩，幾件替換衣服之外，再無別物。霍元龍和陳達玄面面相覷，又是失望，又是奇怪。他們從甘涼道上追到回疆，始終緊緊釘著李三夫婦，這地圖如在中途轉手，決不能逃過他們數十人的眼光。何況他們捨命保護這幅地圖，決無隨便交給旁人之理。陳達玄再將上官虹小包裹中之物細細檢視一遍，翻到一套小女孩的衫褲時，猛地想起，說道：「大哥，快追那小女孩！」

霍元龍「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不用慌，諒這女娃娃在大漠上逃得到那裏？」左臂一揮，叫道：「留下兩個人把史二爺安葬了，其餘的跟我來！」一提馬韁，當先馳去。只聽得蹄聲雜踏，吆喝連連，百餘匹馬一齊追了下去。

但那小女孩馳出已久，這時早已在二十餘里之外。只是在黃沙莽莽的大漠之上，一眼望去，可以看出十餘里遠近，那小女孩雖已逃遠，時間一長，終須給霍元龍和陳達玄追上，追到傍晚，陳達玄忽然大聲歡呼：「在前面！」

只見遠遠一個黑點，正在天地交界處移動。要知那白馬雖然神駿，但自朝至晚足不停蹄的奔跑，終於也支持不住了。霍元龍和陳達玄不住掉換生力坐騎，漸漸追近。

那小女孩李文秀伏在白馬背上，心力交疲，早已昏昏睡去。她一整日不飲不食，在大沙漠的烈日下曬得口唇都焦了。白馬甚有靈性，知道後面追來的敵人將不利於小主人，迎著血也似紅的夕陽，奮力奔跑。突然之間，牠雙足一提，長嘶一聲，牠在空氣之中嗅到了什麼特異的氣息，嘶聲中隱隱有恐怖之意。

霍元龍和陳達玄都是身具一身極為精湛的內外武功，坐在馬鞍上長途奔馳，原不在意，但這時兩人都感到胸口塞悶，氣喘難當。霍元龍道：「三弟，好像有點不對！」陳達玄遊目四顧，打量週遭情景，只見西北角上血紅的夕陽之旁，升起一片黃濛濛的雲霧，黃雲中，不住有紫色的光芒閃動，顏色之奇麗，實是生平所未睹。兩人一面催馬追趕，一面望著那片雲霧。

但見那黃雲大得好快，不到一盞茶時分，已將半天邊都遮住了。這時馬隊中數十人個個汗如雨下，氣喘連連。陳達玄道：「大哥，像是有大風沙吹到。」霍元龍道：「不錯，快追，先把女娃娃捉到，再想法躲……」一句話未說畢，突然一股疾風刮至，帶著一片黃沙，只吹得他滿口滿鼻都是沙土，下半截話也說不出來了。大漠上的風沙說來便來，霎時間大風捲地而至，七八個人身子一晃，都被大風吹下馬來。霍元龍大叫：「大夥兒下馬，圍攏來！」

眾人力抗風沙，將一百多匹健馬拉了過來，圍成一個大圈，人馬一齊臥倒。大家手挽著手，靠在馬腹之下，只覺疾風帶著黃沙吹在臉上，有如刀割一般，臉上手上，登時起了一條條血痕。

這一隊人雖然人馬眾多，但在無邊無際的大沙漠之中，在那遮天掩地的大風沙下，有如大海洋中的一葉小舟一般，只能聽天由命，全無自主的力量。

風沙越刮越是猛烈，人馬身上的黃沙越堆越厚……。

連霍元龍和陳達玄那樣什麼也不怕的驃悍漢子，這時在天地變色的大風威力之下，也只有戰慄的份兒。這兩人心底，同時閃起，一個念頭：「沒來由的要找什麼哈布迷宮，從山西巴巴的趕到這大沙漠中來，卻葬身在這兒。」

大風呼嘯著，像千千萬萬個惡鬼在同時發威。

大漠上的風暴呼嘯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方才漸漸的平靜了下來。

霍元龍和陳達玄從灰沙之中爬起身來，檢點人馬，總算損失不大，死了兩名夥伴，五匹馬。但人人都已熬得筋疲力盡，更糟的是，白馬背上的小女孩李文秀不知到了何處，十九是葬身在這場大風沙中了。身負武功的粗壯漢子尚且抵當不住，何況這樣嬌嫩的一個小女孩子。

眾人在沙漠上生火做飯，休息半天，霍元龍傳大號令：「誰發現白馬和小女孩的蹤跡，賞賜黃金五十兩！」跟隨他來到回疆的個個都是晉陝甘涼一帶的江湖豪客，出門千里只為財，五十兩黃金可不是個小數目，眾人歡聲呼嘯，像一面大扇子般，五十多人在莽莽黃沙上散佈了開去。「白馬、小女孩、五十兩黃金！」每個人心中，都是在轉著這三個念頭。

有的人一直向西，有的向西北，有的向西南，約定天黑之時，在正西六十里處會合。

兩頭蛇董容跨下一匹健馬，當先向西北方衝去。他是晉威鏢局中已幹了十七年鏢師，武功雖然算不上是第一流的高手，但精明能幹，機變百出，實是呂梁三傑手下一名極得力的助手。他一口氣馳出二十餘里，同伴們都已影蹤不見，在茫茫的大漠中，突然起了孤寂和恐怖之感。他縱馬上了一個沙丘，向前一望，只見西北角上一片青綠，高聳著七八棵大柳樹。在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中忽然見到這一大片綠草，兩頭蛇董容心中當真說不出的喜歡：「這大片綠草中心有水泉，就算沒有人家，大隊人馬也可好好的將息一番。」他跨下的坐騎也望見了水草，陡然間精神百倍，不等董容提韁催逼，潑刺刺放開四蹄，奔了過去。

十餘里的路程片刻即到，遠遠望去，但見滿山遍野的都是牛羊。極西處搭著一個個帳篷，一望無際，密密層層的從有二三千個之多。董容見到這等聲勢，心中吃了一驚。他自入回疆以來，所見的帳篷人家，聚在一起的最多不過三四十個，這樣的一個大部族，卻是第一次見到。瞧那帳篷的式樣，顯是哈薩克族人。

哈薩克人在回疆諸族中最為勇武，不論男女，六七歲起就長於馬背之上，男子身上人人帶刀，騎射刀術，威震西陲。向來有一句話說道：「一個哈薩克人，抵得一百個懦夫；一百個哈薩克人，就可橫行回疆。」

董容曾聽見過這句話，心中尋思：「在哈薩克的部族之中，卻得小心在意。」

只見東北角的一座小山腳下，孤零零的有一座小屋。這小屋是用磚土造成，形式便和內地漢人的磚屋一模一樣，不同哈薩克人的帳篷。兩頭蛇董容心想：「先到這小屋去瞧瞧風色。」於是縱馬往小屋走去。他胯下的坐騎已餓了一日一夜，忽地見到滿地青草，走一步，吃兩口，行得極是緩慢。

董容怒氣上升，提腳狠命在馬肚上一踢，那馬吃痛，一口氣奔向那間小屋。董容一斜眼，只見小屋之後繫著一匹高頭白馬，健腿長鬟，正是白馬李三的坐騎。他忍不住叫出聲來：「白馬，白馬，在這兒！」心念一動，翻身下馬，從靴桶中抽出一柄鋒利的短刀，籠在左手衣袖之中，悄悄的掩向小屋後面，正想探頭從窗子向屋內張望，冷不防那白馬「嗚哩哩……」一聲長嘶，似是向屋中人示警。

董容心中怒罵：「畜牲！」定一定神，再度探頭望窗中張去時，那知窗內有一張臉同時探了上來。董容的鼻子剛好和他的鼻子相碰，但見這人滿臉皺紋，目光炯炯。董容大吃一驚，雙足一點，倒縱出去，喝道：「是誰？」那人冷冷的道：「你是誰？到此何幹？」說的卻是漢語。

董容驚魂略定，滿臉笑容，說道：「在下姓董名容，無意間到此，驚動了老丈。請問老丈高姓大名。」那老人道：「老漢姓計。」董容陪笑道：「原來是計老丈，莽莽大漠之中遇到鄉親，真是見到親人了。在下斗膽要討一口茶喝。」計老人道：「你有多少人同來？」董容道：「便是在下一人在此。」計老人道：「尊駕是鏢局子的達官爺吧？」董容心中一驚：「這老人的眼光好厲害，我額頭上又沒寫明保鏢的。」他本想隱瞞身份，但被計老人一語道破，只得答道：「正是，老爺子何以知道？」計老人淡淡的道：「保鏢的鏢師多半賊頭賊腦，總是這麼一副長相。」說著冷冷的眼光在他臉上來來回回的掃了幾回。董容給他說得滿臉通紅，心道：「我這時且不發作，摸清了這老不死的底細再說。」

一個冷冷的斜視，一個笑嘻嘻地十分尷尬，僵持片刻，計老人道：「要喝茶，便走大門，不用爬窗子吧！」董容笑道：「是，是！」轉身繞到門前，走了進去。這小屋中陳設雖然簡陋，但桌椅整潔，打掃得乾乾淨淨。董容坐下後正待四下打量，只見後堂轉出一個小女孩來，手中捧著一碗茶。兩人目光相接，那女孩吃了一驚，嗆啷一響，將茶碗失手掉在地下，打得粉碎。

董容笑逐顏開，只見這小女孩正是霍元龍立下重賞所要追尋的李文秀，他自見到白馬後，本已有五分料到，那女孩也會在此屋中，但斗然間見到，總是不免喜出望外。

昨夜一晚大風沙，李文秀昏暈在馬背之上，人事不省。不料白馬聞到水草氣息，衝風冒沙，奔到了這綠草上。計老人見到小女孩是漢人裝束，忙把她救了下來。半夜中李文秀醒轉，不見了父母，啼哭不止，計老人見她玉雪可愛，不禁大起憐惜之心，問起她何以到這大漠中來，她父母是誰。李文秀說父親叫作「白馬李三」，媽媽卻就是媽媽，只聽到追趕他們的惡人遠遠叫她「三娘子」，至於到回疆來幹什麼，她卻說不上來了。計老人喃喃的道：「白馬李三，白馬李三，十年前，那是橫行江南的俠盜，怎地到回疆來啦？」

他給李文秀飽飽的喝了一大碗乳酪，讓她在自己床上睡下，老人心中，卻翻來覆去的想起了十年來的往事，思潮起伏，再也睡不著了。

李文秀這一覺睡到次日辰時才醒，一起身，她便求計爺爺帶她去尋爸爸媽媽，就在此時，兩頭蛇董容鬼鬼祟祟的過來，在窗外探頭探腦，這一切全看在計老人的眼中。

李文秀手中的茶碗一摔下，計老人應聲走了過來。李文秀奔過去撲在他的懷裏，叫道：「爺爺，他……他就是追我的惡人。」計老人撫摸著她的頭髮，柔聲道：「不怕，不怕。他不是惡人。」李文秀道：「是的，是的。他們幾十個人，追我們，打我爸爸媽媽。」計老人心想：「一個是俠盜，一個是保鏢的，想是他追尋鏢銀，追到大漠中來啦。我姓計的不必捲入這是非圈中。」

董容這時打量計老人，但見他滿頭白髮，竟無一根是黑的，背脊駝起，身材魁梧異常，雖是駝背，卻比自己還高出半個頭，尋思：「這糟老頭子沒一百歲，也有九十，屋中若無別人，將他一擊打暈，帶了女孩和白馬便走，免得夜長夢多，再生變故。」

計老人道：「你們是失了鏢銀吧？有多少銀子？」董容道：「銀子是不多，只是晉源鏢局這個大名卻丟不起，好在已經全找回來啦。」計老人點頭道：「嗯，是晉源鏢局，呂梁三傑也來了嗎？」董容心中大是奇怪：「這個僻處回疆的駝背老人，怎地知道呂梁三傑的名頭？莫非他也是武林中人？」說道：「嗯，是啊！」側耳一聽，快步走到窗口，道：「你瞧，他們不是來了麼？」

計老人卻沒聽到馬蹄的聲音，但聽董容說得真切，走到窗口一看，只見原野上牛羊低頭嚼草，四下裏一片平靜，並無生人到來，剛問了一句：「那裏有人啊？」忽聽得董容一聲獰笑，頭頂掌風颯然，一掌猛劈下來。莫看計老人老態龍鍾，又是身有殘廢，但身手也真敏捷，董容的手掌與他頭頂相距尚有數寸，他身形一側，已滑了開去，跟著反手一勾，施展大擒拿手，將他右腕刁住了。兩頭蛇董容變招甚是賊滑，右手一掙沒掙脫，左手向前一送，藏在衣袖中的匕首已刺了出去，白光閃處波的一響，匕首鋒利的刃口直沒入計老人的駝背之中。

李文秀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！」她跟父母學過兩年武功，眼見計老人便要死在董容的偷襲之下，縱身而上，兩個小拳頭便往他背心腰眼裏槌去。便在此時，計老人左手一個肘鎚，鎚中了董容的心口，這一鎚力道剛猛無儔，董容低低的哼了一聲，身子軟軟垂下，委頓在地，顯見是不活的了。

李文秀瞧著插在計老人駝背上的刀子，顫聲道：「爺爺，你……你背上的刀子……」計老人見她淚光瑩然，心想：「這女孩子心地倒好。」李文秀又道：「爺爺，你的傷……我給你把刀子拔下來吧？」說著伸手去握刀柄。計老人臉色一沉，怒道：「你別管我。」扶著桌子，身子晃了幾晃，顫巍巍的走向內室，跟著拍的一聲，便將木門關上了。李文秀見他臉色突然顯得惱怒異常，心中很是害怕，又見董容在地下捲成一團，只怕他又站起來加害自己，越想越怕，忍不住便要奪門飛奔出外，但轉念想起計老人身受重傷，無人服侍，又不忍置之不理。

她想了一想，走到室門外，輕輕拍了幾下，聽得室中沒半點聲音，叫道：「爺爺，爺爺，你痛嗎？」只聽得計老人粗聲道：「走開，走開！別來吵我！」這聲音和他原來慈和的說話大不相同，李文秀嚇得不敢再說，怔怔的坐在地下，抱著頭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忽然呀的一聲，室門打開，一隻手溫柔地摸撫李文秀的頭髮，低聲道：「別哭，別哭，爺爺的傷不礙事。」李文秀抬起頭來，見計老人臉帶微笑望著自己，心中一喜，登時破涕為笑。計老人笑道：「又哭又笑，不害羞麼？」李文秀把頭藏在他懷裏，從這老人的身上，她又找到了一部份父母的親情溫暖。

計老人皺起眉頭，打量董容的屍身，心想：「他跟我無冤無仇，為什麼忽下毒手？」

李文秀關心地問：「爺爺，你背上的傷好些了麼？」這時計老人已換過了一件長袍，也不知他傷得如何。那知他聽到李文秀重提此事，似乎適才給董容刺了這一刀實是奇恥大辱，臉上又現惱怒之色，喝道：「你囉唆什麼？」只聽得屋外那白馬噓溜溜一聲長嘶，計老人心中一動：「晉威鏢局的人在追尋這小女孩，因此那姓董的對我忽下毒手。」微一沉吟，到柴房中提了一桶黃色染料出來。那是牧羊人在牲口身上染上記號所用，使得各家的羊群不致混雜，雖經風霜，亦不脫落。他牽過白馬，用刷子將他自頭至尾，都刷上了黃色，又到哈薩克人的帳篷之中，去討了一套哈薩克男孩的服裝來，叫李文秀換上了。李文秀很是聰明，說道：「爺爺，你是叫那些惡人認不出我來，是不是？」計老人點了點頭，嘆了口氣道：「爺爺畢竟是老了，否則惡人再多，也不怕他們。唉，剛才竟給他刺了一刀。」這一次他自己提起，李文秀卻不敢接上了。

計老人將董容的屍身埋了，又將他坐來的馬匹也宰了，沒留下絲毫痕跡，然後坐在大門口，拿著一柄長刀在磨刀石上不住手的磨著。他這一番準備果然是沒有白做，就在當天晚上，霍元龍和陳達玄所率領的豪客，衝進了這片綠原之中，搶劫了數百頭肥牛肥羊。這一帶素來沒有盜匪，哈薩克人雖然勇武善戰，但事先絕無準備，竟給這批來自中原的豪客攻了個措手不及。有七名哈薩克男子被殺，五個婦女被擄了去。這群豪客也曾闖進計老人的屋裏，誰也沒對一個老人，一個哈薩克孩子起疑。她滿臉坭汙，躲在屋角落中，誰也沒注意到她眼中仇恨的光芒。她卻看得清清楚楚，父親的佩劍懸在陳達玄的腰間，母親的金銀小劍卻插在霍元龍的腰帶之中。這是她父母決不離身的兵刃，她年紀雖小，卻也想到父母必定是遭到了不幸。

第二天，哈薩克人組織了搜索隊，要去找這批漢人強盜復仇。但在茫茫的大漠之上，卻已失卻了他們的蹤跡。他們只找到那五個被擄去的婦女。那是五具屍身，全身衣服被脫光了，慘死在大漠之上。他們也找到了白馬李三和金銀小劍三娘子的屍身。李文秀撲在父母的屍身上哀哀痛哭，但一個哈薩克人卻提起皮靴來，重重的踢了她一腳，粗魯地罵道：「天不保佑的強盜漢人！」

計老人抱了李文秀回家，不去跟這個哈薩克人爭鬧，李文秀小小的心靈之中，只想：「為什麼惡人這麼多？誰都來欺侮我？」

# 二 草原上的夜鶯

半夜裏，李文秀又從睡夢中哭醒了，一睜開眼，忽見床沿上坐著一個人。她驚呼一聲，坐了起來，只見計老人慈愛地望著她，伸手溫柔地撫摸她的頭髮，說道：「別怕，別怕，是爺爺。」李文秀的眼淚水如珍珠斷線般流了下來，伏在計老人的懷裏，把他的衣襟全哭濕了。計老人道：「孩子，你沒了爹娘，就當我是你的親爺爺，跟我住在一起。爺爺會好好的照料你。」

李文秀點點頭，想起了那些殺害爸爸媽媽的惡人，又想起了踢了她一腳的那個粗暴的哈薩克人。這一腳踢得好重，使她腰裏腫起了一大塊，她不禁又問：「為什麼誰都來欺負我？我又沒做壞事？」

計老人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世界上受苦的，常常是那些沒有做壞事的人。」他從瓦壺裏倒了一碗熱奶酪，瞧著李文秀喝下了，又替她攏好被窩，說道：「秀兒，那個踢了你一腳的人，叫做蘇魯克。他是一個正直的好人。」李文秀睜著圓圓的眼珠，很是奇怪，道：「他……他是好人麼？」計老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他是好人。他跟你一樣，在一天之中死了兩個最親愛的人，一個是他妻子，一個是他的大兒子。都是給那批惡人強盜害死的。他只道漢人都是壞人。他用哈薩克話罵你，說你是『天不保佑的強盜漢人』。你不要恨他，他心裏的悲痛，實在跟你是一模一樣。不，他年紀大了，心裏感到的悲痛，可比你多得多，深得多。」

李文秀怔怔的聽著，她本來也沒有恨這個滿臉鬍子的哈薩克人，只是見了他兇狠的模樣很是害怕，這時忽然想起，那個大鬍子的雙眼之中，滿含著眼淚，只是沒有掉下來。她不懂計老人所說，為什麼大人的淒苦會比小孩子更深更多，但對這個大鬍子卻不自禁的起了同情。

窗外傳進來一陣奇妙的宛轉的鳥鳴聲音，那聲音很遠，但聽得很清楚。又是甜美，又是淒涼，便像一個少女在唱著清脆而柔和的歌。

李文秀側耳聽著，那鳴歌之聲漸漸遠去，終於低微得聽不見了。她悲痛的心靈中得到了一些安慰，呆呆的出了一會神，低聲道：「爺爺，這鳥兒唱得真好聽。」

計老人道：「是的，唱得真好聽！那是草原上的夜鶯，哈薩克人說，這是草原上一個最美麗、最會唱歌的少女死了之後變的。她的情郎不愛她了，她傷心死的。」李文秀迷惘地道：「她最美麗，又最會唱歌，為什麼不愛她了？」

計老人聽了她這句問話。突然間又是臉色大變，大聲說道：「她這樣美麗，為什麼不愛她了？」這幾句話說得甚是突兀，又將李文秀嚇了一跳，計老人出了一會神，長長的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世界上有許多事，是你小孩子不懂的。」這時候，遠處草原上的夜鶯又唱起歌來了。

牠唱得令人又覺得甜蜜，又是心酸。

就這樣，李文秀住在計老人的家裏，幫他牧羊煮飯，兩個人就像親爺爺、親孫女一般。晚上，李文秀有時候從夢中醒來，聽著夜鶯的歌唱，又在夜鶯的歌聲中回到夢裏。她夢中有江南的楊柳和桃花，爸爸的懷抱，媽媽的笑臉……。

過了秋天，過了冬天，李文秀平平靜靜地過著日子，她學會了哈薩克話，學會了草原上的許許多多事情。

一天晚上，李文秀又聽到了夜鶯的歌聲，只是牠越唱越遠，隱隱約約地，隨著風聲飄來了一些，跟著又斷絕了。李文秀悄悄穿衣起來，到屋外牽了白馬，生怕驚醒計老人，將白馬牽得遠遠地，這才跨上馬，跟著歌聲走去。

草原上的夜晚，天很高、很藍，星星很亮，青草和小花散播著芳香。

歌聲很清晰了，唱得又是婉轉，又是嬌媚。李文秀的心跟著歌聲而狂喜，輕輕跨下馬背，讓牠自由自在地嚼著青草。她自己仰天躺在草地上，沉醉在歌聲之中。

但那夜鶯唱了一會，便飛遠幾丈。李文秀在地下爬著跟隨，她聽到了鳥兒撲翅的聲音，看到了這隻淡黃色的小小鳥兒，見牠在地下啄食。牠啄了幾口，又向前飛一段路，又找到了食物。

夜鶯兒吃得很高興，仰起了頭唱得酣暢淋漓，突然間拍的一聲，長草中飛起黑越越的一件物件，將夜鶯罩住了。李文秀的驚呼聲中，混和著一個男孩的歡叫，只見長草中跳出來一個哈薩克男孩，得意地叫道：「捉住了，捉住了！」他用外衣裹著夜鶯，鳥兒驚慌的叫聲，鬱悶地隔著外衣傳出來。

李文秀又是吃驚，又是憤怒，叫道：「你幹什麼？」那男孩道：「我捉夜鶯啊。你也來捉麼？」李文秀道：「幹麼捉牠？讓牠快快活活的唱歌不好麼？」那男孩笑道：「捉來玩。」將右手伸到外衣之中，再伸出來時，手裏已抓著那隻淡黃色的小鳥。夜鶯不住撲著翅膀，但那裏飛得出那男孩的掌握。

李文秀道：「放了牠吧，你瞧牠多可憐？」那男孩道：「我一路撒了麥子，引得這鳥兒過來。誰叫牠吃我的麥子啊，哈哈！」

季文秀呆了一呆，在這世界上，她第一次懂得了「陷阱」的意義。人家知道小鳥兒要吃麥子，便撒了麥子，引著牠走進了死路。她年紀還小，不知道幾千年來，人們早便在說著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」這兩句話。她只隱隱的感到了機謀的可怕，覺到了「引誘」的令人難以抗拒。當然，她只感到了一些極模糊的影子，想不明白中間包藏著的道理。

那男孩玩弄著夜鶯，使牠發出一些痛苦的聲音。李文秀道：「你把小鳥兒給了我，好不好？」那男孩道：「那你給我什麼？」李文秀伸手到懷裏一摸，她什麼也沒有，不禁有些發窘，想了一想，道：「趕明兒我給你縫一隻好看的荷包，給你掛在身上。」那男孩笑道：「我才不上這個當呢。明兒你便賴了。」李文秀脹紅了臉，道：「我說過給你，一定給你，為什麼要賴呢？」那男孩搖頭道：「我不信。」

月光之下，他看見李文秀左腕上套著一隻玉鐲，發出晶瑩柔和的光芒，隨口便道：「除非你把這個給我。」

這隻玉鐲是媽媽給的，除了這隻玉鐲，她已沒有什麼紀念媽媽的東西了。她很捨不得，但看了那夜鶯兒可憐的樣子，她終於把玉鐲褪了下來，說道：「給你！」那男孩很出乎意料之外，接過玉鐲，道：「你不會再要回吧？」李文秀道：「不！」那男孩道：「好！」於是將夜鶯也遞了給她。李文秀雙手合著夜鶯，手掌中感覺到牠柔軟的溫暖的身體，感覺到牠迅速而微弱的心跳。她用右手的三根手指輕輕撫摩一下夜鶯背上的羽毛，張開雙掌，說道：「你去吧！下次要小心了，可別再給人捉住。」那夜鶯展開翅膀，飛入了草叢之中。那男孩很是奇怪，問道：「為什麼放了牠？你不是用玉鐲換了來的麼？」他緊緊抓住了鐲子，生怕李文秀又向他要還。李文秀道：「牠又飛，又唱歌，不是很快活麼？」

那男孩子側著頭瞧了她一會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我叫李文秀，你呢？」那男孩道：「我叫蘇普。」說著便跳了起來，揚著喉嚨大叫了一聲。

蘇普比她大了兩歲，長得很高，站在草地上很有點威武。李文秀道：「你力氣很大，是不是？」蘇普非常高興，這小女孩隨口的一句話，正說中了他最引以為傲的事。他從腰間拔出一柄短刀來，說道：「上個月，我用這把刀殺死了一頭狼。」

李文秀很是驚奇，道：「你這麼厲害？」蘇普更加得意了，道：「有兩頭狼半夜裏來咬咱們的羊，爹不在家，我便提刀出去趕狼。大狼見了火把便逃了，我一刀殺了另外一頭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你殺了那頭小的？」蘇普有些不好意思，點了點頭，但隨即加上一句：「那大狼倘使不逃走，我也一刀殺了牠。」他雖是這麼說，自己卻實在沒有把握，但李文秀深信不疑，道：「惡狼來咬小綿羊，那是該殺的。下次你再殺到了狼，來叫我看，好不好？」蘇普大喜，道：「好啊，下次我剝了狼皮送給你。」李文秀這：「謝謝你啦，那我就給爺爺做一條狼皮墊子。他自己那條已給了我啦。」蘇普道：「不！我送給你的，你自己用。你把爺爺的還給他便了。」李文秀點頭道：「那也好。」

在兩個小小的心靈之中，未來的還沒有實現的希望，和過去的事實沒有多大分別。他們想到要殺狼，好像那頭惡狼真的已經殺死了。

便這樣，兩個小孩子交上了朋友。哈薩克的男性的粗獷和豪邁，和漢族的女性的溫柔和仁善，相處得很好。

過了幾天，李文秀做了一隻小小的荷包，裝滿了麥糖，拿去送給蘇普。這一件禮物使這小男孩很出乎意料之外，他用一隻小鳥兒調了一隻玉鐲，已經覺得佔了便宜，哈薩克人天性的正直，使他認為應當有所補償，於是他一晚不睡，在草原上捉了兩隻夜鶯，第二天拿去送給李文秀。這一件慷慨的舉動未免是會錯了意，李文秀費了很多唇舌，才使這男孩明白，她所喜歡的是使夜鶯自由自在，而不是要捉住牠來讓牠受苦。蘇普最後終於懂了，但在心底，總是覺得她的善心有些傻氣，古怪而可笑。

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在李文秀的夢中，爸爸媽媽出現的次數慢慢稀了，她枕頭上的淚痕也漸漸少了。她臉上有了更多的笑靨，嘴裏有了更多的歌聲。當她和蘇普一起牧羊的時候。草原上常常飄來了遠處青年男女對答的情歌。李文秀覺得這些情致纏綿的歌兒好聽，聽得多了，隨口便能哼了出來。當然，她還不懂歌裏的意義，為什麼一個男人會對一個女郎這麼顛倒？為什麼一個女郎要對一個男人這麼傾心？為什麼情人的腳步聲使心房劇烈地跳動？為什麼窈窕的身子叫人整晚睡不著，只是她清脆地動聽地唱了出來，聽到的人都說：「這小女孩的歌兒唱得真好聽？那不像草原上的一隻夜鶯麼？」

到了寒冷的冬天，小夜鶯飛到南方溫暖的地方去了，但在草原上，李文秀的歌兒仍舊響著：

「啊，親愛的牧羊少年，

請問你今年有多大年紀？

倘若你半夜裏在沙漠獨行，

我和你作伴願不願意？」

歌聲在這裏頓了一頓，聽到的人心中都說：「聽著這樣美麗的歌兒，誰不願意要你作伴呢？」跟著歌聲又響了起來：

「啊，親愛的你別生氣，

誰好誰壞一時難計。

要戈壁沙漠變為花園，

只須一對好人聚在一起。」

聽到歌聲的人心底裏都開了一朵花，便是最冷酷最荒蕪的心底，也升起了溫暖：

「倘若是一對好人聚在一起，戈壁沙漠自然成了花園，誰又會來生你的氣啊。」老年的人似乎年青了十歲，年青人洋溢歡樂。但唱著情歌的李文秀，卻不懂得歌中的意思。

聽她唱歌聽得最多的，是蘇普，他也不懂這些草原上情歌的含義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們在雪地裏遇上了一頭惡狼。

這一頭狼來得非常突然。蘇普和李文秀並肩坐在一個小丘上，望著散在草原上的羊群。就如平時一樣，李文秀跟他說著故事。這些故事有三成是媽媽從前說的，有三成是計老人說的，另外的是李文秀自己編的。蘇普最喜歡聽計老人那些驚險的出生入死的故事，最不欣賞李文秀自己那些孩子氣的女性故事，但因為一個驚險故事反來覆去的說了幾遍，便變成了不驚險，於是他也只得耐心的聽著，白兔怎樣找不到媽媽，小花狗怎樣的去幫牠尋找。突然之間，李文秀「啊」的一聲，身子向後翻倒，一頭大灰狼白森森的牙齒咬上她的肩頭。

這頭狼從背後悄悄地無聲的襲來，兩個小孩誰都沒有發覺。李文秀曾跟媽媽學過一些武功，自然而然的將頭一側，避開了這凶狼對準著她咽喉的一咬。蘇普見這頭惡狼這般高大，嚇得腳也軟了，但他立即想起，「非得救她不可！」從腰間拔出短刀，撲上去一刀刺在這麼大灰狼的背上。

灰狼的骨頭很硬，短刀從牠背脊上滑開了，只傷了牠一些皮肉。但灰狼也察覺了危險，放開了李文秀，張開血盆大口，突然縱起，雙足在蘇普的肩頭一搭，便往他臉上咬了下去。

蘇普一驚之下，向後便倒，那灰狼來勢猶似閃電，雙足跟著按了下去，白森森的獠牙已觸到蘇普臉頰。李文秀見蘇普為救自己而反受其難，雖然對這灰狼極是害怕，仍是鼓起勇氣，拉住牠尾巴用力向後拉扯。那大灰狼被她一拉之下，向後退了一步，但牠此時餓得慌了，後足牢牢據地，叫李文秀再也拉牠不動，跟著便是一口咬落。

只聽得蘇普大叫一聲，凶狼已咬中他的左肩。李文秀驚得幾乎要哭了出來，鼓起平生之力猛一拉。那灰狼吃痛，張口呼號，卻把咬在蘇普肩頭的牙齒鬆了。蘇普迷迷糊糊的送出一刀，正好刺中在狼肚腹上柔軟之處，這一刀直沒至柄。他想要拔出刀來再刺，那灰狼猛地躍起，在雪地裏打了幾個滾，仰天死了。

灰狼這一翻騰，帶得李文秀也摔了幾個斛斗，可是她兀自拉住灰狼的尾巴，始終不放。蘇普掙扎著站起身來，看見這麼巨大的一頭灰狼死在雪地之中，不禁驚得呆了，過了半晌，才道：「我殺死了大狼，我殺死了大狼！」伸手扶起李文秀，驕傲地道：「阿秀，你瞧，我殺了大狼！」得意之下，雖是肩頭鮮血長流，一時竟也不覺疼痛。

李文秀見他的羊子皮襖左襟上染滿了血，忙轉開他皮襖，拿自己的手帕去按住他傷口中泊泊流出的鮮血，問道：「痛不痛？」蘇普若是獨自一個兒，早就痛得大哭大喊，但這時心中充滿了英雄氣概，搖搖頭道：「我不怕痛！」

忽聽得身後一人說道：「阿普，你在幹什麼？」兩人回過頭來，只見一個滿臉虯髯的大漢，騎在馬上。蘇普叫道：「爹，你瞧，我殺死了一頭大狼。」那大漢大喜，翻身下馬，只見兒子臉上濺滿了血，眼光又掠過李文秀的臉，問蘇普道：「你給狼咬了？」蘇普道：「我在這兒聽阿秀說故事，忽然這頭狼來咬她……」突然之間，那大漢臉上罩上了一層陰影，望著李文秀冷冷的道：「你便是那個天不保佑的漢人女孩兒麼？」

這時李文秀已認識了他出來，那便是踢過她一腳的蘇魯克，她記起了計老人的話：「他的妻子和大兒子，一夜之間給漢人強盜殺了，因此他恨極了漢人。」她點了點頭，正想說：「我爹爹媽媽也是給那些強盜害的。」話還沒出口，突然刷的一聲，蘇普臉上腫起了一條長長的紅痕，卻是給父親用馬鞭重重的抽了一下。蘇魯克喝道：「我叫你世世代代，都要憎恨漢人，你忘了我的話，偏去跟漢人的女孩兒玩，還為漢人的女兒拼命流血！」刷的一響，夾頭夾腦的又抽了兒子一鞭。

蘇普竟不閃避，只是呆呆的望著李文秀，說道：「她是天不保佑的漢人麼？」蘇魯克吼道：「難道不是？」迴過馬鞭，刷的一下又抽在李文秀臉上。蘇普被灰狼咬後受傷本重，跟著又被狠狠的抽了兩鞭，再也支持不住，身子一晃，摔倒在地。

蘇魯克見他雙目緊閉，暈了過去，也吃了一驚，急忙跳下馬來，抱起兒子，跟著和身縱起，落在馬背之上，一個繩圈甩出，套住死狼頭頸，雙腿一挾，縱馬便行，那頭大死狼便在雪地中一路拖著跟去，雪地裏兩行蹄印之間，留著一行長長的血跡。蘇魯克馳出十餘丈，回過頭來惡毒地望了李文秀一眼，眼光中似乎在說：「下次你再撞在我的手裏，瞧我不好好的打你一頓。」

李文秀倒不害怕這個眼色，只是心中一片空虛，知道蘇普從今之後，再不會做她的朋友，再不會來聽她唱歌，來聽她說故事。只覺得朔風更加冷得難以忍受，臉上的鞭傷隨著脈搏的跳動，一抽一抽地更加劇烈的疼痛。

她茫茫然的趕了羊群回家。計老人看到她衣衫上許多鮮血，臉上又是腫起一條鞭痕，大吃一驚，忙問她什麼事。李文秀只淡淡的道：「是我不小心摔的。」計老人當然不信。可是一再相詢，李文秀只是這麼回答，問得急了，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，竟是一句話也不肯再說。

那天晚上，李文秀發著高熱，小臉蛋兒燒得血紅，說了許多胡話，什麼「大灰狼！」「蘇普，蘇普，快救我！」什麼「天不保佑的漢人」。計老人猜到了幾分，心中很是焦急。幸好到黎明時，她的燒退了，沉沉睡去。這一場病直生了一個多月，到她起床時，嚴冬已經過去，原野上已茁起了一絲絲的嫩草。

過了幾天，李文秀身子大好了，她一早起來，打開大門，便想趕了羊群出去放牧，只見門外放著一張大狼皮，做成了墊子的模樣。李文秀吃了一驚，看這狼皮的皮色，正是那天在雪地中咬她的那頭大灰狼。她俯身一看，狼皮的肚腹之處有一個刃孔。她心中怦怦跳著，知道蘇普並沒有忘記她，也沒有忘記他自己說過的話，半夜裏偷偷將這張狼皮放在她的門前。她將狼皮收在自己房中，不跟計老人說起，趕了羊群，便到慣常和蘇普相會的地方去等他。

但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，蘇普始終沒有到來。她認得蘇普家裏的羊群，這一天卻由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放牧。李文秀想：「難道蘇普的傷還沒有好？怎地他又送狼皮給我？」她很想到他帳篷裏去瞧瞧他，可是跟著便想到了蘇魯克的鞭子。

這天半夜裏，她終於鼓起了勇氣，去到蘇普的帳篷後面。她不知道為什麼要去，是為了想說一句「謝謝你的狼皮」麼？為了想瞧瞧他的傷痕好了沒有麼？她自己也說不上來。她躲在帳篷後面。蘇普的牧羊犬識得她，過來在她身上嗅了幾下便走開了，一聲也沒吠。帳篷中還亮著燭光，蘇魯克粗大的嗓子在大聲咆哮著。他每呼喝一句，李文秀的心便激烈地跳動一下。

「你的狼皮拿去送給那一位姑娘？好小子，小小的年紀，也懂得把第一次的獵物拿去送給心愛的姑娘。」李文秀聽得蘇普在講故事時說過哈薩克人的習俗，每一個青年最寶貴自己第一次的獵物，總是拿去送給他心愛的姑娘，以表示自己的情意。這時她聽到蘇魯克這般喝問，小小的臉蛋兒紅了，心中感到了驕傲。他們二人年紀都還小，不知道真正的戀愛是什麼，但隱隱約約的，也嘗到了初戀的甜蜜和痛苦。

「你定是拿去送給了那個天不保佑的漢人姑娘，那個叫做李什麼的賤種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不說，瞧是你厲害，還是你爹爹的鞭子厲害？」只聽得刷刷刷刷，幾下鞭子抽打在肉體上的聲音。像蘇魯克這一類的哈薩克人，一直認為鞭子下能產生強悍的好漢子，管教兒子不必用溫柔的法子。他祖父這樣鞭打他父親，他父親這樣鞭打他自己，他自己便也這樣鞭打兒子，父子之愛並不因此減弱。男兒漢對付男兒漢，在朋友是拳頭和鞭子，在敵人便是短刀和長劍。但在李文秀聽來，每一鞭都如在她的身上一般痛楚。

「好！你不回答我！你回不回答？我猜到你定是拿去送給了那個漢人姑娘。」鞭子不住的往下抽打，蘇普起初咬著牙硬忍，到後來終於哭喊起來：「爹爹，別打啦！別打啦！我痛，我痛！」蘇魯克道：「那你說，是不是將狼皮送給了那個漢人姑娘？你媽死在漢人強盜手裏，你哥哥是漢人強盜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們叫我哈薩克第一勇士，可是我的老婆兒子讓強盜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為什麼那天偏偏不在家？為什麼總是找不到這群強盜，好讓我給你媽媽哥哥報仇雪恨？」

蘇魯克這時的鞭子早已不是管教兒子，而是在發洩心中的狂怒。他每一鞭下去，都似在鞭打敵人。「每什麼那狗強盜不來跟我們明刀明槍的決一死戰？你說不說？你說不說，難道我蘇魯克空自身居哈薩克第一勇士，還打不過幾個漢人的毛賊……。」

他被霍元龍、陳達玄他們所殺死的孩子，是他最心愛的長子，被他們侮辱而死的妻子，是他自幼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愛侶。而他自己，二十餘年來人人都稱他是哈薩克族中的第一勇士，不論競力、比拳、鬥刀、賽馬，他從來沒有輸過給人。

李文秀發覺得蘇普給父親打得很可憐，蘇魯克帶著哭聲的這般叫喊也很可憐，忽然之間，她竟也可憐起自己來。她不能再聽蘇普這般哭叫。於是她慢慢的回到了計老人家中。她從被褥底下拿出那張狼皮來，看了很久很久。她和蘇普的帳篷相隔兩里多地，但隱隱的似乎聽到了蘇普的哭聲，聽到了蘇魯克的鞭子在辟拍作響。她雖然很喜歡這張狼皮、但是她決定不要了。

※※※※※※※

第二天早晨，蘇魯克帶著滿佈紅絲的眼睛從帳篷中出來，只聽得車爾庫大聲哼著山歌，哩啦哩啦的唱了過來。他側著頭向蘇魯克望著，臉上的神色很奇怪，笑咪咪的，眼透著親善的意思。車爾庫也是哈薩克族中出名的勇士，千里外的人都知道他馴服野馬的本領。他奔跑之迅速，有人說在一里路之內，任何駿馬都追他不上，即使在一里路之外，輸給那匹馬，但也只相差一個鼻子。原野上的牧民們圍著火堆時閒談，許多人都說，如果車爾庫的鼻子不是這樣扁的話，那麼還是他勝了。

蘇魯克和車爾庫之間向來沒有多大好感。蘇魯克的名聲很大，刀法和拳法都是所向無敵，車爾庫暗中很有點妒忌。車爾庫卻是年輕力壯，比蘇魯克要小著十歲年紀，有一次兩人比試刀法，車爾庫輸了，肩頭上割破了長長一條傷痕。他說：「今天我輸了，但五年之後，十年之後，咱們再走著瞧。」蘇魯克道：「再過二十年，咱哥兒倆又比一次，那時我下手可不會像這樣輕了！」

今天，車爾庫的笑容之中卻絲毫沒有敵意。蘇魯克心頭的氣惱還沒有消，狠狠的瞪了他一眼。車爾庫笑道：「老蘇，你的兒子很有眼光啊！」蘇魯克道：「你說蘇普麼？」他伸手按住刀柄，眼中發出兇狠的神色來，心想：「你嘲笑我兒子將狼皮送給了漢人姑娘。」

車爾庫一句話衝到了口邊：「倘若不是蘇普，難道你另外還有兒子？」但這句話卻沒說出口，他只微笑著道：「自然是蘇普！這孩子相貌不差，人也挺能幹，我很喜歡他。」做父親的聽到旁人稱讚他兒子，自然忍不住高興，但他和車爾庫一向口角慣了，說道：「你眼熱吧？就可惜你生不出一個兒子。」車爾庫卻不生氣，笑道：「我女兒阿曼也不錯，否則你兒子怎麼會看上了她？」

蘇魯克「呸」的一聲，道：「你別臭美啦，誰說我兒子看上了阿曼？」車爾庫伸手挽住了他膀子，笑道：「你跟我來，我給你瞧一件東西。」蘇魯克心中奇怪，便跟他並肩走著。車爾庫道：「你兒子前幾天殺死了一頭大灰狼，小小孩子，真是了不起，將來大起來，可不跟老子一樣，父是英雄兒好漢。」蘇魯克不答腔，認定他是擺下了什麼圈套，要自己上當，心想：「一切須得小心在意。」

在草原上走了一里多路，到了車爾庫的帳篷前面。蘇魯克遠遠便瞧見一張大狼皮掛在他帳篷外邊，他奔近幾步，嘿，可不是蘇普打死的那頭灰狼的皮是什麼？這是兒子生平打死的第一頭大野獸，他是認得清清楚楚的。他心下一陣迷惘，又是高興，又是迷惘：「我又錯怪了阿普，昨晚這麼結結實實的打了他一頓，原來他把狼皮送了給阿曼，卻不是給那漢人姑娘。該死的，怎麼他不說呢？孩子臉嫩，沒得說的。要是他媽媽在世，她就會勸我了。唉，孩子有什麼心事，對媽媽一定肯講……」

車爾庫粗大的手掌在他肩上一拍，說道：「喝一碗酒去，我家裏你沒來過。」

車爾庫的帳篷中收拾得很整潔。一張張織著紅花的羊毛毯掛在四周。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孩子捧了酒漿出來。車爾庫微笑道：「阿曼，這是蘇普的爹，你怕不怕他。這大鬍子可凶得很呢。」阿曼羞紅了的臉顯得更美了，眼光中閃爍著笑意，好像是說：「我不怕。」蘇魯克呵呵笑了起來，笑道：「老車，我聽人家說過的，說你有個女兒，是草原上一朵會走路的花。不錯，一朵會走路的花，這話說得真好。」

兩個爭鬧了十一年的漢子，突然間親密起來了，你敬我一杯酒，我敬你一杯酒。蘇魯克終於喝得酩酊大醉，眯著眼騎在馬背，回到家中。過了幾天，車爾庫送來了兩張精緻的羊毛毯子，他說：「這是阿曼織的，一張給老的，一張給小的。」

# 三 哈布迷宮

蘇普拿過一看，只見一張毛毯上織著一個大漢，手持長刀，砍翻了一頭猛虎，又有一頭老虎挾著尾巴逃走。另一張毛毯上織著一個孩子，刺死一隻灰狼。那二人一大一小，都是威風凜凜，英姿颯爽。蘇魯克一見大喜，連讚：「好手藝！好手藝！」原來回疆之地本來極少猛虎，那一年卻不知從那裏來了兩頭，為害人畜，蘇魯克其時正當年少，腰懸長刀，追入雪山之中，砍死了一頭虎，另一頭負傷遠遁。這時見阿曼在毛毯上織了他生平最得意的英勇事蹟，只是大為高興。

這一次，喝得大醉而伏在馬背上回家去的，卻是輪到車爾庫了。蘇魯克叫兒子送他回去。在車爾庫的帳篷之中，蘇普見到了自己的狼皮。他正在大惑不解，阿曼已紅著臉在向他道謝。蘇普喃喃的說了幾句不知所云的話，他不敢追問，為什麼這張狼皮竟會到了阿曼手中。第二天，他一早便到那個殺狼的小山丘上，希望見到李文秀，問她一問。可是李文秀並沒有來。

他等了兩天，都是一場空，到第三天上，終於鼓起了勇氣走到計老人家中，李文秀出來開門，一見是他，說道：「我從此不要見你。」拍的一聲，便把板門關上了。蘇普呆了半晌，莫名其妙的回到自己家裏。

他自然不會知道，李文秀是躲在板門之後，掩面哭泣。她很喜歡再和蘇普在一起玩。說故事給他聽，可是她知道只要給他父親發覺了，他又得狠狠挨一頓鞭子。

時日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三個孩子一天天的長大，會走路的花更加嬝娜美麗，殺狼的小英雄變成了英俊的青年，那草原上的夜鶯呢，也是唱得更加嬌柔動聽了。只是她唱得很少，只有在夜半無人的時候，獨自在蘇普殺過灰狼的小丘上唱一支歌兒。她從來沒有一天忘記過這個兒時的遊伴，常常望到他和阿曼並騎出遊，有時，也聽到他倆互相對答，唱著情致纏綿的歌兒。

卻是真摯懇切的。這些歌中的含意，李文秀小時候並不懂得，這時候卻嫌懂得太多了。如果她仍舊不懂，豈不是少了許多傷心？少了許多不眠的長夜？可是不明白的事物要學懂是很容易的，一旦明白之後，永遠不能再回到從前幼小時那樣迷惘的心境了。

是一個春深的晚上，李文秀騎了白馬，獨自到那個殺狼的小山上去。

她立在那個小山丘上，望見哈薩克人的帳篷之間燒走了一堆大火，音樂和歡鬧的聲音遠遠傳來。原來這天是哈薩克人的一個節日，青年男女們聚在火堆之旁，跳舞唱歌，極盡歡樂。

李文秀心想：「他和她今天一定特別快樂，這麼熱鬧，這麼歡喜。」她心中的「他」，沒有第二個人，自然是蘇普，那個「她」自然是那朵會走路的花阿曼。

但這一次李文秀卻沒有猜對，蘇普阿曼這時候並不特別快樂，卻是在特別的緊張。在火堆之旁，蘇普正在和一個瘦長的青年角力摔跤。這是這一天節日中最重要的一個節目，摔跤第一的，可以得到三件獎品：一匹駿馬、一頭肥牛，還有一張美麗的毛毯。

蘇普已接連勝了四個好漢，那個瘦長的青年叫做桑斯兒，他是蘇普的好朋友，也要分一個勝敗。何況，他心中一直在愛著那朵會走路的花。這樣美麗的臉，這樣嬝娜的身材，這樣巧妙的手藝，誰不愛呢？桑斯兒明知蘇普和阿曼從小便很要好，但他是倔強的、高傲的青年。草原上誰的馬快，誰的力大，誰便處處佔了上風。他心中早便在這樣想：「只要我在公開的角力中打敗了蘇普，阿曼便會喜歡我的。」他已用心的練了三年摔力和刀法，他的師父，便是阿曼的父親車爾庫。

至於蘇普的武功，卻是父親親傳的。

兩個青年扭結在一起。突然間桑斯兒肩頭上中了重重的一拳，他腳下一個踉蹌，向後便倒，但他在倒下時左右足一勾，蘇普也倒下了。兩人一躍起身來，兩對眼睛互相凝視，身子左右盤旋，找尋對方的破綻，誰也不敢先出手。

蘇魯克坐在一旁瞧著，手心中全是汗水，只是叫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車爾庫的心情卻很難說得明白。他知道女兒的心意，便是桑斯兒打勝了，阿曼喜歡的還是蘇普，說不定只有更加喜歡得更厲害些。可是桑斯兒是他的徒弟，這一場角力，他如是和「哈薩克第一勇士」蘇魯克的比賽。他，車爾庫的徒弟如果打敗了蘇魯克的兒子，那可有多光彩，這件事將傳遍數千里的草原。當然，阿曼將會很久很久的鬱鬱不樂，可是這些事不去管它。他還是盼望桑斯兒打勝，雖然蘇普是個好孩子，他一直很喜歡他。

圍著火堆的人們為兩個青年吶喊助威。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角鬥。蘇普身壯力大，桑斯兒卻更加靈活些，到底誰會最後獲勝，誰也說不上來。

只見桑斯兒東一閃，西一避，蘇普數次伸手扭他，都被躲開了。青年男女們吶喊助威的聲音越來越響。「蘇普，快些，快些！」「桑斯兒，反攻啊，別盡逃來逃去的。」「哎喲，蘇普摔了一跤！」「不要緊，用力踢他。」

這聲音遠遠傳了出去，李文秀在那小山丘上隱隱約約聽到了大家叫著「蘇普，蘇普」的聲音。她心中很有些迷惘：「為什麼大家叫蘇普？」她騎了白馬，向著呼叫的聲音奔去。在一棵大樹的後面，她看到蘇普正在和桑斯兒搏鬥。旁觀的人興高采烈地叫嚷著。突然間，她在火光旁看到了阿曼的臉。臉上閃動著關切和興奮，淚光瑩瑩，一會兒耽憂，一會兒歡喜。李文秀從來沒有這樣貼近的看過阿曼，心想：「原在她是這樣的喜歡蘇普。」驀地裏眾人一聲大叫，蘇普和桑斯兒一齊倒了下去。隔著人牆，李文秀看不到地下兩個人搏鬥的情形。聽著眾人的叫聲，可以想到一時是蘇普翻到了上面，一時又是被桑斯兒壓了下去。李文秀手中也全是汗水，因為瞧不見地下的兩人，她心中是更加焦急些。眾人的呼聲全部靜了下來，李文秀可以清楚地聽到相鬥的兩人粗重的呼吸聲。忽然間一個人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，眾人歡聲呼叫：「蘇普，蘇普！」

阿曼衝進人圈之中，拉住了蘇普的手。

李文秀覺得又是高興，又是淒涼。她圈轉馬頭，慢慢的走了開去。大家圍著蘇普，誰也沒注意到她。

她不再拉韁繩，任那白馬在沙漠中漫步而行，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，李文秀驀地發覺，那白馬已是走到了草原的邊緣，再過去便是戈壁沙漠了。她低聲斥道：「你帶我到這裏來幹麼？」便在此時，沙漠上出現了兩乘馬，接著又是兩乘。月光下隱約可見，馬上乘客都是漢人打扮，手中握著長刀。

李文秀吃了一驚：「莫非是漢人強盜？」還沒有打定主意，只聽一人叫道：「白馬，白馬！」縱馬衝了過來，口中叫道：「站住！站住！」李文秀喝道：「快奔！」縱馬往來路馳回，但聽得蹄聲急響，迎面又有幾騎馬截了過來。這時東南北三面都有敵人，她不暇細想，只得催馬往西疾馳。向西永遠沒有盡頭的大戈壁，關於這片沙漠，當地的哈薩克人有許許多多傳說，說大戈壁中有鬼，說走進了大戈壁，沒有一個人會活著出來。不，便變成了鬼也不能出來。

李文秀小時候曾聽蘇普說過，倘若是誰進了大戈壁，他會不住的大兜圈子。他在沙漠上不住的走著走著，突然間，在沙漠中發現了一行足跡。他大喜若狂，以為找到了道路，跟著足跡而行，但走到後來，他終於會發覺，這足跡原來就是他自己留下的。他走來走去，只是在路上兜圈子。這樣死在大戈壁中的人，變成了鬼也是不得安息。他還是要不停步的大兜圈子，千萬年的兜下去永遠不停。蘇普說：「人還好些，人死了可以變鬼。但鬼是糟糕的了，鬼死了再變什麼啊？鬼是不會死的。」

李文秀曾問過計老人，大戈壁中是不是真的這樣可怕，是不是一個人走進去之後，永遠不能再出來？計老人聽到她這麼問，突然間臉上的肌肉痙攣起來，露出了非常恐怖的神色，眼睛向著窗外偷望，似乎見到了鬼怪一般。李文秀從來沒有見過他會嚇得這般模樣，不敢再問了，心想這件事一定不假，說不定計老人自己還見過那些鬼呢。

她騎著白馬狂奔，心中卻是越來越害怕，但後面七八個漢人強盜飛馳著追來。李文秀想起了爸爸媽媽，想起了蘇普的媽媽和哥哥，知道如果被那些強盜追上了，那是有死無生，甚至要比死還慘些。可是走進大戈壁呢，那是變成了鬼也不得安寧。她真想將白馬勒住不要逃走。回過頭來，哈薩克人的蓬帳和綠色的草原早已不見了，兩個強盜已落在後面，但還是有五個強盜吆喝著緊緊追來。李文秀聽到粗暴的叫聲：「是那匹白馬，捉住她，捉住她！」

隱藏在胸中的多年仇恨突然間迸發了出來，她心想：「爹爹和媽媽的血仇是報不了啦，我引他們到大戈壁裏，跟他們同歸於盡。我一條性命，換了五個強盜，反正……反正……便是活在世上，也沒什麼樂趣。」於是她眼中含著淚水，心中再不猶豫，催動白馬，對準西方疾馳。

這五個強盜正是霍元龍和陳達玄鏢局中的下屬，他們追趕白馬李三夫婦來到回疆，雖然將李三夫婦殺了，但那小女孩卻從此不知了下落。他們知李三得了一張哈布迷宮的羊皮地圖。李三夫婦身上既然遍尋不獲，那麼這張地圖一定是在那小女孩的身上，哈布迷宮藏著數不盡的珍寶，晉威鏢局一干人誰都不死心，在這一帶到處遊蕩，找尋李文秀的所在。這一耽便是十年，他們不事生產，好在有的是武藝，牛羊駱駝，自有草原上的牧民給他們牧養。他們只須拔出刀子來，殺人，放火，搶劫，姦淫……

那白馬其時年事已老，腳力自已不如少年之時，但牠生性靈異，心知主人遭受危難，拼了性命也要逃脫敵人的追趕，因此上越跑越快，到得黎明時，竟已將五個強盜拋得影蹤不見，後面追來的蹄聲也已不再聽到，但李文秀知道沙漠上留下馬蹄足跡，那五個強盜縱然一時追趕不上，終於還是會依循足印追來，因此竟是絲毫不敢停留。

又奔出十餘里，天已大明，白馬突然長嘶一聲，精神振奮，發足向西北疾馳，似乎聞到了泉水青草。果然過不多時，西北方出現了一片山陵，山上樹木蒼蔥，在沙漠中突然看到，真如見到世外仙山一般。大沙漠沙丘起伏，幾個大沙丘將這片山陵遮住了，是以遠處瞧之不見。李文秀心中一震：「莫非這是鬼山？為什麼沙漠上有這許多山，卻從沒聽人說過？」轉念一想：「是鬼山最好，正好引這五個惡賊進去。」

那白馬腳步迅捷，片刻間到了山前。那馬要找水喝，直馳入山谷。只見兩山之間流出一條小溪來。李文秀翻身下馬，一齊走到溪邊，伸手揍了些清水洗去臉上沙塵，再喝幾口，只覺溪水微帶甜味，甚是清涼可口。

突然之間，背心上脊梁正中，被一件硬物頂住了，一個嘶啞的聲音說道：「你是誰？到這裏來幹麼？」說的乃是漢語。李文秀大吃一驚，待要轉身，那聲音道：「我這杖頭對準了你背上的『神道穴』，只須稍一用勁，你立時便重傷而死。」李文秀但覺那杖頭微向前一送，果覺背心一陣酸麻。她幼時雖跟父母學過武藝，但她父母都不會點穴之術，這一門高深的武學她可是一竅不通，當下不敢動彈，心想：「這人會說話，想來不是鬼怪。他又問我到這裏幹麼，那麼自是住在此處之人，不是強盜了。」

那聲音又道：「我問你啊，你怎地不答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有壞人追我，我逃到了這裏。」那人道：「什麼壞人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是許多強盜。」那人道：「什麼強盜？叫什麼名字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我不如道。他們從前是保鏢的，到了回疆，便做了強盜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父親是誰？，師父是誰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我叫李文秀，我爹爹是白馬李三，媽媽是金銀小劍三娘子。我沒有師父。」那人「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嗯，原來金銀小劍三娘子嫁了白馬李三。你爹爹媽媽呢？」李文秀道：「都給那些強盜害死了。他們還要殺我。」

那人「嗯」了一聲，道；「你站起來吧！」李文秀站起身來。那人道：「你轉身過來。」李文秀慢慢轉身，那人的木杖離開了她背心的「神道穴」，一縮一伸，又點在她頭頸下的「氣舍穴」上。但他杖上並不使勁，只是虛虛的點著。李文秀向他一看，心下頗是詫異，他聽到那嘶啞而冷酷的嗓音時，料想背後此人定是十分的兇惡可怖，但這一轉過身來，只見這人是個五十來歲的中年書生，形容枯槁，愁眉苦臉，一臉的傷心絕望之色。

李文秀道：「伯伯，你貴姓啊？這裏是什麼地方？」那書生見李文秀容貌嬌美，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怔了一怔，淡淡的道：「我沒有名字，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。」便在此時，馬蹄聲隱隱而起。李文秀驚道：「強盜來啦，伯伯，你快躲起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為什麼叫我躲起來？」李文秀道：「那些強盜兇惡得很，見到你會害死你的。」那人冷然道：「你跟我素不相識，何必管我的死活？」這時馬蹄聲更加近了。李文秀也不理他將木杖點在自己要穴之上，伸手便拉住他手臂，道；「伯伯，咱們一起騎了這馬逃吧，再遲便來不及了。」

那人將手一甩，要掙脫李文秀的手，那知他這一甩微弱無力，竟是掙之不脫。李文秀奇道：「你身上有病麼，我扶你上馬。」說著雙手托住他腰，將他送到了馬鞍。這人瘦骨伶仃，雖是男人，但還不及骨肉停勻的李文秀重，坐在鞍上搖搖晃晃的，似乎身患重病。李文秀跟著他上了馬，坐在他的身後，縱馬向叢山之中進去。

兩人這一耽擱，只聽得五騎馬已馳進了山谷，五個強人的叱喝之聲也已隱約可聞。那書生突然回過頭來，喝道：「你跟他是一起的，是不是？你們安排了詭計，故想騙我上當。」李文秀見他滿臉病容猛地轉為猙獰可怖，眼中也射出凶光，不禁大為害怕，說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從來沒有見過你，騙你上什麼當？」那書生厲聲道：「你要騙我帶你到哈布迷宮……」一句話未說完，突然住口，心下頗悔失言。

這「哈布迷宮」四字，李文秀幼時隨父母逃來回疆之時，空聽父親和母親在談話中提過幾次，但事隔十年，這書生忽然說及，她一時想不起什麼時候似乎曾聽到人說過，茫然道：「哈布迷宮？那是什麼啊？」那人見李文秀神色真誠，不似作偽，聲音緩和一些，道：「你當真不知道哈布迷宮麼？」

李文秀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啊！是了……」那書生厲聲道：「是了什麼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我小時候跟隨爹爹媽媽逃來回疆，曾聽他們說起過『哈布迷宮』四字。那是很好玩的地方麼？」那書生仍是疾言厲色的問道：「你爹娘還說過什麼？可不許瞞我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但願我能夠多記得一些爹媽說過的話，便是多一個字，也是好的。就可惜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。伯伯，我常常這樣傻想，只要爹爹媽媽能活過來一天，讓我再見上一眼。唉！只要爹媽活著，便是天天不停的打我罵我，我也很快活啊。」

那書生臉色稍轉柔和，「嗯」了一聲，突然又大聲問：「那你嫁了丈夫沒有？」李文秀紅著臉搖了搖頭。那人道：「這幾年來你跟誰住在一起？」李文秀道：「跟計爺爺。」那人道：「計爺爺？他有多大年紀了？相貌怎樣？」李文秀叱喝白馬：「強盜來啦，快走快走。」心想：「在這緊急當兒，你老是問這些不相干的事幹麼？」但見這書生滿臉疑雲，終於還是道了：「計爺爺總有八十多歲了吧，他是個駝子，臉上全是皺紋，待我很好的。」那書生道：「你在回疆又識得什麼漢人？計爺爺家中還有什麼人？」李文秀道：「計爺爺家裏再沒別人了。我連哈薩克人也不識得，別說漢人啦。」她最後這兩句話卻是憤激之言，心中想起了蘇普和阿曼，覺得雖是識得他們，也等於不識。

兩人這麼一問一答，和後面的五個強盜相距更加近了，只聽得颼颼幾聲，三枚羽箭接連從身旁掠過。那些強盜想擒活口，並不想用箭射死她，這幾箭只是威嚇，要她停馬。

那書生低聲道：「接住我手裏的針，小心別碰著針尖。」李文秀低頭一看，只見那書生兩根手指間挾著一枚細針，當下伸手指拿住了，卻不明其意。那書生道．「這針尖上餵有劇毒，見血封喉，那些強盜若是擒你，只要輕輕一刺，即刻死命。」李文秀吃了一驚，早見到他手中持針，當時也不加注意，看來這一番對答若不滿他意，他已用針刺在自己身上了。她此念一轉：「橫豎我已決心和這五個惡賊同歸於盡，就讓這位伯伯獨自逃生吧！」當下一躍下地，在馬臀一拍，叫道：「白馬，白馬！快帶了伯伯先逃！」那書生一怔，沒料到李文秀心地如此仁善，竟會叫自己獨自逃開，稍一猶疑，當下催馬便行。五乘馬馳近身來，團團將李文秀圍在垓心。五強人見到了這等年輕貌美的姑娘，誰也沒想到去追那書生。

五個人紛紛跳下馬來，朝著李文秀獰笑。李文秀心中怦怦亂跳，暗想那書生雖說這毒針能制人死命，但這樣小小一枚針兒，如何擋得住眼前這五個兇橫可怖的大漢，便算真能刺得死一人，卻尚有四個。她深悔出來時沒有攜帶小刀，否則一刀自刺胸口，也免得遭強人的淩辱。只聽得一人叫道：「好漂亮的姐兒！」便有兩人向她身上撲了過來。

左首一個漢子砰的一拳，將另一個漢子打翻在地，厲聲道：「你跟我爭麼？」跟著便抱住了李文秀的腰。李文秀慌亂之中，將針在他右臂一刺，口中罵道：「惡強盜，放開我，放開我。」那大漢呆呆的瞪著她。那摔在地下的漢子伸出雙手，抱住李文秀的小腿，使勁一拖，將她拉倒在地，李文秀左手撐拒，右手向前一伸。一針刺入他的胸膛。那大漢正在哈哈大笑，忽然間笑聲中絕，張大了口，也是身形僵住一動也不動了。

李文秀爬起身來，搶著躍上一匹馬的馬背，縱馬向山中逃去。餘下的三個強盜見那二人突然僵住，宛似中邪，都道被李文秀點中了穴道，心想這少女武功奇高，不敢追趕。他三人都不會點穴解穴，只有帶這二人去見首領霍元龍，豈知一摸二人的身子，竟是漸漸冰冷，再一探鼻息，已是氣絕身死。

三人大驚之下半晌說不出話來。三人中一個姓宋的較有計謀，解開兩人的衣服一看，只見兩人中一個臂上有一塊錢大黑印，黑印之中，有一個細小的針孔，另一人卻是胸口有個黑印。他登時省悟：「這姐兒手上有一枚餵有劇毒的小針。」一個姓全的道：「不怕她！咱們遠遠的用暗青子將她打倒，不讓她近身便是。」另一個強人姓雲，說道：「快追！知道了她的鬼計，便不怕再著她的道兒！」三人跨上坐騎，向前疾馳。

李文秀兩針奏功，不禁又驚又喜，但也知其餘三人必會發覺，只要有了準備，決不容自己再施毒針。縱馬正逃之間，忽聽得左首有人叫道：「到這兒來！」正是那書生的聲音。

李文秀急忙下馬，聽那聲音從一個山洞中傳出，當即奔進。那書生站在洞口，說道：「怎麼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我……我刺中了兩個……兩個強人，逃了出來。」那書生道：「很好，咱們進去躲一躲。」原來這山洞很深，李文秀跟隨在書生之後，只覺那山洞越行越是狹窄。

行了數十丈，山洞豁然開朗，竟可容得一二百人。那書生道：「咱們守住狹窄的入口之處，那三個強人決計不敢進來。這叫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。」李文秀愁道：「可是咱們也走不出去的。這山洞進去另有通道麼？」那書生道：「通道是有的，不過終是通不到山外去。」李文秀想起適才之事，猶是心有餘悸，問道：「伯伯，那兩個強人給我一刺，忽然一動也不動了，難當真死了麼？」那書生傲然道：「在我毒針之下，豈有活口留下？」李文秀伸過手去，將毒針遞給他。那書生伸手欲接，突然又縮了回去，道：「你放在地下。」李文秀依言放下，那書生道：「你退開三步。」李文秀覺得奇怪，便退了三步。那書生俯身拾起毒針，放入一個針筒之中。李文秀這才明白，原來他疑心甚重，防備自己突然用毒針加害。

那書生道：「我跟你素不相識，為什麼剛才你讓馬給我，要我獨自逃命？」李文秀微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見你身上有病，不忍你命喪強人之手。」那書生身子晃了晃，厲聲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身上……身上有……。」說到這裏，只見他滿臉肌肉抽動，神情痛苦不堪，額頭不住滲出黃豆般大的汗珠來。又過一會，忽然大叫一聲，在地下滾來滾去，高聲呻吟。

李文秀只嚇得手足無措，但見他身子彎弓形，手足痙攣，柔聲道：「是背上痛得厲害麼？」一伸手替他輕輕敲擊背心，又在他臂彎膝彎的節脈處推拿拍打。那書生痛楚漸減，點頭示謝，過了一炷香時分，這才疼痛消失，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李文秀道：「不知道。」那書生道：「我姓華名輝，江湖上人稱『一指震天南』的便是我。」李文秀道：「啊，原來是華伯伯。」華輝道：「你沒聽見過我的名頭麼？」言下微感失望。要知「一指震天南」華輝的名字當年轟動大江南北，武林中無人不知，但瞧李文秀的神情，竟是毫無異樣。

李文秀道：「我爹爹媽媽一定知道你的名字，但我到回疆來時只有八歲，什麼也不懂。」華輝臉色轉愉，道：「那就是了。你……」這句話還沒說出口，忽聽洞外山道中有人說道：「一定是躲在這兒，小心她的毒針！」跟著腳步聲響，三個人奔了進來。

華輝急忙取出毒針，指著進口之處，低聲道：「等他進來後刺他背心，千萬不可性急，刺他前胸。」

李文秀心想：「這進口處如此狹窄，乘他進來時刺他前胸，不是易中得多麼？」華輝見她臉有遲疑之色，疾言厲害色的道：「生死存亡，在此一刻，你敢不聽我話麼？」便在此時，只見進口處一柄明晃晃的長刀伸了進來，急速揮動，以防敵人偷襲，跟著便有一個黑影慢慢的爬進，卻是那姓雲的強人。

李文秀記著華輝的話，縮在一旁，不敢動彈。華輝冷冷道：「你看我手中拿著的是什麼東西？」伸手虛揚。那姓雲的橫刀身前，凝神瞧著他，防他發射暗器。李文秀手起杖落，杖頭在他背心輕輕一點，毒針已入他的肌膚。那姓雲的只覺背上被蜜蜂刺了一下，大叫一聲，就此僵斃。那姓全的緊隨在後，見他又中毒針而死，只道是華輝手發毒針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不及轉身逃命，倒退著手腳齊施的爬了出去。

華輝嘆道：「倘若我武功不失，區區五個毛賊，何足道哉！」李文秀心想他外號叫作「一指震天南」，自是武功極強，怎地見了五個強人竟是亡命而逃，於是說道：「華伯伯，你因為生病，所以武功施展不出，是麼？」華輝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……我立過重誓，倘若不到生死關頭，不輕易施展武功。」李文秀「嗯」的一聲，覺得他些言不由衷，明明自己說「武功已失」卻又支吾掩飾，但他既不肯道，自己不便追問。

華輝似乎也察覺自己言語中有了破綻，當即岔開話頭，說道：「我叫你刺他後心，你明白了其中道理麼？他攻進洞來，全神防備的是前面敵人，你不會什麼武功，襲擊他正面是不能得手的。你引他凝神瞧著我，你在他背心一刺，自是應手而中。」李文秀點頭道：「伯伯的計策很好。」須知華輝的江湖閱歷何等豐富，要擺佈這樣一個小毛賊，自是遊刃有餘。

華輝從懷中取出一包蜜瓜的瓜乾，遞了給李文秀，道：「你先吃一些。那兩個毛賊再也不敢進來，可是咱們也不能出去。待我慢慢想個計較，一舉將兩人一齊殺了。要是只殺一人，餘下那人必定逃去報訊，大隊人馬跟著趕來，可就棘手得很。」李文秀見一切全在他的意料中，自己縱然費心，也決計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法子，於是飽餐了一頓瓜乾，靠在石壁上養神。

過了兩個時辰，李文秀突然聞到一陣焦臭，跟著便咳嗽起來。華輝道：「不好！毛賊用煙來熏咱們！快堵住洞口！」李文秀捧起地下的沙土石塊，堵塞進口之處，好在洞口甚小，一堵之下，吹進來的煙霧便大為減少。

# 四 星月爭輝

而且內洞甚大，煙霧吹進來之後，又從洞後散出，看來山洞之後另有通道。如此又相持了一個多時辰，從後洞映進來的日光越來越高，似乎已是正午。突然間華輝「啊」的一聲叫，摔倒在地，又是全身抽動起來。但這時比上次似乎更加痛楚，手足狂舞，竟是不可抑制。李文秀心中驚慌，忙又走近去給他推拿拍打。過了良久，華輝痛楚稍減，喘息道：「姑……姑娘，這一次我只怕是好不了啦。」李文秀安慰他道：「伯伯快別這般想，今日遇到強人，不免勞頓，休息一會便好了。」華輝搖頭道：「不成，不成！我反正要死了。我老實跟你說，我是後心的穴道上中了……中了一枚毒針。」

李文秀道：「啊，你中了毒針，幾時中的？是今天麼？」華輝道：「不是，中了十二年啦！」李文秀駭道：「也是這麼厲害的毒針麼？」華輝道：「一般無異。只是我功力深厚，毒性發作較慢，後來又偷偷服了解藥才挨了一十二年，但到今天，那是再也挨不下去了，唉。身上留著這枚針，這一十二年中，每天午時要大痛一場，早知如此，倒是當日不服解藥的好，多痛這一十二年，到頭來又有什麼好處？」李文秀胸口一震，這句話勾起了她的心事。十年前倘跟著爹爹媽媽一起死在強人手中，後來也可少受許多苦楚，多活這十年，到頭來又有什麼好處？

只見華輝咬緊牙關，竭力抵禦全身的疼痛，李文秀道：「伯伯，你將毒針設法拔了出來，說不定會好些。」華輝斥道：「廢話，這句話誰不會說？可是我獨個兒在這荒山之中，有誰來跟我拔針？進山來的沒有一個安著好心，哼，哼………」李文秀滿腹疑團：「他為什麼不到外面去求人醫治，一個人在這荒山中一住便是十年，有什麼意思？為什麼服解毒又要偷偷的服？」雖他對自己還是存著極大的猜疑提防之心，但眼看他痛得可憐，說道：「伯伯，我來試試看。你放心，我決不會害你。」

華輝凝視著她，雙眉緊鎖，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，似乎始終打不定主意。李文秀拔下杖頭上的毒針，遞了給他，道：「讓我瞧瞧你背上的傷痕。若是你見我心存不良，你便用毒針刺我吧！」華輝道：「好！」解開衣衫，露出背心。李文秀一看之下，忍不住低聲驚呼，但見他背上點點斑斑，不知有幾千百處傷痕。華輝道：「我千方百計要挖毒針出來，總是取不出。」

這些傷疤有的是在尖石上撞破的，有的是用指尖硬生生地剜破的，李文秀瞧著這些傷疤，想起這十二年來，他不知受盡了多少折磨，心下大是憮然，問道：「那毒針刺在何處？」華輝道：「一共有三枚，一在『魄戶穴』，一在『志室穴』，一在『至陽穴』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反手指點毒針刺入的部位，只因時日相隔已久，又是滿背傷疤，早已瞧不出針孔的所在。

李文秀驚道：「共有三枚麼？你說是中了一針？」華輝怒道：「先前你又沒說要給我拔針，我何必跟你說實話？」李文秀知他猜忌之心極重，實則是中了三枚毒針後武功全失，生怕自己加害於他，故意說曾經發下重誓，不得輕易動武，便是所中毒針之數，也是少說了兩枚，那麼自己如沒害他之意，也可多一些顧忌。她實在不喜他這些機詐譏忌的用心，但想救人救澈，一時也理會不得這許多，心中沉吟，盤算如何替他拔出深入肌肉中的毒針。

華輝問道：「你瞧清楚了吧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我瞧不見針尾，伯伯，你說該當怎樣拔才好？」華輝道：「須得用利器剖開肌肉，方能見到。這些毒針深入數寸，不易尋著。」說到這裏，聲音已是發顫。李文秀道：「嗯，可惜我沒帶著小刀。」華輝道：「我也沒刀子。」忽然指著地下摔著的那柄長刀說道：「就用這柄刀好了！」那長刀青光閃閃，甚是鋒銳，橫在那姓雲的強人身旁，此時人亡刀在，但仍隱然生威。

李文秀見要用這樣一柄長刀剖割他的背心，實是大有遲疑，華輝猜知了她的心意，語轉溫和，說道：「李姑娘，你只須助我找出毒針，我要給你許許多多珍寶。我不騙你，真的是許許多多珍寶。」李文秀道：「我不要珍寶，我也不要你謝我。只要你身上不痛，那就好了。」華輝道：「好吧，那你快些動手。」

李文秀過去拾起長刀，說道：「伯伯，我是盡力而為，你忍一忍痛。」先從兩人衣上撕下七八條布條，以備止血，裹紮傷口，然後咬一咬牙，以刀鋒對準了他「魄戶穴」旁數分之處，輕輕一割。

刀入肌肉，鮮血迸流，華輝竟是哼也沒哼一聲，問道：「見到了嗎？」原來這十二年中他熬慣了痛楚，對這長刀一割，竟是絲毫不以為意。李文秀從頭上拔下髮簪，在傷口中一探，果然探到一枚細針，牢牢的釘在骨中。

她兩根手指伸進傷口，捏住針尾，用勁一拉，將毒針拔了出來。華輝大叫一聲，痛的暈了過去。李文秀心想：「乘著他暈去，倒可讓他少受些痛楚。」於是跟著剖肉取針，將另外兩枚毒針跟著拔出，當下用布條給他裹紮傷口。

過了好一會，華輝悠悠醒轉，一睜開眼，便見面前放著三枚烏黑的毒針，恨恨的道：「你們在我肉裏耽了一十二年，今日總出來了吧。」向李文秀道：「李姑娘，你救我性命，老夫無以為報，便將這三枚毒針贈送於你。別瞧它在我體內潛伏一十二年，毒性卻並未弱。」李文秀搖頭道：「不要。」華輝奇道：「毒針的威力，你已親眼得見。你有此一針在手，誰都會怕你三分。」李文秀低聲道：「我不要別人怕我。」她心中卻是想說：「我只要別人喜歡我，那是這毒針無能為力的。」

這三枚毒針取出後，華輝雖因流血過多，甚是虛弱，但心情暢快，精神卻極健旺，閉目安睡了一個多時辰，睡夢中忽聽得有人大聲咒罵。他一驚而醒，只聽得那姓宋的強人在洞外污言穢語，辱罵二人，所說的言詞惡毒不堪，顯是他不敢進來，卻是要激人出去。華輝越聽越怒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體內毒針已去，獨指震天南還懼怕區區兩個毛賊？」但一加運氣，勁力竟是提不上來，嘆道：「毒針在我體內停過久，看來三四個月內武功難復。」耳聽那姓宋的「千老賊，萬老賊」的狠罵，怒道：「難道我要等你辱罵數月，再來宰你？」

突然間心頭一動，說道：「李姑娘，我來教你一路武功，你出去將這兩個毛賊收拾了。」李文秀道：「要多久才能學會？沒這麼快吧。」華輝沉吟道：「若是教你獨指點穴，刀法拳法，至少也得半年才能奏功，嗯，如要速成，只有練見功快的旁門兵刃，一兩招間便能取勝。只是這山洞中那裏去找這些偏門的兵器？」沉吟半晌。

突然喜道：「有了，你去把那邊的葫蘆摘兩個下來，要連著長藤，咱們來練流星鎚。」

李文秀見山洞透光入來之處，懸著十來個枯萎已久的葫蘆，不知是那一年生在那裏的，於是用長刀連籐割了兩個下來。華輝道：「很好！你用刀在葫蘆上挖一個孔，灌沙進去。」李文秀依言而為，兩個葫蘆中一灌沙，每個都有七八斤重，果然是一對流星鎚模樣。華輝接在手中，說道：「我先教你一招『星月爭輝』。」當下提起一對葫蘆流星鎚，慢慢的練了一個姿勢。

這一招「星月爭輝」左鎚打敵人胸腹之交的「商曲穴」，右鎚先縱後收，彎過來打敵人背心的「靈台穴」，雖只一招，但其中包含著手勁眼力、盪鎚認穴的各種法門，又要提防敵人的左右閃避，借勢反擊，因此李文秀足足學了一個多時辰，方始出鎚無誤。她抹了抹額頭汗水，歉然道：「我真笨，學了這麼久。」華輝道：「你一點也不笨，可說是聰明得很。你別覷這一招『星月爭輝』，雖是偏門功夫，但變化奇幻，大有威力，尋常人學它十天八天，也未有你這般成就呢。以之對付武林好手，單是一招自不中用，但要打倒兩個毛賊，卻已綽綽有餘。你休息一會，便出去宰了他們吧。」

李文秀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只是這一招便成了？」華輝微笑道：「我雖只教你一招，你總算已是我的弟子，獨指震天南的弟子，對付兩個小毛賊，還要用兩招麼？你也不怕損了師父的威名？」李文秀福至心靈，跪下來拜了幾拜，說道：「弟子補行拜師之禮。」華輝又是歡喜，又是傷心，愴然道：「想不到我九死之餘，還能收這樣一個聰明靈慧的弟子。」李文秀道：「弟子在這世上除了計爺爺外，本來再無一個親人，自此能常得師父教誨，可不是天大的福氣？」

華輝道：「天快晚啦，你用流星鎚開路，衝將出去，到了寬敞的所在，便收拾了這兩個賊子。」李文秀頗有點畏怯。華輝怒道：「你既信不過我的武功，何必拜我為師？當年閩北雙雄便雙雙喪生在這一招『星月爭輝』之下，這兩個小毛賊的本事，比起閩北雙雄卻又如何？」李文秀那知道閩北雙雄的武功如何，見他發怒，只得硬了頭皮，搬開堵在洞口的石塊，右手拿了那對葫蘆流星鎚，左手從地下拾起一枚毒針，喝道：「該死的惡賊，毒針來了！」

那姓宋和姓全的兩個強人守在洞口，聽到「毒針來了」四字，只嚇得魂飛魄散，急急退出。那姓宋的原本想到，她若要施放毒針，決無先行提醒一句之理，既然這般呼喝，那便是不放毒針，可是三個同伴接連的命喪毒針之下，卻教他們如何不膽戰心驚？

李文秀流星鎚盪出，過了那十餘丈狹窄的通道。那姓全的一回頭，李文秀左手便是一揚，姓全的一慌，腳下一個踉蹌，竟是摔了個觔斗。那姓宋的還道他中了毒針，腳下加快，直衝出洞。姓全的跟著也奔到了洞外。兩人長刀護身，一個道：「還是在這裏對付那丫頭！」一個道：「不錯，她發毒針時也好瞧得清楚些。」

這時夕陽在山，閃閃金光正照在宋全二人的臉上，兩人微微側頭，不令日光直射進眼，猛聽得山洞中一聲嬌喝：「毒針來啦！」兩人急忙向旁一閃，只見山洞中飛出兩個葫蘆，李文秀跟著跳了出來。兩人先是一驚，待見她手中提著的竟是兩個枯槁的葫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李文秀心中怦怦而跳，她只學了一招武功，可不知這一招是否當真管用，幼時雖跟父母學過一些武藝，但父母死後就拋荒了，早已忘記乾淨。她對這兩個面貌兇惡的強人實是頗為害怕，如果能夠不鬥，能夠虛張聲勢的將他們嚇跑，那是最妙不過，於是大聲喝道：「你們再不逃走，我師父獨指震天南便出來啦！他老人家毒針殺人猶如探囊取物，你們膽敢和他作對，當真是好大的膽子！」

那姓宋的和姓全的都是武林中的尋常腳色，也不知華輝的名頭，相互使個眼色，心中都想：「乘早抓了這丫頭去見霍大爺、陳二爺，便是一件奇功，管他什麼震天南、震天北。」齊聲呼叱，分從左右撲了上來。李文秀大吃一驚：「這二人一齊上來，這一招『星月爭輝』卻如何用法？」也是華輝一心一意的教她如何出招打穴，竟忘了教她怎地對付兩人齊上，要知對敵過招之際局勢千變萬化，一兩個時辰之中，又教得了多少？

李文秀手忙腳亂，向右跳開三步。那姓全的站在右首，搶先奔近，李文秀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兩枚葫蘆揮出，惶急之下，這一招「星月爭輝」只使對了一半，左鎚倒是打中了他胸口的「商曲穴」右鎚卻碰正在他的長刀口上，刷的一響，葫蘆被刀鋒割開，黃沙飛濺。

那姓宋正搶步奔到，沒料到葫蘆中竟會有大批黃沙飛出，十數粒沙子都鑽入了眼中，忙伸手揉眼。李文秀又是一鎚擊出，只因右鎚破裂，少了借助之勢，只打中了他的背心，卻沒中「靈台穴」。但這一下七八斤重的飛鎚擊在身上，那姓宋的也是站不住腳，向前一撲，眼也睜不開來，便抱住了李文秀的肩頭。李文秀叫聲：「啊喲！」左手伸出去推他，慌亂中忘了手中還持著一枚毒針，這一推，卻是將毒針刺入他的肚腹。那姓宋的雙臂一緊，便此死去。

這強人雖死，手臂卻是抱得極緊，李文秀猛力掙扎，竟是擺脫不了。只聽華輝嘆道：「蠢丫頭，蠢丫頭，學的時候頭頭是道，使將起來，亂七八糟！」提腳在那姓宋的尾閭骨上踢了一腳。那死屍鬆開雙臂，往後便倒。

李文秀驚魂未定，轉頭看那姓全的強人時，只見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雙目圓睜，一動也不動，卻是被她以灌沙葫蘆擊中「商曲穴」要穴而死。李文秀生性良善，一日之中連殺五人，雖說是報父母之仇，又是抵禦強暴，心中總是甚感不安，怔怔的望著全宋二人的屍身，臉現淒慘之色。

華輝微笑道：「怎麼？師父教你的這一招『星月爭輝』管用麼？」李文秀道：「就可惜徒弟使得不好。」華輝道：「待我武功回復之後，將我一身功夫都傳了於你，待此間大事一了，咱們回歸中原，師徒兩縱橫天下，有誰能當？來來來，到我屋裏去歇歇，喝兩杯熱茶。」說著引導李文秀走去左首叢林之後，經過一排揚柳，露出一間茅屋來。

李文秀跟著他進屋，只見屋內陳設雖然簡陋，卻頗雅潔，堂中懸著一副木板對聯，每一塊木板上刻著七個字，上聯道：「白首相知猶按劍」；下聯道：「朱門早達笑彈冠」。李文秀自來回疆之後，從未見過對聯，也從來沒人教過她讀書，好在這十四個字均艱深，她都還識得，下聯文義全然不懂，看著上聯卻惕然而驚，口中喃喃的道：「白首相知猶按劍，白首相知猶按劍。」華輝道：「你讀過這首詩麼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沒有。師父，這十四個字寫的是什麼啊？」

華輝僻處回疆一十二年，他本是學文不就，轉而學武，對詞章之學向來甚感興味，雖在荒漠，仍作書生打扮，聽李文秀問起，便道：「這是王維的兩句詩。上聯說的是，你即使有個知己朋友，跟他相交了一生，兩個人頭髮都白了，可是你還是別太相信他，他暗地裏仍會加害你的，他走到你前面，你還是按著劍柄的好。這兩句詩的上一句，叫做『人情翻覆似波瀾』。至於『朱門早達笑彈冠』，那是說你的好朋友得意了，青雲直上。如果你盼望他來提拔你、幫助你，只不過惹得他一番恥笑罷了。」

李文秀自跟他相見以來，見他處處對自己猜疑提防，直至給他拔去體內毒針，他才相信自己對他沒有相害之意，再看了這副對聯，想是他一生之中，曾受到旁人極大的損害，而且這人恐怕還是他的知交好友，因此他才如此憤激。這時也不便多問，當下自去烹水泡茶。

兩人各自喝了兩杯熱茶，精神一振。李文秀道：「師父，我得回去啦。」華輝一怔，臉上露出十分失望的神色，道：「你要走了？你不跟我學武藝了？」

李文秀道：「不！我昨晚整夜不歸，計爺爺一定很牢記我。待我跟他說過之後，再來跟師父學藝。」華輝突然發怒，大聲道：「你若是跟他說了，那就永遠別來見我。」李文秀嚇了一跳，低聲道：「不能跟計爺爺說麼？他……他是很疼我的啊。」華輝道：「跟誰也不能說。你立下一個重誓，今日之事，對誰也不許說起，否則我不許你離開此山……。」他一怒之下，背上傷口突然劇痛，「啊」的一聲，暈了過去。

李文秀急忙將他扶起，在他額頭潑了些清水。華輝悠悠醒時，奇道：「你還沒走麼？」李文秀卻問：「師父，背上很痛麼？」華輝道：「好一些啦。你說要回去，怎麼還不走？」李文秀心想：「計爺爺最多不過心中記掛，但師父重創之後，若是我不留著照料，說不定會有嚴重的變故。」便道：「師父沒大好，讓我留著服侍你幾日。」

華輝大喜。當晚兩人便在茅屋中歇宿。李文秀找些枯草，在廳上做了個睡鋪，睡夢之中接連驚醒了幾次，不是夢到突然被強人捉住，便是見到血淋淋的惡魔來向自己索命。

次晨起身，見華輝休息了一晚，精神已大是健旺，早飯後，華輝便指點她修習武功，從紮根基內功教起，說道：「你年紀已大，這時起始練上乘武功，原是遲了一些。但一來徒兒資質聰明，二來師父不是尋常泛泛之輩，明師得遇高徒，還怕些什麼？五年之後，叫你武林中罕遇敵手。」

如此練了七八日，李文秀練功的進境很快，華輝背上的創口也逐漸平復，她這才拜別師父，騎著白馬回去。這一次華輝沒逼著她立誓，她回去之後，卻也沒有跟計爺爺說起，只說在大漠中迷了路，越走越遠，幸好遇到一隊駱駝隊，才不致渴死在沙漠之中。

自此每過十天半月，李文秀便到華輝處居住數日。這數日中華輝悉心教導她武功。李文秀心靈無所寄託，便一心一意的學武，果然是高徒遇著明師，進境可快。

這般過了三年，華輝常常讚道：「以你今日的本事，江湖上已可算得是第一流的好手，若是回到中原，只要一出手，立時便可揚名立萬。」但李文秀卻知自己的功夫還不過學師父的二三成，在計老人處的時候越來越少，在師父家中的日子越來越多。計老人問了一兩次，見她不肯說，也早就不問了。

這一日李文秀騎了白馬，從師父處回家，她為了不願追憶舊日之事，總是遠遠繞過那個殺狼小丘。但這日天上彤雲密布，北風越刮越緊，看來轉眼便有一場大風雪，她不敢多繞遠路，便縱馬從直路而回，只見牧人們趕著羊群急速回家，天上的鴉雀也是一隻都沒有了。驀地裏蹄聲得得，一乘馬疾馳而來。李文秀微覺奇怪：「眼下風雪便作，怎麼還有人從家中出來？」那乘馬一奔近，只見馬上乘者披著一件大紅披風，是個哈薩克的女子。

李文秀這時的眼力和數年前已大不相同，遠遠便望見這女子身形嬝娜，面目姣好，正是阿曼。李文秀不願跟她正面相逢，將白馬一勒，到了小丘之後。卻見阿曼騎著馬也向小丘奔來，她馳到丘邊，口中忽哨一聲，小丘上也有一下哨聲相應，阿曼翻身下馬，一個男人的背影向她奔了過去，兩人擁抱在一起，傳出了陣陣歡笑。那男人道：「馬上便有大風雪，你怎地還出來？」卻是蘇普的聲音。

阿曼笑道：「小傻仔，你知道有大風雪，為什麼大著膽子在這裏等我？」蘇普笑道：「咱倆天天在這兒相會，比吃飯還要緊，便是落刀落劍，我也會在這裏等你。」

他倆並肩坐在小丘之上，情話綿綿，李文秀隔著幾株大樹，不由得痴了。他倆的說話有時很響，她便聽得清清楚楚，有時變得了喁喁低語，她一句也聽不見。驀地裏，兩人不知說到了什麼好笑的事，一齊縱聲大笑起來。

但即使是很響的說語，她其實也是聽而不聞，她不是在偷聽他們說情話，她眼前似乎看見一個小男孩，一個小女孩，也這麼並肩的坐著，就是坐在這塊草地上，這株大樹的旁邊。小男孩是蘇普，小女孩卻是她自己。他們在講故事，講什麼故事，她早已忘記了，但十年前的情景，卻清清楚楚地出現在她眼前……。

鵝毛般的大雪一片片的飄下來，落在三匹馬上，落在三人的身上。蘇普和阿曼笑語正濃，渾沒在意；李文秀卻是沒有覺得。雪花在三人的頭髮上堆積起來，三人的頭髮都白了。

幾十年之後，當三個人的頭髮真的都白了，是不是蘇普阿曼仍舊這般言笑宴宴，李文秀仍舊這般寂寞孤單？她仍是記著別人，別人的心中卻早沒了一絲她的影子？

突然之間，樹枝上刷啦啦的一陣急響，蘇普和阿曼一齊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落冰雹啦！快回去！」兩個人翻身上了馬背。

李文秀聽到兩人的叫聲，一驚醒覺，手指大的冰雹落在頭上、臉上、手上，感到很是疼痛，忙解下馬鞍下的毛氈，兜在頭上，這才馳馬回家。

將到家門口時，只見廊柱上繫著兩匹馬，其中一匹正是阿曼所乘。李文秀吃了一驚：「他們到我家裏來幹什麼？」這時冰雹越下越大，牽著白馬，從後門走進屋去，只聽得蘇普爽朗的聲音說道：「老伯伯，冰雹下得這麼大，咱們只好多耽一會啦。」計老人道：「平時請也請你們不到。我去砌一壺茶。」原來自從晉威鏢局一干豪客在這帶草原上大施劫掠之後，哈薩克人對漢人頗存疑忌，雖然計老人在當地居住已久，哈薩克人又生性好客，尚不致將他軀逐出境，但大家向來不跟他來往。蘇普和阿曼的帳篷這時又遷得遠了，倘若不是躲避風雪，只怕再過十年、二十年，也不會到他家來。

計老人走到灶邊，只見李文秀滿臉通紅，正自怔怔的出神，說道：「啊，你回……」李文秀縱起身來，伸手按住他嘴，在他耳邊低聲說道：「別讓他們知道我在這兒。」計老人很是奇怪，但還是點了點頭。

過了一會，計老人拿著羊乳酒、乳酪，紅茶出去招待客人。李文秀坐在火旁，隱隱聽得蘇普阿曼的笑語聲從廳堂上傳來，她心底一個念頭竟是不可抑制：「我要去見見他，跟他說幾句話。」但跟著便想到了蘇普的父親的斥罵和鞭子，十年來，鞭子的聲音無時無刻不在她心頭響著。

計老人回到灶下，遞了一碗混和著奶油的熱茶給她，眼光中流露出慈愛的神色。兩個人共居了十年，便像是親爺爺和親生的孫女一般，互相體貼關切，可是對方的心底深處到底想著些什麼，誰也不大明白。

終究，他們不是骨肉，沒有那一份有生俱有的，血肉相關的感應。

李文秀突然低聲道：「我扮作是個哈薩克女子，到你這兒來避冰雪，你千萬別說穿。」也不等計老人回答，悄悄回到了自己房裏，找了件羊皮襖穿了，把頭髮改梳成哈薩克人的樣子。她在草原上長大，平素衣著本已和哈薩克人沒有太大分別，這時更加刻意打扮，凡是能顯示哈薩克人的服飾，都顯著的穿戴在身上，然後回到灶下，向計老人打個手勢，從後門出去牽了白馬，冒著漫天遍野的大風雪，輕輕走遠。

一直走出里許，才騎上馬背，兜了個圈子，馳向前門，大風之中，只覺天上的黑雲像要壓到來頭頂一般，李文秀在回疆十年，從未見過如此古怪的天色，心下也不自禁的害怕，忙縱馬奔到門前，伸手敲門，用哈薩克語說道：「借光，借光！」計老人開門出來，大聲問道：「姑娘什麼事？」李文秀說道：「這場大風雪可了不起，老丈，我要在尊處躲一躲。」計老人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出門人那有把屋子隨身帶的，已先有兩位朋友在這裏躲風。姑娘請進吧！」說著讓李文秀進去，又問道：「姑娘要到那裏去？」

李文秀道：「我是要上黃沙圍子，這裏去還有多少路？」心中卻想：「計爺爺裝得真像，一點破綻也瞧不出來。」計老人假作驚訝，說道：「啊喲，上黃沙圍子，天色這麼壞，今天是到不了的啦，不如在這兒耽一晚，明天再走。要是迷了路，那可不是玩的。」

李文秀走進廳堂，抖了抖身上的雪花。只見蘇普和阿曼並肩坐著，圍著一堆火烤火。阿曼見李文秀是個青年女子，含笑道：「姊姊，咱們也是來躲風雪的，請過來一起烤吧。」李文秀道：「好，多謝！」走過去坐在她的身旁，蘇普含笑向她招呼，兩人八九年沒見，李文秀從小姑娘變成了少女，又改了裝束，蘇普半點也認她不出。計老人送上飲食，李文秀一面吃，一面詢問三人的姓名，自己說叫作唐姍麗，是二百多里外一個牧場場主的女兒。

蘇普不住到窗日去觀看天色，其實，單是聽那撼動牆壁的風聲，不用看天，也知道走不了，阿曼擔心道：「蘇普，你說這屋子會不會被風吹倒？」蘇普道：「我倒是擔心這場雪太大，屋頂吃不住，待會我爬上屋頂去鏟一鏟雪。」阿曼道：「可別讓大風把你颳下來。」蘇普笑道：「地下的雪已積得這般厚，便是摔下來，也跌不死。」

李文秀拿著茶碗的手微微發顫，心中的念頭很亂，不知想些什麼才好。兒時的朋友便坐在自己身邊，可是他真的認自己不出呢，還是認出了卻假裝不知道？他把自己全然忘了，還是心中並沒有忘記，不過不願讓阿曼知道？

天色漸漸黑了，李文秀坐得遠了些，讓蘇普和阿曼手握著手，輕輕說著一些旁人聽來毫無意義，但一對戀人聽來卻是甜蜜無比的情話。火光忽暗忽亮，照著兩個人的臉，李文秀卻坐在火光的圈子之外。

# 五 大風雪之夜

計老人又送了飲食進來，三個人卻都沒有吃東西的心情。

突然間，李文秀聽到了馬蹄踐踏雪地的聲音。是兩乘馬，正向著這屋子走來，草原上積雪已很深，馬足拔起來時很費力，已經跑不快了。李文秀耳音很好，聽得出兩乘馬相距很遠，但都是走向這屋子。馬匹漸漸行近，計老人也聽見了，他喃喃的道：「又是兩個避風雪的人。」蘇普和阿曼或者是沒有聽見，或者便聽見了也不理會，兩個人四手相握，偎倚著喁喁細語。

過了好一會，一騎馬先到了門前，接著便砰砰砰的敲起門來。打門聲很是粗暴，不像是個求宿者的禮貌，計老人皺了皺眉頭，去開了門。只見門口站著個身穿羊皮襖的漢子，腰間掛著一柄長劍，大聲道：「外邊風雪很大，馬走不了啦！」說的哈薩克語很不純正，目光炯炯，向屋中各人打量。計老人道：「請坐，請坐！先喝碗酒吧！」說著端了一碗酒給他。那人一飲而盡，坐到了火堆之旁。他解開外衣，只見腰帶之中，左右各插著一柄精光閃亮的短劍。一柄金色，一柄銀色。

李文秀一見到這對小劍，心中一凜，喉頭便似一塊什麼東西塞住了，眼前一陣暈眩，心道：「這是媽媽的雙劍。」金銀小劍三娘子逝世時李文秀雖還年幼，但這對小劍卻是認得清清楚楚的，決不會錯。她斜眼向這漢子一瞥，認得分明，這人正是當年指揮人眾，追殺他父母的三個首領之一，經過了十年，她自己的相貌體態全然變了，但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變為四十多歲，卻沒有多大改變。她生怕他認出自己，不敢向他望著，心中暗道：「倘若不是這場大風雪，我見不到蘇普，也見不到這個賊子。」

計老人道：「客人從那裏來？要去很遠的地方吧？」那人道：「嗯，嗯！」自己又倒了一碗酒喝乾了。

便在這時，另一騎馬也到了門外。這一次敲門的聲音很輕，怯生生地，似乎生怕得罪了主人。計老人去開了門讓他進來，只見這人冷得瑟瑟發抖，一塊極大的羊毛圍巾圍著大半邊臉，帽唇壓得低低的，只露出了兩隻眼睛。他「啊，啊，啊」的發了幾聲，打了兩個手勢，原來是個啞巴。計老人也打個手勢，請他坐下，拿了一碗酒給他。那啞巴連連鞠躬致謝，卻搖手示意，不要喝酒。

這啞巴在大風雪中凍得很冷，雖是坐在火邊，仍是將衣服和圍巾裹得緊緊的，縮成了一團。李文秀見他神情可憐，道：「你喝些熱酒，便好得多。」那啞巴「啊」了兩聲，似乎不懂她的說話。計老人道：「凡是啞巴，都是聾子，他聽不見你的說話。」李文秀笑道：「啊，我忘了。」

這時火堆邊圍坐了六個人，蘇普已不能再和阿曼說體己話兒，他向計老人凝視了片刻，忽道：「老伯，你是漢人，我向你打聽一個人。」計老人道：「誰啊？」蘇普道：「那是我小時候常跟她在一起玩兒的，一個漢人小姑娘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李文秀心中突的一跳，將頭轉開了，不敢瞧他。只聽蘇普續道：「她叫做李文秀，後來隔了八九年，一直沒再見到她。記得她從前曾跟我說，是跟一位駝……駝背的老公公住在一起。那就是你吧？」計老人咳嗽了幾聲，想要從李文秀臉上得到一些示意，但李文秀轉開了頭，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只是「嗯、嗯」的不置可否。

蘇普又道：「她的歌唱得最好聽的了，有人說她比夜鶯唱得還好。但這幾年來，我一直沒聽到她唱歌。她還住在你這裏麼？」計老人很是尷尬，道：「不，不！她不……她不在……」李文秀忽然插口道：「你說的那位漢人姑娘，我也識得，她早死了六七年啦！」

蘇普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啊，她死了，怎麼會死的？」計老人向李文秀瞧了一眼，道：「是生病……生病……」蘇普眼眶微濕，說道：「我小時候常和她一同去牧羊，她唱了很多歌給我聽。還說了很多故事。好幾年不見，想不到她………她竟死了。」計老人嘆道：「唉，可憐的孩子。」

蘇普望著火燄，出了一會神，又道：「她說她爹媽都給惡人害死了，孤苦伶仃的到這地方來……」阿曼道：「這姑娘很美麗吧？」蘇普道：「那時候我年紀小，也不記得了。只記得她的歌唱得好聽，故事說得好聽……。」

那腰中插著小劍的漢子突然道：「你說那是一個漢人小姑娘？你說她姓李？她父母被害，獨個兒到這裏來？」蘇普道：「不錯，你也認得她麼？」那漢子不答，又問：「她騎一匹白馬，是不是？」蘇普道：「是啊，那你也見過她了。」那漢子突然站起身來，厲聲向計老人道：「她死在你這兒的？」計老人又含糊的答應了一聲。那漢子道：「她留下來的東西呢？你都好好放著麼？」

計老人向他橫了一眼，奇道：「這干你什麼事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我有一件要緊物事，給那小姑娘偷了去，我到處找她不到，那料到她竟然死了……」蘇普突然站起身來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別胡說八道，李姑娘怎會偷你的東西？」那漢子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」蘇普道：「李姑娘從小跟我在一起，她是個很好很好的姑娘，決不會拿人家的東西。」那漢子嘴一斜，做個輕蔑的臉色，說道：「可是她偏巧便偷了我的東西。」蘇普伸手按住腰間佩刀的刀柄，喝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我看你不是哈薩克人，說不定便是那夥漢人強盜。」

那漢子走到門邊，打開大門向外張望。門一開，一陣疾風捲著無數雪片直捲進來。但見原野上漫天風雪，人馬已無法行走。那漢子心想：「外面是不會再有人來了。這屋中兩個女子，一個老人，一個殘廢的啞巴，都是手一點便倒。只有這個粗豪少年，要費幾下手腳打發。」當下也不放在心上，說道：「我是漢人便怎樣？老爺姓陳，名達玄，江湖上外號叫做青蟒劍，你這小子聽過沒有？」

蘇普也不懂這些漢人的江湖規矩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沒聽見過。你是漢人強盜麼？」陳達玄道：「老爺是鏢師，是靠打強盜吃飯的。怎麼會是強盜了？」蘇普聽說他不是強盜，臉上神色便緩和了些，說道：「不是漢人強盜，那便好啦！我早說漢人中也有很多好人，可是我爹偏偏不信。你以後別再說李姑娘拿你東西。」

陳達玄冷笑道：「這個小姑娘人都死啦，你還記著她幹麼？」蘇普道：「她活著的時候是我朋友，死了之後仍舊是我朋友。我不許人家說她壞話。」

陳達玄沒心思跟他爭辯，轉頭又問計老人道：「那小姑娘的東西呢？」

李文秀聽到蘇普為自己辯護，心中大是感激：「他沒忘了我，沒忘了我！他還是對我很好。」但聽陳達玄一再查問自己留下的東西，不禁奇怪：「我沒拿過他什麼物事啊，他要找尋些什麼？」只聽計老人也問道：「客官失落了什麼物事？那個小姑娘自來誠實，老漢很信得過，她決計不會拿別人的物事。」

陳達玄微一沉吟，道：「那是一張圖畫。在常人是得之無用，但因為那是……那是先父手繪的，我定要找回那幅圖畫，李姑娘既曾住在這裏，你可曾見過這幅圖麼？」計老人道：「是怎麼樣的圖畫，畫的是山水還是人物？」

陳達玄道：「是……是山水吧？」蘇普冷笑道：「是什麼樣的圖畫也不知道，還誣賴人家偷了你的。」陳達玄大怒，刷的一聲拔出銀柄小劍，喝道：「小賊，你是活得不耐煩了？老爺殺個把人還不在眼內。」蘇普也從腰間拔出短刀，冷冷的道：「要殺一個哈薩克人，只怕不是這麼容易。」阿曼道：「蘇普，別跟他一般見識。」蘇普聽了阿曼的話，把拔出的刀子緩緩放入鞘內。

陳達玄一心一意要得到那張哈布迷宮的地圖，他們在大漠上耽了十年，踏遍了數千里的沙漠草原，便是為了找尋李文秀，眼下好容易聽到了一點音訊，他雖生性悍惡，卻也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，當下向蘇普狠狠的瞪了一眼，轉頭向計老人說：「那幅畫嘛，也可說是一幅地圖，繪的是大漠中一些山川地形之類。」

計老人心中一凜，只見那啞巴也是身子一顫，似乎又冷了起來。計老人道：「你怎知這幅地圖，是在李姑娘的手中？」陳達玄道：「此事千真萬確。你若是將這幅圖尋出來給我，自當重重酬謝。」說著從懷中取出兩隻金元寶來放在桌上，火光照耀之下，閃閃發亮。

計老人沉思片刻，道：「我從來沒見過。」陳達玄道：「我要瞧瞧那小姑娘的遺物。」計老人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陳達玄左手一起，登的一聲，將小劍插在木桌之上，說道：「什麼這個那個的？我自己進去瞧瞧。」說著點燃了一根羊脂蠟燭，推門進房。他先進去的是計老人的臥房，一看陳設不似，隨手在箱籠裏翻了一下，便到李文秀的臥室中去。

他看到李文秀匆匆換下的衣服，說道：「哈，她長大了才死啊。」這一次他可搜檢得十分仔細，連李文秀幼時的衣物也都翻了出來。李文秀因這些孩子衣服都是母親的手澤，她年紀雖然大了，不能再穿，但還是一件件好好的保存著。陳達玄一見到這幾件女孩的花布衣服，依稀記得十年前在大漠中追趕她的情景，歡聲叫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便是她！」可是他將那臥室幾乎翻了一個轉身，每一件衣服的裏子都割開來細看，卻那裏找得到地圖的影子？

蘇普見他這般糟蹋李文秀的遺物，幾次按刀欲起，但每次均被阿曼阻止。計老人偶爾斜眼瞧李文秀一眼，只見她眼光望著火堆，對陳達玄的暴行似乎視而不見。計老人心中不禁有些難過：「在這暴客的刀子之前，她有什麼法子？若是他認了她出來，那便如何？」

李文秀看看蘇普的神情，心中又是淒涼，又是甜蜜：「他一直記著我，他願意為了保護我的遺物，而和人家拔刀子拼命。」但她一直又感奇怪：「這惡強盜說我偷了他的地圖，到底是什麼地圖？」

原來當日她母親逝世之前，將一幅地圖塞在她的衣內，其時危機緊追，沒來得及稍加說明，母女倆就此分手，從此再無相見之日。晉威鏢局那一干強人十年來足跡遍及天山南北，找尋她的下落，李文秀自己卻是半點也不知情。

陳達玄翻尋良久，沮喪之極，突然厲聲說道：「她的墳葬在那裏？」計老人呆了一呆，道：「葬得很遠，很遠。」陳達玄從牆上取下一柄鐵鍬，說道：「你帶我去！」蘇普站起身來，喝道：「你要去幹麼？」陳達玄道：「你管得著麼？我要去挖開她的墳來瞧瞧，說不定那幅地圖給她帶到了墳裏。」

蘇普橫刀攔在門口，喝道：「我不許你去動她墳墓。」陳達玄舉起鐵鍬，劈頭打去，喝道：「閃開！」蘇普向左一讓，手中刀子遞了出去。陳達玄拋開鐵鍬，從腰間拔出劍來，叮噹一聲，刀劍相交，兩人各自向後躍開一步，隨即同時攻上，鬥在一起。這屋子的廳堂本不甚大，刀劍揮處，計老人、啞巴、阿曼都退在一旁，靠壁站著，只有李文秀仍是站在窗前。阿曼搶過去拔起陳達玄插在桌上的刀子，想要相助蘇普，但他二人鬥得正緊，卻插不下手去。

蘇普這時已盡得他父親蘇魯克的親傳，刀法變幻，招數極是兇悍，初時陳達玄頗落下風，心中暗暗驚異：「想不到這個哈薩克小子，武功竟不在中原的好手之下。」便在此時，背後風聲微響，一柄刀子擲了過來，卻是阿曼忽施偷襲。陳達玄向右一讓，避開了阿曼擲來的尖刀，但嗤的一聲，左臂已被蘇普的長刀劃了一道口子。陳達玄大怒，刷刷刷連刺三劍，使出他成名絕技「青蟒劍法」來。蘇普但見眼前劍尖閃動，猶如蟒蛇吐信一般，不知他劍尖要刺向何處，一個檔架不及，敵人的長劍已刺到面門，急忙側頭避讓，頸旁已然中劍，鮮血長流。陳達玄得理不讓人，又是一劍，刺中蘇普手腕，噹啷一聲，蘇普的長刀掉在地下。

眼見他第三劍跟著刺出，蘇普無可抵禦，勢將死於非命，李文秀踏出一步，只待他刺第三劍時，便施展「大擒拿手」抓住他手臂，卻見阿曼一躍而前，攔在蘇普身前，叫道：「不能傷他！」

陳達玄見阿曼容顏如花，卻滿臉是惶急的神色，心中一動，這一劍便不刺出，劍尖指在她的胸口，笑道：「你這般關心他，這小子是你的情郎麼？」阿曼臉上一紅，點了點頭。陳達玄道：「好，你要我饒他性命也使得，明天風雪一止，你便得跟我走！」

蘇普大怒，吼叫一聲，從阿曼撲了出來，但陳達玄長劍一抖，已指住他咽喉，左腳又在他小腿上一掃，蘇普撲地摔倒，他長劍只須再向前一送，便能洞穿蘇普的喉嚨。李文秀站在一旁，看得甚準，只要陳達玄真有相害蘇普之意她立時便出手解救。這時她的武功已學到了『獨指震天南』華輝的七八成火候，要對付陳達玄可說遊刃有餘。但阿曼那知道大援便在身旁，情急之下，只得說道：「你別刺，我答應了便是。」陳達玄大喜，劍尖卻不移開，說道：「你答應明天跟著我走，那可不許反悔。」阿曼咬牙道：「我不反悔，你把刺拿開。」

陳達玄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便要反悔，也逃不了！」將長劍收入鞘中，又把蘇普的長刀撿了起來，握在手中。這麼一來，屋中便只他一人身上帶有兵刃，更加不怕各人反抗。他向窗外一望，說道：「這會兒不能出去，只好等天晴了再去掘墳。」

阿曼將蘇普扶在一傍，見他頭頸中泊泊流出鮮血，很是慌亂，便要撕下自己衣襟給他裹傷。蘇普從懷中掏出一塊大手帕來，說道：「用這手帕包住吧！」阿曼接住手帕，替他包好了傷口，想到自己落入了這強人手裏，不知是否有脫身之機，不禁悄悄的掉下淚來。蘇普低聲罵道：「狗強盜，賊強盜！」他對陳達玄可絲毫不懼，如果這強盜真的要帶阿曼走，便是明知要送了性命，也是決死一拼。

經過了適才這一場爭鬥，六個人圍坐在火堆之旁，形勢變得十分緊張。陳達玄一手持刀，一手拿著酒碗，時時瞧瞧阿曼，又瞧瞧蘇普。屋外北風怒號著，捲起大片雪塊，拍打在牆壁屋頂。誰都沒有說話。

李文秀心中在想：「且讓這惡賊再猖狂一會，不忙便殺他。」突然間火堆中一個柴節爆裂了起來，拍的一響，火頭暗了一暗，跟著便十分明亮，照得各人的臉色清清楚楚，李文秀看到了蘇普頭頸中裹著的手帕，心中一凜，目不轉瞬的望著那塊手帕。計老人跟著便見到她目光有異，也向那手帕望了幾眼，問道：「蘇普，你這塊手帕是那裏來的？」

蘇普一楞，手撫頭頸，道：「你說這塊手帕麼？那就是那位死了的李姑娘給我的。小時候我們在一起牧羊，有一隻大灰狼來咬我們，我殺了那頭狼，但身上也被狼咬傷了，李姑娘就用這手帕給我裹傷……」

李文秀聽著這些話時，看出來的東西都模糊了，原來雙眼的眼眶中都已充滿了淚水。

計老人走進內室，取了一塊白布出來，交給蘇普，說道：「你用這塊布裹傷，請你把手帕解下來給我瞧瞧。」蘇普道：「為什麼？」陳達玄當計老人說話之時，目不轉睛的瞧著蘇普頸中那塊手帕，這時突然提刀站起，喝道：「叫你解下來便解下來。」蘇普怒目不動。阿曼怕陳達玄用強，損及蘇普的傷口，於是輕輕替他解下手帕，交給了計老人，隨即又用白布替蘇普裹傷。

計老人將那染了鮮血的手帕鋪在桌上，剔亮油燈，附身細看。陳達玄瞪視了一會，突然喜呼：「是了，是了，這便是哈布迷宮的地圖！」伸手便往手帕上抓落。

那知他出手快，計老人更快。陳達玄右手離手帕尚有兩寸，計老人手一縮，已將手帕抽離桌面，跟著白光一閃，陳達玄「啊」的一聲慘呼，一柄匕首已釘在他右手手背上，插入桌面，直沒至柄。計老人出手如電，左手一翻，已搶過陳達玄左手中握著的長刀，刀尖抵住他的咽喉。這幾下出手兔起鶻落，迅疾無比，誰也想不到這個衰邁龍鍾的駝背老人，竟有這麼厲害的武功，但見陳達玄滿臉痛楚之色，全身微微顫抖，手足卻不敢絲毫動彈。

李文秀和計老人共屋而居，已達十年，除了第一天見面時見他殺死兩頭蛇董容之外，從未見他露過武功。但那次殺死董容，也似是誤打而中，僥倖得勝，這一次手擒陳達玄，卻是清清楚楚的顯示了上乘的武功，匕首插他手背,直沒至柄，手勁已是不小，而那一手「托梁換柱」，空手入白刃奪他刀子的手法，更和師父華輝所指點的大擒拿手相同，便是以自己來使，也未必有這般迅捷狠辣。

計老人伸手到陳達玄身上，將他腰帶中的一對金銀小劍拔了出來，隨手交給了李文秀，道：「康姑娘，相煩你取一條繩子來。」李文秀接到母親的遺劍，雙手一震，當即奔進後堂，取了一條長繩出來。計老人拔出陳達玄手背上的短劍，對李文秀道：「把這惡賊綁了吧！」

李文秀手中拿著母親的金銀小劍，眼淚盈眶，沒留心計老人的話。蘇普站起身來接過長繩將陳達玄雙手反縛，兩隻腳也綁住了。計老人拿著那塊手帕，在油燈下細細審視，臉上現出奇異的神色，看了好一會，向蘇普道：「這塊手帕給了我，成麼？」蘇普很是為難，心想他出手解救了自己和阿曼的為難，不論多麼珍貴之物，都應給他，可是這是李文秀的遺物，實在不捨得送人。計老人見他遲疑不答，猜到了他的心意，說道：「好，我向你借來看一天，明天就還你。」蘇普喜道：「老丈但教見還，便借用十天半月，又有何妨？」

阿曼好奇心起，問道：「老伯伯，這強盜說手帕之上有地圖，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計老人向李文秀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我也不大了然，須得好好想一想。」陳達玄忽然叫道：「老賊，你擒住了我，要怎樣？要殺要剮，便請下手，姓陳的要是皺一皺眉頭，不算好漢。」計老人淡淡的道：「我跟你無冤無仇，何必殺你？你們在這大漠上殺人放火，做的好事太多，自有人來跟你算賬。待天晴之後，蘇普會帶你去見他族長，聽由發落。」

蘇普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老丈這惡賊是那夥強盜中的人麼？」計老人道：「你問他自己。」蘇普提起刀子，走到陳達玄面前，喝道：「害死我媽媽，我哥哥的，便是你這夥強盜麼？」陳達玄破口罵道：「大漠上的漢人強盜，便只老子這一夥，你只要敢動老子一根毫毛，明兒我弟兄們到來，殺得你合族雞犬不留。」蘇普怒極，想起殺母殺兄之仇，提刀便要劈將下去。陳連玄冷笑道：「別人將我擒住，你來撿便宜砍我一刀，我早說哈薩克人是膽小無恥的傢伙！」蘇普心念一動，道：「好，今晚且不殺你，明兒請我爹爹來跟你算賬。他老人家找尋你們這夥惡賊，已找了十年。教你瞧瞧哈薩克英雄的身手！」他知道父親最大的心願，便是手刃仇寇，還不如將這惡賊留給父親，當下退回原座。

陳達玄冷笑道：「傻小子，快將那手帕搶回來。你將手帕借給他一天，便是將哈薩克人祖傳的最大財寶……」計老人喝道：「住口！你胡說八道，妄圖挑撥是非麼？」陳達玄道：「這是哈布迷宮的地圖，是不是？蘇普，你道這老人是好人？哈哈，傻小子，他是想來劫奪你們的大寶藏啊……」只見計老人手一揚，白光一閃，一柄匕首直往他心上射去。

陳達玄雙手雙腳被牢牢縛住，見匕首飛到，只是盡力身子一側，但仍是閃避不開，眼見這一匕首要直刺他身中，立時死於非命，卻見李文秀右手一揚，金柄小劍飛出，在計老人擲出的匕首下一碰，那匕首的準頭登時歪了，拍拍兩響，齊齊插在牆上。

眾人見李文秀這樣一個嬌怯怯的少女竟有這等功夫，無不失驚。計老人跟她共居一屋，已達十年之久，沒料到她竟然身負飛刀神技，更是驚得開大了口，合不攏來。只有那啞巴「啊，啊，啊」的拍手嘻笑，表示喝采。

李文秀淡淡的道：「計老丈，這位大哥說明天將這人交給他爹爹處置，你這時不用殺他。那哈布迷宮是什麼故事啊？我卻想聽聽。若是他胡說八道，大家一笑了之便是，又何必作真？」阿曼附和道：「這位姊姊說的是。蘇普，你說這件事奇不奇怪，怎麼你小朋友給你的手帕上會有地圖？」計老人知道李文秀的脾氣，她人雖溫柔和順，但若是決意做一件事，旁人定然阻攔不住，只得坐在一旁，且聽陳達玄有什麼話說。

陳達玄大聲道：「哼，老爺既落在你們手裏，還怕死麼？我還是要把這地圖的事說了出來。這手帕上繪的，是哈布迷宮的地圖。你們細細瞧瞧，這手帕是絲的，那些山川沙漠的圖形，是用棉線織在中間。絲是黃絲，棉線也是黃綿，平時瞧不出來，但一染上血，棉線吸血比絲多便分出來了。」李文秀拿起那手帕來細看，果如陳達玄所說，黃色的絲帕上染了鮮血，便顯出圖形，不染血之處，卻是一片黃色。她至此方才省悟，原來這手帕之中，還藏著這樣的一個大秘密。

陳達玄續道：「哈布迷宮的秘密，是一個瘋子帶出來的。十多年前，洛陽鄭九恩鄭老英雄八十大慶，各路好漢紛紛趕到賀壽。筵席之間，忽然一個瘋子闖了進來，口中哈哈大笑，雙手滿捧珍珠，寶石，翡翠，美玉，嘩啦啦的堆在席上，叫道：『師父，我給你送壽禮來啦！』原來這人正是鄭九恩老英雄的徒弟。大廳上群雄看到這許多珍寶，眼都花了。賀客之中，自有不少保鏢的鏢客，識得珠寶，一瞧之下，每一件都是希世之珍。但這瘋子哭一陣，笑一陣，問他這些珠寶從何而來，他只說：『哈布迷宮，哈布迷宮！』當下鄭老英雄也不細問，命人扶他到內休息……」

陳達玄續道：「這一日酒筵之間，到的各方好手甚多，大家見了這許多珍寶，自然不免眼紅，紛紛追問哈布迷宮是在何處。可是那瘋子神智失常，前言不對後語，鄭九思鄭老英雄親自問了他很久，也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過了三天，鄭老英雄突然半夜裏被人行刺身死，那瘋子也同時失蹤，當時插在鄭老英雄胸口的，正是那瘋子所用的兵器破甲錐，而鄭老英雄床前，又留著一隻那瘋子的鞋子，鞋上染滿血跡，地板上又有幾個沾血的腳印，拿這鞋子和腳印一對，恰好相符。這自是那瘋子突然狂性大發，竟致手刃恩師。眾人除了驚歎不已之外，誰都無話可說。唯一奇怪的是，以鄭九思如此武功，那瘋子夜入臥室行刺，他竟然並未驚醒，室中絲毫沒有爭鬥的跡象，那也是天數使然了。

「鄭九思的家人好友大舉追尋，可是那瘋子從此影跡無蹤，想來此人瘋瘋癲癲的，不是失足墮崖，便是投河自盡。但那『哈布迷宮』之名，由於這場大風波，便傳遍了武林。過了兩年，忽然江湖上沸沸揚揚，路道有人發現了『哈布迷宮』的地圖。那天壽宴之中，不少人親眼見到那瘋子取來的珍寶，想來那『哈布迷宮』之中，不知還留下多少價值連城的珍物。這地圖的訊息一傳出，江湖間登時掀起一場腥風血雨，你爭我奪，傷殘了不少好手的性命。到十年之前，這地圖落入了白馬李三和金銀小劍三娘子的手中。

「他們得到了地圖，便來回疆尋寶，不知怎的，雙雙竟然死在回疆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李文秀冷冷的道：「據我聽說，李三夫婦是死在晉威鏢局一干人手下的，那自是陳大鏢頭的手筆。」陳達玄身子一震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李三夫婦是咱們兄弟們殺的。咱們搜遍了他夫婦的衣物，沒見到這幅圖，那自是在他們小女兒的身上了。咱們在天山南北奔波了十年，找尋那姓李小姑娘的下落，便是為了這幅地圖，也算是天緣巧合，今日在這裏見到。這不是天老爺叫咱們六個人發財麼？嘿嘿，你們定要殺我，那也罷了，否則的話，大家化敵為友，我倒可帶你們走一趟迷宮，人人發一筆橫財。倘若地圖落入了這駝背老人手中，那麼千千萬萬的珍寶，全要讓他獨吞了。」原來他說這一番話，一來是挑撥離間，二來是想以財寶打動各人之心，就此放了他。

# 六 高昌古國

計老人冷笑道：「有了地圖，難道咱們自己不會去找那迷宮麼？」陳達玄忽然改用漢語，說道：「就算找到了迷宮，尋得了珍寶，那是哈薩克人祖傳的寶物，他們肯給你這漢人麼？」計老人道：「依你說便怎樣？」陳達玄道：「咱們二人聯手，把這屋裏的哈薩克人都殺了，這件事就只你知我知，不會洩漏出去。尋到的寶物，你佔七成，我佔三成。」計老人道：「你肯讓我佔這麼多？」陳達玄道：「武功不及你，自是你多佔幾份。要是把這個哈薩克美女留給我，那麼你佔八成也行。」

他二人的對答，蘇普和阿曼聽不懂，李文秀卻聽得大是惱怒，心道：「好惡賊，死到臨頭，還在起壞心眼兒。」計老人道：「這一個哈薩克姑娘武功很好，我們未必打得過她。」陳達玄道：「你可攻她一個措手不及，她不會防備你的。」計老人道：「嗯，不如我暗中割斷了你手腳上的繩子，遞一把刀給你，待她走到你身旁時，你在她背心插上一刀。」陳達玄道：「這麼如花似玉的一個姑娘，刺死了實在可惜。不過沒有法子，便這麼辦。」

李文秀心想：「計爺爺明知我懂的漢語，卻跟他這麼大聲商量，顯是要假我之手，除去這個惡賊。」便在此時，只聽得遠處有人叫道：「蘇普，蘇普……」又有人大聲叫道：「阿曼，阿曼……」蘇普和阿曼一起躍起身來，齊聲叫道：「爹爹來找咱們啦。」蘇普打開屋門，縱聲叫道：「爹爹，我們在這裏。」向著叫聲來處奔了過去。阿曼跟在他身後急奔，大風雪中，透氣也不容易。原來這天車爾庫在蘇魯克家中喝酒，眼見風雪厲害，直到天黑兒女還不回來。兩人一來心中記掛，二來乘著酒意，便一齊尋了過來。

過了一會，四個人的腳步聲走到了門口。蘇魯克忽道：「這是那該死的漢人家裏嗎？我不進去。」車爾庫道：「不進去？卻到那裏避風雪去？我耳朵鼻子都凍得要掉下來啦。」蘇魯克手中拿著個酒葫蘆，在路上喝酒以驅寒氣，這時已有八九分酒意，醉醺醺的道：「我寧可凍掉腦袋，也不進漢人的家裏。」車爾庫道：「你瞧我的寶貝女兒，凍壞了她我跟你算賬。阿曼，咱們進去吧。」蘇魯克斜著醉眼，瞪著兒子，突然大聲喝道：「嘿，你到過了漢人家裏，該死的小子！」回手一掌，將他打得一個踉蹌，阿曼正在他的身旁，給蘇普一撞，撞倒在雪地之中。

車爾庫大怒，喝道：「你敢打我女兒，她還沒做你兒媳婦，你就打人，將來不是給你欺侮死？」蘇魯克大著舌頭，胡裏胡塗的道：「我喜歡打便打，你管得著麼？」車爾庫更是惱怒，叫道：「你有種，再打一拳試試！」蘇魯克道：「好，我打！我打！」他喝得醉醺醺的，也沒瞧清楚是誰，隨手一拳，可是人雖醉，武藝卻在，這一拳正好打在車爾庫的胸口。車爾庫若在平時，知他是個醉漢，雖吃了重重一拳，自也不會跟他計較，但這時他肚裏的酒也湧了上來，伸足便是一勾。蘇魯克本已站立不定，給他一絆，登時摔倒，但趁勢抱住了他的小腿。兩人便在雪地之中，翻翻滾滾的打了起來。蘇普和阿曼急忙拉扯拆勸，卻那裏勸得開？

驀地裏？蘇魯克抓起地下一團雪，塞在車爾庫口中，他嘴巴被塞，急忙伸手亂抓亂挖，蘇魯克樂得哈哈大笑。車爾庫吐出了口中之雪，砰的一拳，打得蘇魯克鼻子上鮮血長流。蘇魯克並不覺得痛，仍是笑聲不絕，卻掀住了車爾庫的頭髮不放，兩人都是哈薩克族中千里馳名的勇士，但酒醉之後相搏，竟如頑童打架一般。

計老人和李文秀聽得門外鬥毆劇烈，都搶出來觀看，那啞巴也跟了出來。蘇普和阿曼初時見自己父親打架，心下都很驚慌，但後來見二人都帶著酒意，言語動作，無不惹人發笑，這才放心，只是蘇魯克和車爾庫都是力氣極大，這番砰砰彭彭的惡鬥，卻也不易拆解得開。

打了一會，只見車爾庫一翻身，將蘇魯克壓在底下，蘇魯克掙扎了一會，爬不起來，便不動了。過了好一陣，蘇魯克竟是不再動彈。蘇普大驚叫道：「快放開我爹爹。」拉開了車爾庫，他生怕父親受傷，忙俯首一看，只聽得他鼾聲大作，原來已在雪地中睡熟了。

眾人哈哈大笑，扶他起身來，只聽他迷迷糊糊的說道：「哈哈，你打不過我，是不是，我是哈薩克第一勇士，我的兒子蘇普第二，蘇普……蘇普將來生的兒子第三，你……你車爾庫第四……」忽然間唱起歌來。車爾庫沒醉得他這般厲害，聽他亂說亂話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蘇普扶著父親進屋去，李文秀忽然「啊喲」一聲叫，只見陳達玄已影蹤不見，祗見火堆旁有幾條燒斷了的繩子。原來他乘著眾人觀看蘇魯克和車爾庫鬥毆，背著身子將手腳上綁著的繩子燒斷，從後門逃去了。計老人見桌上的地圖和刀子也均不見，急忙追向後門。

那後門對正北方，一開門，撲面的寒風如刀甚是難當，簡直氣也透不過來。計老人正自躊躇，李文秀走到他身旁，低聲道：「這般大風雪中，諒他也走不遠，勉強掙扎，非死在雪地中不可。待天明後風小了，咱們到雪地中找這惡賊的屍首便了。」計老人點點頭，關上門後，回到廳上，卻見那啞巴竟也不見了。

李文秀心地仁善，暗想這啞巴傻裏傻氣的，不知到了何處，開門出去大叫：「啞巴，啞巴！」計老人道：「啞巴是聾子，聽不見你。」李文秀四下遙望，不見啞巴的身影，只得回進門內。

自來暴雨不終朝，狂風不終夕，到得黎明時，風雪終於漸漸歇了。蘇魯克酒醉後起來，已記不起昨宵之事，只是一見計老人，便即大怒。蘇普和阿曼將昨晚計老人解救危難之事說了。蘇魯克道：「啊，原來你救了我兒子，你是好人。」急忙行禮道謝，又道：「咱們快追那惡賊去，別讓他走了。」計老人心中，實是不願與眾人同行，但在勢無法撇開，只得帶了乾糧用品，六人結伴而往。

半夜大雪，陳達玄的足跡已然泯滅，但蘇魯克和車爾庫一生長於大漠，善於追蹤，只要見到雪地中稍有異狀，便料到陳達玄走向何處，眼見他一路向西，深入戈壁沙漠，四個哈薩克人想起自來相傳戈壁中藏有惡鬼，臉上都不禁微微變色。蘇魯克大聲道：「今日便是明知撞到惡鬼，也非把強盜捉住不可。蘇普，你替不替你媽和哥哥報仇？」蘇普道：「我自是跟爹爹同去。阿曼，你還是回去吧！」阿曼道：「你去得，我也去得。」她心中卻是在說：「要是你死了，難道我一個人還能活麼？」蘇魯克道：「阿曼，你還是跟你爹爹回家的好，車爾庫膽小得很，最怕鬼！」車爾庫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搶先便走。當下一行人向西直行。

戈壁沙漠中最使人畏懼之處，乃是千里無水，只要攜帶的清水一喝乾，便有渴死之虞，但這場大雪一下，俯身即是冰雪，又無黃沙撲面之苦，人人少了不少顧慮。越向西行，陳達玄留下的足跡越是明顯，到後來他的足印之上已無白雪掩蓋，那自是風雪停止之後所留下來的了。計老人喃喃的道：「這惡賊倒也厲害，昨日的大風雪竟然困他不死。」蘇魯克忽然叫道：「咦，又有一個人的足跡！」他指著那西去的足印，說道：「這人每一步都踏在那強盜的足印之中，不留心是瞧不出來。」眾人細細一瞧，果見每個足印中都有深淺兩層。

李文秀昨晚見那啞巴的眼光之中，神色很是特異，這時忍不住說道：「難道是那啞巴的腳印？」但見第二個腳印入雪甚淺，顯是輕功極好的武林高手，那麼又不會是那啞巴。計老人循著腳印向前急趕。他知陳達玄的武功不過爾爾，但若另有高人窺伺在後，那可不易應付了。

一行人深入沙漠，直往西行。大雪深沒及脛，行走甚是緩慢，當晚只得在雪地中露宿一宵。掃開積雪，六個人以毛毬裹身，臥在沙上。次晨李文秀起來，只聽得蘇魯克和車爾庫大呼小叫的吵嚷，原來計老人在黑夜中獨自走了。李文秀和他相處了十年，平時見他淡泊自甘，金銀財物，絲毫不放在心上，那知這次聽到「哈布迷宮」四字，竟是舉止大異，宛似換了一人一般，實是使她大感奇怪。

這時六人變了五個，眼前雪地中卻多了一行足跡。李文秀見那足跡所經之處，全是她平日行慣了的舊路，正通向師父華輝隱居的叢山，心想：「我去請師父同去，他老人家見多識廣，定有高見。」她一心尋覓這哈布迷宮，倒不是為了得宮中的珍寶，只是想父母為此喪身，如果自己能找到迷宮，也算是完成了父母的遺志。

五人依著足跡，進入了叢山。李文秀故意落後，轉到師父的住處一看，卻不見他人影。華輝自出外打獵採藥，大雪之後正是打獵的最好時節，李文秀也不以為異，便在洞中地下用刀尖劃了幾個字，當下追趕蘇普等一行人而去。

五人深入群山，越行越是難走，好在雪地裏足跡極是明顯，阻路的野樹荊棘，也都已由前人除去，直到天黑，仍是不見迷宮的影子。阿曼越走越是害怕，想起了戈壁中有鬼迷人的故事來，眼見前面路程無窮無盡，當地中的兩行足跡似乎直通到地獄中去。

蘇魯克和車爾庫見四週情勢這等凶勢，心中也早在嘀咕，但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兀自鬥口，一個說：「車爾庫，你瞧你嚇得渾身發抖了，嚇出病來，可不是玩的。不如就在這裏等我吧，倘若找到財寶，一定照分你一分。」另外一個說：「這會兒逞什麼英雄好漢，待會兒惡鬼出來，瞧是你先逃呢，還是你兒子先逃？」蘇魯克道：「不錯，咱爺兒倆見了惡鬼還有力氣逃走，總不像你那樣，嚇得跪在地下發抖。」

兩人說來說去，總是離不開沙漠的惡鬼，再走一會，四下裏已是漆黑一片。蘇普道：「爹，咱們在這裏宿一晚，明天再走吧！」

蘇魯克還沒回答，車爾庫笑道：「很好，你爺兒倆在這裏歇著，以免危險。阿曼，你跟爹爹來。」蘇魯克「呸」的一聲，在地下吐了一口唾液，當先便行。蘇普檢了一些枯枝，做成火把。五個人在森林之中，覓路而行。黑夜裏走在這種鬼氣森森的處所，誰都有些心驚肉跳，偶爾夜鳥一聲啼叫，或是樹枝上掉下一塊積雪，都使人嚇一大跳。

五人在森林中走了良久，阿曼忽然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！」蘇普忙問：「怎麼？」阿曼指著前面路旁的一隻閃閃發光的鐲子，說道：「你瞧，這是我先前掉下的手鐲。」那鐲子在五人身前兩三丈之處，不知何以忽然會移到這裏。阿曼道：「我掉了鐲子，心想只得回來時再找，怎麼到了這裏？」車爾庫道：「你瞧瞧清楚，到底是不是的。」阿曼不敢去拾，蘇普上前拾了起來，不等阿曼辨認，他早已認出，說道：「沒錯，是她的！」說著將鐲子遞給她。

阿曼不敢去接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丟在地下，我不要了。」蘇普道：「難道真是惡鬼玩的把戲？」火光之下，五個的臉色都是甚為異樣。

隔了半晌，李文秀道：「說不定比惡鬼還要糟，咱們走到老路上來啦，這條路咱們先前走過的。」霎時之間，五個人心中都記起了那著名的傳說，沙漠的旅人迷了路，走啊走啊，突然發現了足跡，他大喜若狂，跟著足跡走去，卻不知那便是他自己的足跡，順著舊路兜了一個圈子又是一個圈子，直走到死。

大家都不相信李文秀的話，可是明明阿曼掉下鐲子已經很久，走了半天，忽然在前面路上見到鐲子，那自是兜了一個圈子，重又走上老路。五個人面前相覷，蘇魯克和車爾庫再也不能自己誇口，譏笑對方了。

李文秀道：「咱們是跟著那強盜和計老人的足跡走的，倘若他們也在兜圈子，那麼過了一會，他們還會走到這裏。咱們就在這裏宿歇，且瞧他們來是不來。」到這地步，人人都同意了她的話。當下掃開路上積雪，打開毛毬，坐了下來。蘇普生了一堆火，五個人團團坐著。誰也睡不著，誰也不想說話。他們在靜靜的等候盼望陳達玄和計老人走來，可是又害怕他們真的出現，倘若他們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舊路上來，只怕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也是一樣。

等了良久良久，忽然，聽到了腳步聲。

五個人聽到腳步聲，一齊躍起身來，卻聽那腳步聲突然停頓，在這短短的一忽兒之中五個人連自己的心跳聲都聽見了。突然間，腳步聲又響了起來，卻是向著西北方逐漸遠去。便在此時，一陣大風吹來，颳起地下一大片白雪，都打在火堆之中，那火登時熄了，四下裏黑漆一團，只聽得刷刷刷幾響，蘇魯克、李文秀等四人刀劍一齊出鞘。阿曼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撲在蘇普懷裏。白雪映照之下，刀劍的刃鋒發出一閃閃的光芒，那腳聲越走越遠，終於聽不見了。

直到明天，森林中沒再見何異狀。早晨第一縷陽光從樹葉之間射進來，眾人精神為之一振，於是又再覓路前行。走了一會，阿曼最是心細，發覺左首的灌木壓折了幾根，說道：「瞧瞧這裏！」蘇普撥開樹木，只見地下有兩行腳印，歡呼道：「他們從這裏去了！」阿曼道：「那強盜大概看錯了地圖，兜了一個圈子，再從這裏走去，累得咱們驚嚇了一晚。」蘇魯克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是啊，車爾庫家兩個膽小鬼嚇了一晚。蘇魯克家的兩個勇士卻只盼惡鬼出現，好揪住惡鬼的耳朵來瞧個明白。」車爾庫眼光瞧也沒瞧他，望著別處，突然之間，乘蘇魯克沒有提防，反手掀住了他的耳朵。蘇魯克大叫一聲，砰的便是一拳，打在他背心，車爾庫身子一晃，揪住他耳朵的手卻沒放開，只拉得他耳朵上鮮血長流，再一使力，只怕耳朵也拉脫了。

李文秀見這兩個人都已四十來歲年紀，兀自和頑童一般爭鬧不休，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，當真令人好笑，只見蘇魯克和車爾庫砰砰的互毆數拳，這才分開。一個鼻青，一個眼腫。

兩人一路爭吵，一路前行。這時道路曲曲折折，異常崎嶇難行，一時繞過山坳，一時鑽進山洞，若不是有雪地中的足跡領路，萬難辨認。饒是如此，足跡也時隱時現，往往要阿曼細心尋覓，方始發現。李文秀心道：「這哈布迷宮果是隱秘之極，若無地圖指引，如何能尋得到？」

行到中午，各人一晚未睡，都已疲累之極，只有李文秀此時內功修為已頗有根基，神采奕奕，和初出發時無甚分別。蘇普道：「爹，阿曼走不動啦，咱們歇一歇吧！」蘇魯克還未回答，只聽得走在最前的車爾庫大叫一聲：「啊！」蘇魯克搶上前去，轉過了一排樹木，突然間金光閃耀，雙眼竟是睜不開來。

蘇魯克閉了閉眼睛，再睜開來，仍是光強刺眼，他側過身子，這才瞧清，原來對面一座石山上，嵌著兩扇黃金鑄的大門。陽光照射在黃金門上，閃耀出萬道金光。

五個人齊聲歡呼：「哈布迷宮！」蘇魯克奔過伸手用力一推金門，兩扇門竟是紋絲不動。車爾庫和蘇魯克怒道：「那惡賊在裏面上了閂。」阿曼細看金門周圍有無機括，但見那門宛如天生在石山中一般，竟無半點縫隙。阿曼拉住門環，向左一轉，轉之不動，再向右轉，卻可鬆動。她用勁轉了幾轉，蘇魯克和車爾庫本在大力撞門，突然金門向裏打開，兩人出其不意，一齊摔了進去。兩人一驚之下，哈哈大笑爬起身來。

門內是一條黑沉沉的長甬道，蘇普點燃火把，一手執了，另外一手拿著長刀，當先領路。走完甬道，眼前出現了三條岔道。迷宮之內並無雪地足跡指引，不知陳達玄和計老人向那一條路走去，阿曼俯身細看，見左首和右首兩條路上都有淡淡的足印。

蘇魯克道：「三個人走左邊的路，兩個走右邊的，待會兒再在這裏會合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不好！這地方既然叫作迷宮，道路一定曲折，咱們還是一起的好。」蘇魯克搖頭道：「諒這山洞之中，能有多大地方？女孩子膽小，真沒法子。」他話是這麼說，但五個人還是一齊走了，見右首一條路寬些，便都向右行。

只走出十餘丈遠，蘇魯克心中便想：「這女娃兒的話倒是不錯。」祗見前面又出現了岔路。五個人細細辨認腳印，一路跟蹤而進，有時岔路上兩邊都有腳印，祗得任意選一條路。走了好半天，山洞中岔路不知凡幾，每到一處岔路，阿曼便在山壁上用刀割下記號，以免回出來時找不到原足。突然之間，眼前豁然開朗，出現一大片空地，盡頭處又有兩扇門。

蘇普轉動門環，推門進內，只見裏面是一間殿堂模樣，四壁供給了神像，有的黃塑，有的玉彫，神像的眼珠或是寶石，或是翡翠，閃閃發光。五個人見到這等景像，都驚得呆了，從這殿堂進去，連綿不斷竟都是一列房舍。每一間房中大都供有神像。單是一座小殿中的珍寶便是難計其數。偶然在壁上見到幾個漢文，寫的是「高昌國國主」，「文泰」「大唐貞觀十三年」等等字樣。

原來高昌是古代一個大國，百姓富庶，國勢強盛，唐太宗貞觀年間，高昌國的國王叫做鞠文泰，臣服於唐。但因國家富強，對唐朝便不大禮貌，唐朝派使者到高昌，鞠文泰對使者說：「鷹飛於天，雉伏於嵩，貓遊於堂，鼠啾於穴，各得其所，豈不能自生邪？」意思說，雖然你是猛鷹，我是沒用的野雞，但你在天上飛，我躲在草叢之中，你也啄我不死，雖然你是貓，我是老鼠，但你在廳堂上走來走去，我躲在洞裏啾啾的叫，你也奈何我不得。唐太宗聽了這番話，很是憤怒。後來高昌又出兵攻打鄰國焉耆，而焉耆是一直對唐朝極恭順的，焉耆向唐求救，唐太宗便派出了大將候君集去伐高昌。

高昌國王鞠文泰聽到消息，對他的百官道：「唐離我有七千里，中間二千里是大沙漠，地無水草，寒風如刀，熱風如燒，怎能派大軍到來！他來打我，如果兵派得很多，那麼糧運便接濟不上。要是派兵在三萬以下，便不用怕他。咱以逸待勞，堅守都城，只須守到二十日，唐兵食盡，使會退走。」

他知道唐兵厲害，定下了只守不戰的計策，於是大集人夫，在極隱秘之處，造下了一座迷宮，萬一都城不守，還有可以追避的地方。當時高昌國力殷富，西城巧匠，多集於彼，這座迷宮建造的曲折變幻之極，國內的珍奇寶物，盡數藏在宮中，鞠文泰其時心想，便算唐軍攻進了迷宮，也未必能找到我的所在。

侯君集曾跟李靖學習兵法，善能用兵，一路上勢如破竹，渡過了大沙漠。鞠文泰聽得唐朝大軍到來，憂懼不知所為，就此嚇死，他兒子鞠智盛繼立為國王，侯君集率領大軍，攻到城下，連打幾仗，高昌軍都是大敗。唐軍有一種攻城利器，叫做「巢車」，高十丈，因為高得像鳥巢一般，所以名為巢車。這種巢車推到城邊，軍士居高臨下，投石射箭，高昌軍不能抵禦，鞠智盛只得投降，高昌國自鞠嘉立國，傳九世，共一百三十四年，至唐貞觀十四年而亡。當時國土東西八百里，南北五百里，實是西城的一個大國。

侯君集俘擄了國王鞠智盛及其文武百官，大族豪傑，回到長安，高昌君臣見國破家亡，身自為俘，這哈布迷宮的秘密始終沒有吐露。千餘年來，沙漠變遷，樹木叢生，這本來已是十分隱秘的古宮，更加隱秘了。若不是有此地圖指引，誰也找尋不到。

事隔千餘年，這一段事蹟，蘇魯克等自是均不知曉。眾人走了一室，又是一室，只見大半宮室已然毀圯，有些殿堂堆滿了黃沙，連門戶也有堵塞的。迷宮中的道路本已異常繁複曲折，再加上牆倒沙阻，更是令人頭昏腦脹。有時通道上出現幾具白骨骷髏，有時卻又是一大堆金銀珠寶，只把五人看得眼花繚亂。

李文秀心想：「陳達玄那惡賊不知逃到了何處，在迷宮之中，那是無論如何尋他不到的，只盼迷宮並無後門，那麼只須守在黃金門外，他盜了宮中珍寶，定須出來。」正尋思間，忽聽得阿曼叫道：「我爹爹呢？」李文秀轉過頭來，只見阿曼和蘇普走進了左首一扇門中，蘇魯克和車爾庫的人影卻已不見。李文秀跟著從那扇門中進去。蘇普道：「康姑娘，你見到我爹和他們兩麼？」李文秀道：「剛才在一起的，怎麼一轉眼便不見了？咱們快找，這迷宮中千門萬戶，別迷失了。」三個人加快腳步，找尋蘇車二人。蘇普大聲叫道：「爹爹，爹爹！車叔叔，車叔叔！」卻只聽到一座座殿堂中傳過來的回音。

三個一心急找尋，來不及沿途劃上記號，疾走一陣，要回到原路去也是不大容易了。若是那迷宮建在平地之上，只須登上一望，便可瞧出些端倪，偏生所有的迷室全在山腹之中，乃是當年的巧匠依照天然的大山洞改建而成，抬頭便是山壁，無法從屋頂越過。

阿曼急得淚光瑩瑩，蘇普不住安慰她，已不再叫嚷，突然之間，隔牆傳來一人的怒叫之聲：「車爾庫，為什麼砍我？」正是蘇魯克的聲音。三人一怔之下，只聽得車爾庫叫道：「你……你幹什麼？」跟著便是兵刃相交，刀劍碰撞之聲，中間夾著蘇魯克和車爾庫的怒罵呼喝。三人又驚又喜，阿曼叫道：「爹爹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」蘇普見右邊並無門戶，忙從左首門中出去，想繞過去勸阻二人相鬥，那知這條路上的門戶全在左首，竟是越奔越遠。

李文秀和阿曼跟在他的身後，三人無計可施，只得又從原路奔去，便在此時，只聽得隔牆蘇魯克一聲長長的慘叫，便此寂然無聲。三人大吃一驚，蘇普發狂般用肩撞牆，卻那裏撞得動？

阿曼定神一看，見牆角邊有一塊磚頭鬆出著半塊，俯身用力一抽，抽了出來，三個人一齊出力，抽開磚頭，牆上露出一個洞來，蘇普當先鑽了過去，大叫：「爹爹！」

只見地下躺著一人，胸口插著一柄長刀，正是蘇魯克。蘇普搶上去抱起他身子，卻見他已然氣斷而死。蘇普大悲哭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！」阿曼和李文秀站在他身旁，無言可說，蘇普拔出父親胸口的長刀，一看之下，正是車爾庫的兵刃，阿曼拉住他的手，柔聲安慰道：「蘇普？」蘇普狂怒之下，反手打了她一掌，叫道：「你爹爹呢？你爹爹呢？」

便在此時，門口人影一閃，一個人頭探進來張了一張，立即縮身，奔了開去。那張臉上染滿了鮮血，正是車爾庫。蘇普大叫一聲，便要追出。阿曼一把拉住了他，叫道：「我只說一句話。」蘇普道：「好，你道。」阿曼道：「你記得咱們族中懲處私鬥的規矩麼？」蘇普咬了咬牙，說道：「記得！」臉上登時顯得大是遲疑。

原來哈薩克人素來用武強悍，一言不合，便拔刀相向。蘇普這一族是哈薩克人中的一個部落，叫做鐵延部，長期來族人自相殘殺傷亡相繼，人丁因之始終不能興旺，婦女的人數往往多過男子數倍，百餘年前族中長老們眼見長此以往，不免有滅族之險，於是定下一條嚴規：「殺人者死！」。即令是公平的比武，殺人者也處死刑。自此嚴規一立，誰也不敢再隨便殺人，人口繁殖很快。這一條律法族中長老們不停的諄諄告誡，以免年青力壯的剛勇之輩觸犯。

阿曼流淚道：「我爹爹既是失手殺了你爹爹，族中長老自有……自有處分。你……你不要去殺我爹爹。」她想到父親犯下重罪，逃不了族中嚴規的懲治，芳心立亂，只盼蘇普不要再去犯罪。

蘇普望了望父親的屍體，叫道：「好，我不殺他，我去抓他回來。」說著從門口奔了出去大叫：「車爾庫，你往那裏逃？」忽然聽得車爾庫叫道：「我在這裏，為什麼要逃？」蘇普大怒，挺刃追了過去，只車爾庫手中握著一柄長刀，滿臉是血，昂然直立。

蘇普將手中火把在沙堆中一插，喝道：「拋下兵刃，我不殺你。」車爾庫道：「我為什麼要拋下兵刃？嘿，你殺得了我麼？」。

這時李文秀和阿曼也已追到，只見他二人各持長刀，虎視耽耽的欲待俟隙撲近相鬥。阿曼求懇道：「爹，你拋下刀子吧，蘇普答應不會傷你。」車爾庫傲然道：「你叫他放下兵刃好了，我也答應不會傷他。」蘇普一揮長刀，喝道：「你不拋下刀子，當真要我殺你嗎？」車爾庫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這小子想殺我？你有本事來試試看。」

# 七 陰謀

蘇普大叫：「你為什麼殺我爹爹？我……我要替爹爹報仇。」車爾庫還未答話，突然間一陣疾風吹來，火把熄滅，室中登時黑漆一團。但聽得蘇普一聲怒喝，長刀相交，跟著車爾庫大叫一聲，身子摔倒。

阿曼驚呼：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」李文秀忙取出火絨火石，打著火，點燃火把。只見車爾庫倒在地上，胸口插了一柄長刀，死狀竟和蘇魯克一模一樣，蘇普空著雙手，呆立在一旁。阿曼跪在父親身旁，突然暈了過去。

李文秀忙加施救，過了一會，阿曼悠悠醒來。蘇普道：「阿曼，你好些了麼？」阿曼怒道：「你殺我爹爹，從此你再也別跟我說話。」說著從頭髮上拔下一隻簪子，一折兩段，投在地下。蘇普道：「我沒有殺你爹爹！」阿曼恨恨的道：「你還要抵賴？」指著車爾庫胸口的長刀，道：「這不是你的刀子麼？你沒殺我爹爹，難道是我殺的？難道是康姊姊殺的？」

蘇普低垂著頭，無話可說。

※※※※※※※

哈薩克族鐵延部的三位族長，聽了阿曼和蘇普的陳詞後，三個人商量了半天，年紀最大的白髮族長站起身來，朗聲向眾族人道：「本族百年來祖先相傳的嚴規，是『殺人者死』，蘇普殺死了車爾庫，該當處死！」眾族人默默無言的低了頭。蘇普喃喃的道：「我沒有殺死車爾庫，我沒有殺他！」

突然間，有一個人站了起來，那是桑斯兒，大聲說道：「車爾庫是我師父，蘇普殺死他是不對的。不過我師父先殺了蘇普的爹爹，蘇普心中悲憤，為了替父親報仇，和尋常的鬥毆砍殺又有不同。」

桑斯兒一直和蘇普為敵，人人皆知，這時居然站起仗義執言，蘇普向他投射了一個感激的眼光。蘇普再向阿曼望去時，阿曼卻轉過了頭不跟他目光相觸。

那白髮族長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咱們三人也是這般商量。蘇普又說，他們替本族尋到了一個大寶藏，本族人人可以富庶豐足。這件功勞很是不小。將功折罪，蘇普可以不予處死。但死罪雖饒，活罪難免，從今日起，蘇普永遠逐出鐵延部，再也不許回來。如果你偷偷回來，立時處死，再不寬免。」

蘇普低垂著頭，輕聲道：「我沒殺死車爾庫！」可是誰也不能相信，阿曼更是不相信。

蘇普背負了一個包袱，一袋清水，沒精打采的在雪地裏行走。他被放逐出了自幼生長的部族，從此再也不能回去。相依為命的父親是死了，最親愛的阿曼成了仇人。大地茫茫，孤零零的一個人，到那裏去好呢？

有一個疑團，在他心底一直在翻覆盤旋：「我明明沒殺車爾庫，怎地我的長刀竟會插在他的胸口？那時候火把一熄，就有人伸手過來將我的刀子夾手奪去，難道是車爾庫殺了我爹爹之後，心中有愧，於是奪刀自戕？那是太不可能了，車爾庫不是那樣的人，何況他自己手中有刀，何必來奪我的刀子？難道是我狂怒之下，揮刀殺了他，竟連自己也不知道？對的，一定是這樣。」但走了一程，越想越不對，「當時我心中是清清楚楚的，一點也不胡塗，怎能自己殺了人也不知道。車爾庫是我的殺父大仇，我殺了他，一點也不懊悔。可是這中間定是有些古怪，說不定迷宮之中果然有惡鬼。」

他想到這裏，猶豫了片刻，終於掉頭向迷宮的方向走去。

數日之前，走著這條路時，有父親和阿曼相伴，還有那個默默無言，可是眼中閃爍奇異光芒的康姑娘。今日，父親死了，阿曼是永遠不會相見了，便是再遇到，她對我除了憎恨之外，再沒第二樣心情。那個康姑娘更是不知到了何處，自從離開迷宮，就不見了她的影蹤。

他心中充滿著悲傷，難過，懷疑，以及寂寞淒涼，可沒有恐懼。他決心要去探查明白，便是給惡鬼纏死了，那也好，反正這世界上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。

在哈布迷宮的一間宮室之中，霍元龍和陳達玄相對而坐，正在哈哈大笑，手下三十餘個黨徒，也是個個興高采烈，每個人的口袋都是脹鼓鼓的，裝滿了黃金珠寶。只是迷宮中的珍寶實在太多了，便是每人身上再多十倍的口袋，也裝不了宮中百分之一，千分之一的財寶。

霍元龍笑道：「三弟，咱們背鄉離井，十年辛苦，今日算是有了著落，你這場功勞實是不小。咱們從前發愁，為的是找不到珍寶，但一旦找到之後，卻又發愁珠寶實在太多的如何運得回去？」陳達玄道：「小弟愁的卻是另一件事。」霍元龍道：「什麼？是那駝背老人麼？他便算武功真的十分高強，但雙拳敵不過四手，他竟老虎頭上來拍蒼蠅麼？」他轉頭吩咐一名頭目道：「老辛，你帶十名兄弟，各處再仔細搜一搜！」

老辛答應了，點了十名兄弟，又往迷宮各處搜索。只聽得有幾個人勞勞叨叨的抱怨：「搜了一遍又一遍，那裏有什麼駝子！」但老大的命令不能違拗，只得跟著又去搜查。

蘇普躲在門後，聽到老辛領人從門中出來。他將身子緊緊貼在牆上，一動也不敢動。老辛等一干人萬料不到隔壁第一間房中就有人躲著，手舉火把，蜂湧而過，沒有人到門查看。

只聽陳達玄道：「那駝背老人只是單身一個糟老頭兒，那也罷了。小弟擔心的是那些哈薩克人………」蘇普聽他說到哈薩克人，更是凝神傾聽，只聽他續道：「他們共有五個人追了我腳印而來，但不知怎的，兩個老年男子死在迷宮之中……」蘇普本來猜想，車爾庫說不定是被陳達玄伏在暗中，偷襲殺死，這麼說來，那決不是陳達玄下的毒手了。霍元龍笑道：「他們見到這許多財寶，自相殘殺起來，那也是情理之常。」陳達玄道：「我最耽心的是那三個年青的狗男女，他們回到部族中一說，定有大隊人馬前來搬取藏珍。」霍元龍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賢弟這一點慮得大有道理。按理說，這三個人該當隱瞞不露，自己偷偷的前來搬取。可是這些年青人傻裏傻氣的，竟爾說了出來，也非奇事，但即使他們不說，搬了珠寶回家，終究會露出破綻。賢弟，你說這事如何是好？」

陳達玄低頭沉思，道：「我想了很久，實無萬全之策。他們人多，咱們人少，若是真刀真槍的相鬥，咱們未必穩操勝算。除非咱們先下手為強，夜半到村中偷襲，殺人放火，幹他們個落花流水……。」

他剛說到這裏，忽然遠處傳來一聲慘叫之聲，霍、陳兩人吃了一驚，手握兵刃，正要派人前去查問。只聽得腳步聲響，一個手下人奔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大……大鏢頭，三鏢頭，老辛摔下去啦！」霍元龍道：「什麼摔下去啦？」那人道：「老辛踏到了翻板，深……深得很。」陳達玄點頭道：「嗯，迷宮中必有機關，那也沒什麼希奇，去瞧瞧吧！」那人在前帶路，霍陳二人大踏步跟了過去。

穿過十餘間宮室，只見七八個人圍在一起，七張八嘴的議論，臉上都有驚惶之色。霍陳二人走近身去，只見地下露出一丈見方的一個大洞，拿火把到洞裏去一探，黑黝黝的深不見底。一個人道：「老辛領頭先走，突然之間，地下空了一塊，他便摔下去了啦。」陳達玄俯身叫道：「老辛，老辛！」

只聽得地洞中隱隱傳上來他叫喊的回聲：「老辛，老辛！」那老辛自己卻是寂無聲息。陳達玄和霍元龍面面相覷，心中都有寒意。陳達玄道：「這迷宮中既藏了這許多珍寶，自要防備敵人前來盜取，看來除了這翻板陷阱之外，其餘機關尚有不少，大家須得小心在意。」霍元龍向身旁一個頭目道：「老畢，你身上縛一條繩，下去瞧瞧老辛，設法救他上來。」老畢面有難色，覺得下這地洞去實是太過危險。

霍元龍險色一沉，「怎麼？你沒聽見我的話？」老畢道：「大鏢頭，老辛掉了下去，好久沒有聲息，這會兒多半死了。」霍元龍怒道：「我叫你下去瞧個明白啊。老辛活著，將他救起，若是死了，把屍體帶上來。」老畢笑道：「他死了有什麼打緊，多死一個人，大夥兒應得的財寶，便少一個人分肥。」霍元龍點點頭，笑道：「你的話很對，多死一個人，便少一個人分肥。」突然間伸出一拳，砰的一聲，將老畢打得飛了起來，跌向地洞中。

老畢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伸手拉住地洞旁垂著的一根繩子。但這一拉並沒穩住，他身子仍是向洞中直落，只是一拉之下，扯開頭頂的活動石板，無數黃沙傾落下來，隨著他身子倒向地洞。陳達玄眼明手快，揮劍割斷繩子，那石板迅即翻上，黃沙才不落下。眾人呆了一陣，驚魂方定，都說：「好險！好險！若不是三鏢頭手快，大夥兒都得活埋在黃沙之中。」

陳達玄細細瞧瞧翻板的機括，伸手在牆上的一個圓圈中用力一掀，地下的翻板跳了上來，蓋住洞口，竟沒留下絲毫痕跡，誰也想不到這平整光滑的石板之下，居然藏著一個殺人陷阱，霍元龍讚道：「好手藝，好手藝！」又道：「那駝背老人定已死在什麼機關之中，不用再找了。」

各人回到原來的宮室，陳達玄道：「大哥，咱們無意中尋到這機關，那真是僥天之幸。哈薩克人若是到迷宮中來取寶，咱們只須引他們走進機關，便是有一百人二百人進來……。」霍元龍鼓掌笑道：「來一個，死一個，來兩個，死一雙！」

蘇普一直跟在他們身後，適才的情景一一瞧在眼裏，聽到霍陳二人的說話，心下大是吃驚，暗想：「阿曼定要領著族人，前來搬取藏寶，須得阻止他們才是。」當下躡手躡足的退出迷宮，趕回去通知族人。慢慢溜出宮門時，黑暗中忽然一人躍了出來，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舉刀便往他頭頂砍。

蘇普不敢答話，急步奔出，那知宮門之外另有一人伏著看守。那人見蘇普奔到，橫掃一腿，蘇普撲地跌倒。那人跳在蘇普身上，欲待將他擒住。蘇普見情勢危急，從腰間拔出匕首，反手一匕首刺出，那人猝不及防，大叫一聲，翻身倒斃。蘇普尚未躍起，另一名賊匪的鋼刀已架在蘇普頸中，喝道：「不許動！」

蘇普伏在地上，無法看到身後，只有束手待斃。那賊匪向同伴望了一眼，見他已死，心下惱怒，舉起鋼刀，一刀便往蘇普頸項砍落。

驀地裏白光一閃，一柄銀色小劍從對面樹叢中飛出，正中那賊匪的胸膛。那賊匪仰天翻倒，手中的鋼刀擲了出去。蘇普躍起身來，見到賊人胸口的小劍，正自奇怪，只見李文秀從樹叢中緩步而出，從賊匪身上拔下小劍，拭去血漬，插去腰間。蘇普大喜，道：「康姑娘，多謝你救了我性命。」李文秀微微一笑，搬過兩名賊匪的屍體，使其面對面橫臥，一人手握匕首，刺在對方腹中，再從另一個靴桶中拔出一柄短刀，放在那人手中，刺在第二名賊匪身上。

蘇普笑道：「真是妙計。那些賊人只道他二人自相殘殺而死，不會疑心咱們來過這裏。康姑娘，你只要遲來一步，那我便糟糕了。」李文秀一笑，心想：「我一路跟在你身後，怎會遲來？」原來蘇普被放逐，重回迷宮，偷聽賊人的奸謀，李文秀終於跟隨在後。只是她學過上乘的輕功，蘇普卻只不過是哈薩克族中的尋常健兒，自是不能察覺。

李文秀道：「咱們快去，若是大隊賊人出來，可難以抵敵。」當下兩人穿進樹叢，向回路走去。一路上蘇普將自己如何被族人中放逐等等情由，一一說了，又道：「康姑娘，車爾庫決不是我殺的，除非是我傷心得胡塗了，自己殺了他也不知。」李文秀自幼識得蘇普，深知他為人正直，決不打誑，但當時那宮室之中，只有一道門戶，自己走在最後，進入了室中之後，生怕車爾庫奪門逃走，在這迷宮中再也找他不著，因此隨手便將門帶上了，決不會另有外人乘黑進來殺了車爾庫，這一節是記得清清楚楚的。但若非蘇普殺他，餘下只有一人，那便是阿曼。

李文秀微微打了個寒噤：「難道就是阿曼殺死了自己的父親？這決不可能，決不可能。」但世界上往往有許多決不可能的事情，終於還是發生了。蘇普如果沒說謊，那麼兇手便是阿曼。

戈壁大沙漠上鋪滿了皚皚白雪，李文秀和蘇普騎著馬，並肩而行。

這情景是李文秀想望了很久的事，終於實現了，她心中又是甜蜜溫馨，又是暗暗傷心。在路上，蘇普心中想的是阿曼，口中說的也是阿曼。他說：「如果阿曼領了族人到迷宮來取寶，定要落入那批盜賊的手中。康姑娘，我一定要去跟她說明白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不錯，你要叫她小心。」

走了一會，蘇普又道：「康姑娘，車爾庫的的確確不是我殺的。你跟我想個法子，怎樣才能夠跟阿曼重歸於好。」他太惱地抓著頭髮，道：「如果我再去見她，她一定要殺了我。但如果我從此不能見她，我是一樣的活不成。」李文秀道：「慢慢的，或許你便會忘了她。從前小時候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歡一個男子，後來那男子不理我了，我傷心得不得了，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。但過了幾年，自己就不想死了。」蘇普道：「那男子真是個壞蛋。你這樣好的姑娘，他為什麼不理你？」

李文秀搖頭道：「不！那男子不是壞蛋。是他的爹爹不許他跟我見面。」蘇普道：「嗯，那麼他爹爹定是糊塗蟲了。」他向李文秀的臉望了一眼，道：「我爹爹很好，他喜歡阿曼，很盼望我娶了阿曼。唉，可惜車爾庫殺了我爹爹。」李文秀聲音發顫，道：「如果你從此不能再見到阿曼，說不定你會慢慢的忘了她，說不定你另外會遇到一個美麗的姑娘……」

蘇普道：「不！我永遠不會忘了阿曼。別的美麗姑娘我一眼也不瞧。」他頓了一頓，抱歉地一笑，道：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非常感激你，尊敬你。」

到得傍晚，兩個人剷開白雪和黃沙，挖了兩個坑，每人睡了一個，在兩個坑之間，生了一堆火。頭頂的天很藍，明亮的星星眨著眼睛。一陣風颳來，捲起了地下的白雪，在風中飛舞。李文秀指著兩塊上下飛舞的白雪，道：「你瞧，這不像一對蝴蝶麼？」

蘇普道：「是，很像！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個漢人小姑娘，她跟我說個蝴蝶的故事。說有個漢人少年，叫做梁山伯，有個漢人姑娘，叫做祝英台。他兩個很要好，可是祝英台的爸爸不許梁山伯娶他的女兒。梁山伯很傷心，生了一場病便死了。有一天，祝英台經過梁山伯的墳墓，伏在墳上哭起來。」

說到這裏，在蘇普和李文秀心底，都出現了八九年前的情景：在一個小小山上，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並肩坐著照顧羊群，女孩說著故事，男孩悠然神往地聽著，說到令人感動之處，女孩的眼中充滿了眼淚，男孩也感到傷心難受。

只是，李文秀知道那個男孩便是眼前的蘇普，蘇普卻以為那個小女孩已經死了。

蘇普繼續說道：「祝英台伏在墳上哭得很悲傷，突然之間，那墳墓裂開了一條大縫，祝英台就跳了進去。後來梁山伯和祝英台變成了一對蝴蝶，永永遠遠的不再分離。」李文秀道：「這故事很好聽。跟你說這故事的小姑娘呢，她到那裏去了？」蘇普黯然道：「她已經死了，那幅繪著迷宮地圖的手帕，就是從前她給我裹傷的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你還記得她麼？」蘇普道：「自然記得。我常常想著她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你怎麼不去瞧瞧她的墳墓？」蘇普道：「不錯，等我找到了那位駝背老人，我要他帶我去瞧瞧。」李文秀道：「如果那墳墓上也裂開了一條大縫，你會不會跳進去？」

蘇普笑道：「那是故事中說說的，不會真的是這樣。」李文秀道：「假如那小姑娘很是想念你，日日夜夜的盼望你去陪她。因此那墳上真的裂開了一條大縫，你肯跳進墳去，永遠陪她麼？」蘇普嘆了口氣道：「不。那個小故娘只是我小時的好朋友。這一生一世，我是要陪著阿曼的。」

李文秀不再問了。這幾句話她本來不想問的，因為她其實早已猜到了答案，可是忍不住還是要問。現下得到答案，徒然使她更加傷心。

忽然間，遠處有一隻夜鶯輕輕的唱起來，唱得那麼宛轉動聽，那麼淒涼哀怨。

蘇普道：「從前，我常常去捉夜鶯來玩，把它弄死。但那個小女孩很喜歡夜鶯，送了一隻玉鐲給我，叫我放了夜鶯。從此我不再捉了，只聽夜鶯在半夜裏唱歌。你聽，這不很好聽麼？」李文秀「嗯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那隻玉鐲呢，你帶在身邊麼？」蘇普道：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早就打碎了，不見了。」

李文秀幽幽的道：「嗯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早就打碎了，不見了。」

夜鶯不住的在唱著歌。蘇普做了個夢，夢到阿曼安慰他，叫他不要煩惱。他一覺醒來，說道：「康姑娘，昨晚我夢到阿曼。」

但康姑娘已不在那兒。昨晚不知什麼時候，她獨個兒悄悄的走了。

蘇普向著李文秀睡過的那個土坑瞧了一陣，覺得這位姑娘有點古怪，當下從地下捧起一團雪在臉上擦了一會，又抓些雪來吃了，跨上馬便行。

到得午後，遠遠聽得大隊馬匹的蹄聲。蘇普牽馬到一個沙丘之後，向外張望。過了一會蹄聲漸近，望到馬上乘者的衣飾打扮，正是本族鐵延部的族人。各人手執兵刃，共有三百餘眾，當先領頭的是阿曼和三位族長，阿曼身畔有一個青年漢子，卻是桑斯兒。每個人背上都負著一隻布袋，自是到迷宮去取寶的了。蘇普暗叫：「僥倖，若不是我在迷宮中得知了那些盜賊的陰謀，眾族人只怕要一一落入陷阱機關。」於是翻身上馬，迎了上去，叫道：「我是蘇普，有句話要跟族長說。」

那白鬚族長見到蘇普，怒道：「蘇普，你來幹什麼？你不知道放逐的規矩麼？」要知哈薩克人以遊牧為生，遷徙無定，一個人被部落中放逐了出來，那部落不論遷到什麼地方，那人都不能再去跟族中任何人說話。

蘇普道：「我有一句要緊說話跟你說。」那族長喝道：「你還不快走！你再跟我說一句話，咱們立刻放箭！」他對桑斯兒道：「預備放箭！」桑斯兒彎弓搭箭，箭頭對準蘇普。蘇普縱馬走近幾步，說道：「阿曼，你們不要到迷宮中去，有危險！」阿曼淚光瑩瑩，說道：「你快走吧，別跟我說話。」蘇普眼見好幾枝箭對住了自己胸口，但想到霍元龍等人的陰謀，忍不住道：「我一定要跟你說！」

那族長怒道：「放箭！」桑斯兒手一鬆，嗖的一聲，「啊喲！」蘇普身子一晃，只見那箭掉在馬頸之上，原來箭頭已被桑斯兒拔去，所以雖然射中，卻不受傷。桑斯兒叫道：「蘇普，念著昔日朋友之情，這枝箭沒有箭頭。你再不聽族長之命，第二箭可不留情了。」說著又在弓弦上搭了一枝箭。箭頭在陽光中閃閃發光，甚是鋒銳。

蘇普叫道：「族長，迷宮中有危險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族長大叫：「放箭！」嗖嗖嗖幾聲，幾枝長箭從蘇普身旁掠過。那些箭手都是蘇普的朋友，發射時準頭稍偏，存心不去傷他。族長自行取出弓箭，要待發射。阿曼縱馬攔在族長的身前，說道：「蘇普，你快走吧！你殺了我爹爹？我……我是永遠不能再跟你好的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一箭射到，正中蘇普的肩頭。

蘇普眼見再逗留下去，勢必命喪當場，只得忍著肩頭疼痛，縱馬奔開，拔下肩上長箭，裹好傷處。但見三百多個族人蜂湧而去，阿曼轉頭凝目向他瞧了幾眼，目光之中，也不知是愛是恨，還是幽怨？。

蘇普心想眾族人此去，定必遭了盜黨的毒手，不但阿曼在彼，而且這三百餘人之中，一小半是他親密的朋友，縱然干冒奇險，也是非救不可，於是略略養了養神，待箭創疼痛稍止，乘馬趕了上去。

這一日他馬不停蹄，比族眾多走了一個多時辰，遙遙望見大漠中火光點點，正是族眾紮營之處。他知道營地四周放有哨位，雖然極想溜進去瞧瞧阿曼，但躊躇良久，終是不敢走近。

第二日傍晚，蘇普已到了迷宮的黃金門旁，他怕盜眾發覺，遠遠在樹叢之中守候。等了午夜，只覺得馬蹄之聲雜踏，哈薩克族眾吶喊而前，擁到門前。蘇普跟在最後，進了迷宮，他來過兩次，道路已認得了些，幾個轉彎，已和族眾分開。

阿曼當先領路，依著上次所經的道路走去，但見宮中靜悄悄的沒半個人影，想起父親和蘇魯克俱都喪生宮中，自己和蘇普好好一對愛侶從此再無相見之期，不禁黯然銷魂。那白鬚族長道：「蘇普嚇唬咱們，說迷宮中有重大危險，這小子，越來越不成話，連謊話也說起來了。」眾人穿過幾間宮室，突然眼前一亮，放眼盡是金銀珠寶，眾族人大喜，紛紛打開口袋搬取。

正熱鬧間，驀地裏門口閃出一個漢人，手執長刀，喝道：「不怕死的番奴，這是老爺的宮殿，你們竟來盜取寶物，快快過來送死。」族眾叫了起來：「漢人強盜，漢人強盜！」早有兩名青年撲了上去。那強盜竟是十分悍勇，交手數合，刀傷一名青年的肩頭。當下又有兩名族人挺刀上前助戰。那強盜虛晃一刀，退出室去。四名族人一齊追出。突然間夾門中又閃進一名強盜，手中挺著一桿短槍，槍花一晃，已在一名哈薩克青年身上透胸而入，那青年大叫一聲，倒地而死。

那族長微感懊悔，心想蘇普倒沒說謊，叫道：「大夥兒先殺光強盜，再搬珠寶。」眾族人齊聲答應，各挺兵刃，追了下去。追到一條岔道，只見兩名強盜分向左右逃開。族長叫道：「第一二隊向左追殺，第三四隊隨我向右。」原來眾族人出發之前，曾分形四隊，各有隊長統率，俾免混亂。

那白鬚族長率領的第三四隊追了一陣，忽見橫門中又竄出一名強盜，上前交戰數合，轉身便逃。那族長一心殲滅盜眾，為被害者報仇，率眾奮勇追趕，追到岔路口，兩名強盜又分向左右奔逃。族長叫道：「第三隊向左，第四隊隨我向右！」阿曼忽地驚覺，說道：「旅長，賊人只怕有詐，要咱們大夥兒分散。」族長點了點頭，但道：「不怕，咱們人多。」

果然盜眾在前面岔路上又伏一人。兩人分路逃遁。這一次族長卻不再分人追逐，吩咐眾人，只管追趕逃向左方的盜賊。

眼見那賊人左轉右彎，走進了一間大宮室中，他剛推進門，門後忽地躍出一人，白光閃動，一刀砍在他大腿之上。那盜賊「啊喲」一聲，摔倒在地，手中兵刃也遠遠拋出。眾人一看，躍出那人正是蘇普。

族長呆了一呆，眼見他出手傷敵，似乎不便將他逐開，蘇普叫道：「族長，這裏是個大陷阱。」族長道：「是麼？」蘇普見他兀自不信，提起那個受傷的盜賊，往室中拋去，只聽得喀喇一響，翻板打開，露出一個大洞，那盜賊往洞中直跌下去。慘呼之聲，良久方絕。族眾瞧見這等情狀，無不驚得呆了。族長說道：「蘇普，虧得你救了大夥。」蘇普道：「宮中機關尚多，賊人在暗中埋伏，其餘三隊別要遭了他們的毒手。」族長立時醒悟，說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快去瞧瞧。」

當下蘇普在前領路，去尋其餘的族人。轉了幾個彎，忽聽得前面有人大叫一聲「啊喲！」眾人循聲過去，只見一名哈薩克人倒在地下，身上滿是鮮血，已然氣絕。眾人正氣憤間，但聽得軋軋聲響，一個鐵柵緩緩落了下來，蘇普甚是機警，叫道：「快走！」搶先從鐵柵下奔了出去，跟著有四個青年鑽出，但鐵柵下降之勢越來越快，砰的一聲，鐵柵落地，將七十餘名哈薩克人盡數關在鐵柵之內。

眾人驚惶之下，忙伸刀劍去砍那鐵柵，豈知這鐵柵是精鋼鑄成，刀劍砍上去不是捲邊，便是缺口，反而那鐵柵紋絲不損。正沒做理會處，突然門外竄進五名盜賊，當先一人手執長劍，正是陳達玄，他一扳牆壁上的機括，突然大批黃沙，從屋頂傾倒下來。眾族人齊聲驚呼，蘇普和四個青年揮刀上前，和陳達玄等鬥了起來。鐵柵之內，黃沙仍是不住的傾瀉，敵眼之間，已沒到了各人膝頭。

# 八 小玉鐲

蘇普大是焦急，若不殺退這五個賊人，鐵柵內阿曼等人黃沙沒頂，盡數活埋。但那五個賊人武功精強，陳達玄一柄長劍上下翻飛，尤是了得，轉眼間三名哈薩克青年二死一傷，只剩下蘇普和一名青年兀自苦撐。這時鐵柵內黃沙已升到眾人胸口，各人已是轉動為難。陳達玄順手一劍，又將那名青年刺倒，長劍一揮，將蘇普手中的鋼刀震飛，劍尖抵在他的胸口。

突然之間，門外閃進一人，一枚流星鎚飛出，拍的一響，將陳達玄手中長劍打落。其餘四名盜賊吃了一驚，各挺兵刃圍上。那人舞開流星鎚，力戰四人。陳達玄彎腰拾起流星鎚，上前夾攻，蘇普奔到牆邊，一扳機括，屋頂一塊鐵板翻上，黃沙不再瀉落。

哈薩克族眾喘了一口氣，但見那人是個相貌俊秀的少年男子，服飾打扮和那些漢人強盜一模一樣，但不知如何，竟然自行內鬨起來。但見這少年雙鎚飛舞，十餘招間，將四名強盜一一打倒，陳達玄見勢頭不對，奪門而出。蘇普又去扳動機括，想開啟鐵柵，放眾人出來。那知他一扳之下，屋頂又有黃沙傾瀉落下。眾人大叫：「不對，不對！快止住黃沙！」那少年搶近牆壁，扳機止沙瀉落。他在牆上細看一會，終於找到了開啟鐵柵的機括，對蘇普道：「是這個！」蘇普忙去扳那機括，果然軋軋聲響，鐵柵緩緩升起。眾族人從黃沙中一湧而出，待要向那漢人少年道謝時，卻已不見了他的去向。

眾族人紛紛議論，有的說：「好險，好險，若不是這位少年來救，大夥兒都已葬身在沙之中。」有的說：「原來漢人之中也有好人，不知這少年是誰？」

蘇普道：「族長，這迷宮中機關甚多，你還是把大夥召集在一起，免得中了賊人的埋伏。」族長點頭道：「不錯！」當下傳下命令，從原路退出迷宮，命號手吹起號角，令其餘三起到宮外集合。

過了一會，第三隊先出來了，接著第一隊的族眾也從宮中奔出，但第二隊諸人始終不見出來。族長命號手吹了一遍又一遍，但宮中竟是沒半點聲息。族長急道：「只怕第二隊的兄弟中了機關，大夥兒進去相救。」各人列成隊伍，正要再進迷宮，忽聽得腳步聲息，第二隊的族人三三兩兩的狼狽而出，有的兩個抬著一人，有的身上帶箭，衣衫上鮮血淋漓。

最後出來的一人是桑斯兒，他手持長刀斷後臉上也滿是血跡。族長忙問：「怎麼啦？」桑斯兒道：「險些不能再見族長的面，咱們中了盜賊的機關，追進一間宮室，突然間四面八方有亂箭射出，幸好有一位少年英雄趕來殺退盜賊，破了機關。」便在此時，只見那漢人少年抓著霍元龍，大踏步從宮中走出，將他摔在地上。

眾族人大聲歡呼道謝，族長上前請問姓名，那少年道：「我姓李，沒有名字，你們叫我李白馬便了。」這時蘇普和阿曼都已認出他的相貌：「這人明明是康姑娘，怎地又變成了漢人的男兒？不知他先前是男扮女裝呢？還是此刻女扮男裝？又難道康姑娘另有其人，只不過相貌跟他一模一樣？」蘇普忍不住走上前去，問道，「你………你就是康姑娘麼？」

李文秀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先前扮成個哈薩克姑娘，你居然認我不出。我知道你們各位憎恨漢人，因此不敢穿了漢人的男裝在這一帶行走。」白髮族長很是慚愧，道：「咱們今日才知，漢人之中也有好人。若不是李英雄仗義援手，咱們今日盡數要死在盜賊之手。」

李文秀瞧了蘇普一眼，心想：「可惜你爹爹已經死了，不知道漢人之中也有好人。」她淡淡的道：「漢人之中有好人，也有壞人。那些壞人常常害得好人不能快活，可是壞人自己，也不能快活。」

眾人琢磨著她這句話，都是點頭贊同。

族長道：「李英雄，請你指點途徑，咱們再攻進迷宮之中，去和眾盜賊拼個死活。」

眾族人揚刀齊呼：「咱們殺進宮去，跟被害的兄弟們報仇。」

李文秀道：「迷宮中道路怪異，機關重重，那張地圖沒有奪回，許多古怪之處我也不知。只要稍一疏神，那便中了賊人的道兒。我倒有個萬全之計，只是稍費時日而已。」族長道：「便請李英雄示下。」李文秀微笑道：「但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族長是否答應？」族長道：「李英雄是我族的救命恩人，但有所命，自當依從。」李文秀道：「這位蘇普大哥被貴部放逐，但在迷宮之內，他出力死戰，使各位不致落入陷阱，將功折罪，請族長除了放逐之令，使他得和族人相聚。這個小小請求，族長能俯允否？」

那族長微一沉吟，和兩位副族長商議了片刻，回來向李文秀道：「李英雄於我族恩德至大，蘇普也確實有功，咱們遵從李英雄的意思，准許蘇普重歸本族。」

蘇普大喜，躬身說道：「多謝族長，多謝李英雄。」當下族長朗聲向族眾宣佈。眾族人在迷宮之中，親眼見到蘇普奪力死戰，相救大眾脫離險境，這時聽到族長的宣佈，盡皆歡呼。待眾人歡囂之聲漸歇，族長向李文秀道：「如何擒殺迷宮之中的盜賊？請李英雄見示良策。」李文秀指著霍元龍道：「此人是盜魁匪首，搜一搜他的身邊，且瞧有無地圖。」蘇普不等族長下令，當即伸手去搜霍元龍身子。霍元龍這時已橫了心，破口大罵。哈薩克人敬重有膽量的漢子，見他這般強悍，倒也沒去難為他。只聽霍元龍叫道：「那地圖早給咱們燒了，你們這些哈薩克狗，有膽量便闖進迷宮去決一死戰，要得地圖，那是休想。」果然蘇普在他全身搜了一遍，不見地圖。

李文秀道：「大夥兒便在此處紮營，派一小隊人回家去搬糧食。咱們在迷宮門口挖下陷坑佈了繩索，賊人挨不住餓，最多等得十天八天定要出來。那時來一個，捉一個，來兩個，捉一雙。咱們不必冒險，也不會傷折人手。」族長大喜，大呼妙計，當下派第三隊回去搬糧，其餘眾人便在迷宮門之前，掘下一個深達五丈，直徑五丈的大坑，上前鋪以樹枝柴草，再薄薄鋪了一層雪。

到得第五天，第三隊人趕了牛羊牲口，運了大批糧食到達。又過兩日，迷宮中眾盜賊果是挨不住饑餓，一個個溜了出來。群盜餓得頭暈眼花，手足疲軟，一摔入陷坑之中，均已無力招架，一束手就擒，便是武功最高、最為強悍的盜賊，也不都是多挨了兩三日而已。

但直到最後一名盜賊出來，仍是不見陳達玄的影蹤。李文秀盤問群盜，均說早數日他便已不見，想必已陷身在機關之中而死。

族長經過了上次的兇險，對宮中步步危機的機關甚是害怕，深恐尚有盜藏匿不出，因此加倍鄭重，又在宮門外守了兩日，見再無一人出來，心想便是神仙，這十幾日沒有飲食，只怕也要餓死了，這才下令進宮，搬運珍寶。

李文秀一直記掛著計老人，但數次進宮，均不見他的蹤跡，只怕他已遭了陳達玄的毒手，想起自幼蒙他收留，兩人親如祖孫，終須探訪他的下落。但細問群盜，誰都沒見過這樣一個駝背老人，看來他是始終未入迷宮。更奇的是師父獨指震天南華輝也已不知去向，李文秀到他處去探訪過一次，但見自己在地下留著的字跡一如當時，顯是他一直沒回來過。

眾族人先將死在宮中的族人和盜賊收殮了，這才歡天喜地的搬取珍寶。三位族長發下命令，所得珍寶，全體族人公平分配，而這一役中死難族人的家屬，均可得雙份。

蘇普見李文秀靜靜坐在一旁，黯然出神，卻不進宮取寶，將他負出來的一大袋金珠放在他的面前，說道：「李英雄，族長言道，若不是你大德相救，大夥兒都已喪身在迷宮之中，還提什麼取珍分寶？他說你愛取多少，就取多少。你一個人拿不動，大夥兒幫你挑。」李文秀搖頭道：「我不要珠寶。」蘇普道：「你要什麼？我替你進去找。」李文秀道：「我想要的東西要不到。能得到的，我也不要。」她牽過白馬，說道：「我要走啦！」

蘇普急道：「不不，李英雄，你一定要拿些。你說要不到的，是什麼東西？」李文秀道：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是想要一張狼皮。」蘇普臉色登時大為開朗，笑道：「狼皮麼？那容易得很。回頭我找十張給你也成。」李文秀道：「現在我可不要了。」蘇普搔搔頭，覺得這個漢人奇怪得很，打開布袋，但見燦爛輝耀，盡是珠寶，道：「你隨便拿些吧！」

李文秀瞧了一瞧，揀起一隻小小的玉鐲，道：「我要了這隻小玉鐲。」她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從前我也有過一隻，後來送了給人，那人卻將它打碎了，不見了。」說著將鐲子帶在腕上，蹤馬而去。

蘇普聽了這句話，伸手搔頭，深自奇怪，望著李文秀的背影，呆呆出神。

幾天之後，眾哈薩克人搬了珍寶，回到原來的住處。族人宰牛殺羊，大舉慶祝。此時積雪已消，草原上燒起一堆堆的火，年青的男女們一對對的載歌載舞，歡樂無加。

族長對阿曼道：「阿曼，你一個人無依無靠不如跟蘇普成親了吧。」阿曼道：「蘇普？不，他殺了我爹爹，我怎麼還能嫁給他？」族長道：「他雖然是你殺父的仇人，但後來卻救了你性命，這是真神的旨意，要他消除冤孽，化解兩家的仇恨。」阿曼道：「你說這是真神的意思？」族長道：「不錯。」阿曼道：「族長，我……我一直是喜歡蘇普的，可是，可是他殺我爹爹，我總是恨他。如果神真的要我嫁他，除非在………在比武大會之中，旁人都勝不了他。」族長呵呵大笑，道：「你要小夥子們比武？要瞧誰的本領最強？」

阿曼道：「我先向真神禱告，如果真神赦免了蘇普的罪，他便打勝。要是真神說他有罪，他就會輸給別人，我便不能嫁他。」族長道：「那很好，你信賴真神的大能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。真神會給你選一個好丈夫。」

當眾族人會聚在一起分食炙羊時，族長站起身來，拍了三下手掌。眾人一齊靜了下來，只聽族長說道：「咱們這次能找到迷宮中的珍寶，能擒獲本族的大敵，最有功勞的共是五個人。第一位是漢人李英雄，他不在這裏。其次是蘇魯克和車爾庫，不幸他們已死在迷宮之中。其餘是蘇普和阿曼。蘇普的功勞是很大的，不過他犯了殺死車爾庫之罪，將功折罪，他就是沒了功勞。剩下一個是阿曼，咱們怎樣酬謝她的功勞呢？」

許多族人提出了意見：「多分兩份珠寶給她。」「送她二十頭牛，一百頭羊。」「送她五十擔羊毛。」

族長搖著手，笑吟吟地道：「不對，阿曼不要羊毛牛毛，她珠寶也已經夠了。她少了什麼？她還沒有丈夫。咱們要給阿曼找個最好的丈夫。」眾族人大聲歡呼：「對，對！給阿曼找個好丈夫。」

蘇普的心劇烈跳動，自從兩人重會以來，阿曼始終沒有跟他說話。蘇普叫她，她總是不睬，蘇普走近身去，她便轉過頭遠遠的走開了。這時蘇普聽了族長這句話，知道他一生的命運，就要決定於今晚。不知族長要選誰？是不是阿曼已選定了別人？難道是桑斯兒麼？

族長說道：「誰是最好的丈夫呢？我們哈薩克男子都是好牧人，好獵人，是好騎手，好勇士。可是誰最得到真神的眷顧？要咱們族中最有本事的勇士，來配咱們族中最美麗的姑娘。」眾族人叫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咱們族中最有本事的勇士配咱們最美麗的姑娘。」許多人的目光射到了蘇普身上，桑斯兒身上，也射到另外許多勇武的青年身上。

阿曼紅著臉，逐個兒的看去。當她的目光停在每個青年的臉上時，每個人的心都忍不住狂烈的跳了起來：「這樣美麗的姑娘，誰能做她的丈夫，那可是多大的幸福啊！」

可是阿曼一眼也沒瞧蘇普，她的目光避開了他的臉。

族長說道：「咱們一共來四場比試，賽馬，鬥箭，刁羊。刁羊時要搶五頭羊，搶到羊的五個勇士再來比武，誰得到勝利，那就是咱們最有本事的勇士。」族人們叫了起來：「就配咱們最美麗的姑娘。」

族長說道：「今兒晚上，有了妻子的，有了情人的男子，大家好好的玩玩，要參加明兒比武的，快回帳去睡覺！養足了精神，明天一早來大獻身手。且瞧真神揀中那一個好男兒，來配咱們族中最美麗的姑娘。」原來哈薩克人都信回教，他們相信每人的生死婚配，都是冥冥中有真神主宰。

第二日天一亮，大草原上一百多個青年男子，各自牽了駿馬，前來賽馬。蘇普鬱鬱坐著，心想：「阿曼心中恨死了我，便是我打敗了別人，她也不肯嫁我。」

許多青年，有的通紅著臉，有的心中劇烈跳動，但臉下裝著漫不在乎的神色，有的在開旁人玩笑，有的撫摸坐騎，喃喃跟馬說話，有的跪在地上祈禱……只有蘇普，憂鬱坐著。

號角聲響起了，眾青年牽了馬過去排隊。蘇普還是不能決定，要不要去參加與賽馬？忽然間，阿曼的聲音在身後說著話：「你為什麼不去賽馬？」蘇普吃了一驚，還道她是在跟別人說，轉過身來，背後並沒旁人，只是阿曼一雙眼睛含情脈脈的瞧著他。蘇普大喜，道：「阿曼，你原恕了我麼？」阿曼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她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可是你為什麼不去賽馬？」蘇普大叫一聲，跳起來，牽了他心愛的栗馬，加入了眾青年的行列之中。

短促的號角聲急響了三下，一百多匹駿馬鐵蹄翻騰，自西向東馳去。

阿曼的眼睛，始終沒離開過蘇普的那匹栗馬，眼見那栗馬從後面一步步的追了上去。一百多匹馬繞著東邊的長杆轉了一轉，又奔了回來。那栗馬起步遲了，但越奔越快，到得西邊的出發點時，蘇普的栗馬得了第八。

跑第一的是匹白馬。馬上的乘客用帕子蒙著臉，只露了一對眼睛。

族長宣佈：賽馬得到五十名以內的，都可參加射箭的比試。

於是草原上豎起了箭靶，五十名青年騎在馬上，挨次發箭。每一個射中紅心，皮鼓便鼕鼕的響了起來。蘇普在十箭中射中了八箭，十箭中有十箭射中的，只有那個蒙面的青年。大家議論了起來：「這人是誰？他的馬跑得這樣快，箭法又這樣了得。」

族長宣佈：凡是在十箭中射中六箭的，都可參加刁羊。五十個人中，有三十一人射中了六箭以上。

刁羊是哈薩克人在節日中一個最熱鬧的節目，用一頭活羊放在廣場之中，由參加遊戲的人們騎了馬搶奪，最後搶到的，不但那頭羊歸他，並且大家認為他是英雄好漢。因為在刁羊的競技中包括了哈薩克人最重視的本事，要騎術精良、膂力強大、眼明手快，方能在數十人的爭奪中得到最後勝利。

這一次的刁羊一共有五隻活羊。似乎比平時搶起來容易了些，但青年們心中所想的不是那頭羊，而是阿曼，這番爭奪卻比平時緊張劇烈得多。旁觀的族人們大聲吶喊，替自己的親人和朋友助威。一會兒那頭羊到了這人手裏，旁邊一人伸過臂來，夾手奪了去，縱馬飛奔，十多人追了上去，許多人擁在一起……。

一個接著一個，五個人搶了活羊，奔到了北邊小山丘的頂上。一到山頂，別的人就不能再去爭奪了。這五個人中有蘇普，有桑斯兒，還有那蒙面的青年。

跟著便是比武。桑斯兒的對手綽號「大牯牛」，他最擅長的是頭鎚。蘇普的對手是個又高又瘦的青年，因為太高了，平時走路時總是彎著背，似乎免得和旁人相差太遠，朋友們都叫他作「駱駝」。這個「駱駝」也真有些駱駝性格，有著無比的韌力。

桑斯兒靈活地跳來跳去，很快便用腳勾倒了大牯牛，壓在他的身上取得了勝利。那「駱駝」卻非常的不易對付。蘇普一次又一次的打倒他，但他的精力竟是永不耗竭，每次蘇普似乎已得到確定的勝利，但「駱駝」翻起身來，又撲了上去。旁觀眾人哄笑著，起初認為蘇普一定會得勝，可是見「駱駝」越打越有精神，每摔倒一次，再站起來時力氣反而更加大了些，慢慢的，許多人都看好「駱駝」了。

蘇普累得全身都是汗水，摔角時手腳已不大聽使喚，胸口幾乎想噴出血來，但「駱駝」仍是神采奕奕。他打不過蘇普，可是他總不輸。蘇普幾乎要認輸了，突然間，「駱駝」撲在他的身上，將他掀在地下。蘇普用力掙扎，無法起身。族人們大叫：「駱駝勝了，駱駝勝了！」蘇普的眼光陡然間遇到了一對眼睛，那對眼睛的神色中充滿了驚慌和關心，那正是阿曼的眼睛。

不知從什麼地方生出來一股力氣，蘇普猛地翻身躍起，將「駱駝」壓在底下。他左手抓住了「駱駝」的右手，反拗過來，右臂壓在「駱駝」的頭頸中。終於，「駱駝」的韌力消失了，沒了反抗的力氣。

蘇普在眾人的歡呼喝采聲中，氣喘吁吁的站了起來。桑斯兒不願乘人之危，說道：「蘇普，你歇一歇，我去跟這位兄弟比一比。」於是走到那蒙面人的面前，說道：「兄弟，我來跟你比武，你的面罩可以除下了。」那人道：「非除下不可嗎？」

蘇普見了那人所騎的白馬和身形，早就疑心這蒙面青年便是那自稱「李白馬」的少年英雄，這時聽了「他」的聲音，更無懷疑，一顆心不由自主的低沉下去：「此人武功卓絕，我和桑斯兒都不是他的對手。他一路跟隨著咱們，從迷宮中救咱們出來，原來他就看上了阿曼。」

這蒙面青年，果然便是李文秀。

桑斯兒笑道：「我瞧不瞧你的臉，沒有關係。可是這裏只剩下了三人，要是我和蘇普都打你不過，難道阿曼便嫁一個不露面目的丈夫嗎？」李文秀道：「好！」伸手扯下了罩在臉上的帕子。桑斯兒驚道：「李白馬？」眾族人也都叫了起來：「李白馬，李白馬，他是漢人，他是漢人。」有許多族人叫了起來：「咱們的美麗姑娘不能嫁給漢人。」更有人叫道：「漢人都做強盜。漢人強盜殺了咱們許多親人，搶了咱們許多財物。」那些曾身受霍元龍、陳達玄等漢人強盜之害的族人，叫嚷得更加厲害。

但也有人叫道：「這位李英雄不是強盜。」「他從迷宮中救了咱們出來。」「他是本族的大恩人，他和那些壞人不同。」

族人吵嚷成一片，有人便叫道：「聽族長說，聽族長說。」

白鬚族長站起身來，擊掌三下，說道：「這位李英雄不是強盜，如果不是蒙他相救，咱們許多族人都要死在迷宮之中。不錯，他是本族的大恩人。漢人有壞的，也有好的。這位李英雄是好人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可是咱們今天比武，是要憑真神阿拉的旨意，瞧真神是不是赦免了蘇普的罪，瞧誰最得真神的眷顧，便可和阿曼結親。咱們回教徒，是不能跟外教之人結親的。」

李文秀這：「漢人中也是許多是回教徒，我願意崇拜真神阿拉。」

族長很是為難，他很感激李文秀，可是在他內心，卻不願將本族最美麗的姑娘嫁給漢人。這是他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見。他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我不能決定，要問咱們最有學問的長老哈卞拉姆。」

哈卞拉姆是鐵延部中精通「可蘭經」，最有學問的老人。族長走到他的面前，說道：「哈卞拉姆，咱們族裏從來沒遇到過這種情形，要請你明白的告訴我們。」

哈卞拉姆低頭沉思了一會，道：「我是個卑微的人，什麼也不懂。」族長道：「如果有學問的哈卞拉姆也說不懂，那麼別人是更加不懂了。」哈卞拉姆道：「可蘭經第四十九章上說：『眾人啊，我確已從一男一女創造你們，我使你們成為許多民族和宗族，以便你們互相認識。在阿拉看來，你們中最尊貴的，便是你們中最善良的。』世界上各個民族和宗教，都是真神阿拉創造的。他只說凡是最善良的，便是最尊貴的。第四章上說：『你們當親愛近鄰、遠鄰、伴侶，當款待旅客。』漢人是我們的遠鄰，如果他們不來侵犯我們，我們要對他們親愛，款待他們。」

族長道：「你說得很對。但我們的兒女，能嫁給漢人麼？」哈卞拉姆道：「真經第二章二二一節說：『你們不要娶崇拜多神的婦女。直到她們信道。你們不要把自己的女兒，嫁給崇拜多神的男子，直到他們信道。』真經第四章第廿三節中，嚴禁娶有丈夫的婦女，不許娶直系親屬，除此之外，都是合法的。便是娶奴婢和俘虜也可以，為什麼不能和漢人婚嫁呢？」

當哈卞拉姆背誦可蘭經的經文之時，眾族人都是恭恭敬的肅立傾聽。經文替他們解決疑難，大家心中都明白了，都說：「真神阿拉的指示，那是再也不會錯的。」有人便稱讚哈卞拉姆有學問：「咱們有什麼事情不明白，只要去問哈卞拉姆，他總是能好好的告訴咱們。」

旅長朗聲道：「好了，真經上是這般說，好的漢人，是咱們哈薩克人的好兄弟、好姊妹。李英雄要娶阿曼，真神是許可的，你們兩個比武吧！」

李文秀自小和蘇普在一起遊玩，心中始終不能忘情於他。後來蘇普所以跟她疏遠，全是為了他父親蘇魯克對漢人的歧視和偏見。這時她穿了男裝來爭奪阿曼，便是要使哈薩克人明白，漢人之中也是有好人的，幸好有學問的哈卞拉姆又依據真經而向大家說明，不同民族的人是可以婚配的。

別人明白不明白，她自是無所謂，她只是要讓蘇普知道，他父親的偏見是不對的。在表面上，她這時是跟桑斯兒和蘇普爭奪阿曼，其實，她是不是在跟阿曼爭奪蘇普呢？

她是不是要從阿曼手中，將蘇普爭回來？這一節李文秀自己也不知道。

桑斯兒曾見過李文秀使兵刃跟群盜相鬥，招數極是精妙，心知若是兵刃上和她比試，自己必輸無疑，但哈薩克人的摔角之技，世代相傳，自有其獨到的本領，當下擺個勢子，叫道：「李英雄，咱們來比一比！」

李文秀道：「好！」曳起袍的下擺，塞在腰帶中，走到人圈中間，和桑斯兒面對面的站著。桑斯兒雙臂張開，待要撲將上來，李文秀突然驚呼一聲：「咦！」向左首樹林急奔而去。

這一著桑斯兒固然吃驚，旁觀眾人也是個個大出意料之外，誰也不知李文秀怎地會在臨到比試之際，忽然會脫身逃走。難道她不怕兇悍的強盜，反而不敢和桑斯兒比武麼？桑斯兒呆了一呆，道：「蘇普，李英雄既然不比，只賸下咱哥兒兩個了。」蘇普道：「嗯！咱倆來決一雌雄。」縱到人圈之中，和桑斯兒交起手來。他二人自幼便不斷打架，一直打到大，今日你贏，明日我贏，不知搏鬥過多少次。只是今日這一戰事關重大，誰都要出盡全力以爭。

桑斯兒從十五歲上那一年起，心中就對阿曼偷偷愛慕，可是見蘇普和阿曼好得猶似蜜裏調油，這番愛慕之情，也只好深深的藏在心底。後來蘇普殺了車爾庫，成為阿曼的殺父之仇，蘇普雖遭放逐，桑斯兒仍是不敢向阿曼表白情意。直到此時阿曼公開宣示，要各人比試武藝，看真神是否原宥了蘇普的罪行，桑斯兒才出全力以爭。

本來，蘇普的武藝是比桑斯兒稍勝一籌，力氣也比他大些，然而適才跟「駱駝」鬥得筋疲力竭，不比桑斯兒神完氣足，交手十餘合，已是頗處下風。

但剛才李文秀為什麼忽然罷手遠避？原來她正要和桑斯兒交手，猛地裏見樹林中人影一閃，正是她欲得之而甘心的陳達玄。李文秀心想，跟桑斯兒交手，只不過是戲耍，難道勝了他和蘇普，自己還能娶了阿曼不成，但這個害死自己父母的大仇人，這次決不能再容他逃走，當下飛步奔向林。

但到得林中，陳達玄已是不見了影蹤。李文秀展開輕身功夫，四下裏搜索一遍，仍是不見。她貼耳在地，隱隱聽到有馬蹄聲向西北方馳去，這時也不及回去找自己的白馬，順手在草地上牽過一匹馬來，鞍子也不放，飛身上了馬背，向西北方追了下去。

# 九 師父和瘋子

奔出數里，已離開草原，到了沙漠，李文秀縱馬上了一個沙丘，四下一望，只見西北方遠處有匹馬站著不動，馬旁似有一人橫臥。李文秀忙催馬近前，但見那人仰天而臥似已死去。她怕那人詐死，另有奸謀，取出流星鎚，左鎚揮出，輕輕在他胸口「中庭穴」上一點，那人仍是不動。李文秀才知他當真已死，走近一看，卻不是陳達玄是誰？

但見他嘴角邊流出鮮血，顯是受了內傷，氣息已絕，肌膚尚溫，卻是死去不久。李文秀在他身上一搜，但見他胸口有個鳥青的掌印，肋骨斷了七八根，心下駭然：「不知是誰打死他的，那人掌力好生厲害。」想到此處，四下裏一看，但見遠處隱隱有個黑點，有人騎了馬飛奔，再看陳達玄時，祗見他背囊和衣袋都已被人用刀劃破，如果那幅迷宮的地圖一直在他身上，這時也已被殺死他的敵人搜去。

李文秀心想：「迷宮已經發現，要此地圖又有何用。」她呆立在陳達玄的屍身之旁，暗想害死父母的仇人都已死去，雖是旁人所殺，但自己心願已了，出了一會神，上馬回到比武場來，遠遠只聽得眾族人在大聲叫道：「桑斯兒勝了，桑斯兒勝了！」李文秀一顆心怦怦跳動，腦子中閃過一個念頭：「桑斯兒若是娶了阿曼，如果我跟蘇普說，我便是他小時候一道玩兒的女友，他會怎麼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禁一陣暈紅上臉，馳馬走近人圈。

只見蘇普筋疲力盡的伏在地下，慢慢掙扎著想爬起，但雙足搖搖晃晃，剛一站定，又摔倒在地。桑斯兒扶了他起來，說道：「蘇普，你如不服，歇一會兒再打。」蘇普搖了搖頭，眼望阿曼，臉上是一股傷心欲絕，痛禁之極的神色。阿曼心中一陣難過，也不禁流下淚來。

李文秀瞧了兩人的神氣，心想：「他二人是真心相愛的，蘇普這一生之中，決不會再愛第二個人。阿曼如果嫁了桑斯兒，她一定忘不了蘇普，她對桑斯兒也定然不好。那麼，誰也不會快樂。」

她瞧著蘇普那滿臉苦惱的神情，見他腳步蹣跚，抱著頭慢慢走到旁邊，坐在地下喘氣，心中說不出的憐惜，一咬牙，走到中場，說道：「桑斯兒，剛才我去追一個人，沒能跟你比試，現在咱們動手吧！」她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不過你已打了兩場，用了不少力氣。我卻一場也沒打過，未免不公平，這樣吧，今日咱們不比，明日再比。」

桑斯兒對李文秀也確實很是忌憚，說道：「好，咱們明天再比試。」

當桑斯兒打敗了蘇普之後，眾族人都道阿曼之嫁給桑斯兒已成定局，那知李文秀卻又突然出現。這天晚上，眾人議論紛紛，都在談論和猜測明日比武的結果。許多人說，那個漢人的武功甚是了得，桑斯兒多半不是他的對手。但也有許多人說，這個漢人少年文弱俊美，似個女子，力氣一定不大，他雖善用兵器，但空手摔角比武，卻只怕不及桑斯兒，否則為什麼今天正要比試之時，忽然借故逃走？為什麼又要推到明天？

第二天午後，眾人聚集在那片草地之上。桑斯兒大睡了一晚，力氣已復，心下打定了主意：「這漢人武術精妙，我不跟他遠鬥，一上去便扭住他手臂，跟他比拼力氣。」兩人一近身對立，桑斯兒便撲將上去。李文秀側身閃開，左手一翻，已抓住了他的右腕，右腿在他腳下一勾，桑斯兒撲地倒了，李文秀笑道：「你沒小心，再來！」

桑斯兒爬起身來，再次撲上。李文秀仍是使展擒拿手法，抓住他的手肘，一扭一翻，將他掀在地下。桑斯兒雙手關節翻轉，不用力不痛，略一掙扎，便痛入骨髓，只得伏在地下不動。李文秀又放了他起身，笑道：「再來！」她跟師父學的擒拿手，共有三十六大變，七十二小變，桑斯兒如何能與之相抗？她只使了七八種變化，已將桑斯兒制得服服貼貼，不論如何騰挪閃避，總是一兩下之間便被按在地下，動彈不得。

當李文秀第八次再放了他叫他再來時，桑斯兒搖頭道：「我打你不過，你去娶阿曼吧！」垂頭喪氣，退了開去。

李文秀轉過頭來，對蘇普道：「蘇普，來，我跟你比。」蘇普適才見了她的身手，暗忖自己的功夫和桑斯兒只是在伯仲之間，他既打不過，自己也決計不行，當下搖頭道：「我也打你不過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也不見得，試一試無妨。」蘇普向阿曼斜眼瞧去，見她眼中大有鼓勵之色，於是整一整腰帶，道：「好！」走到場中，伸手便往李文秀臂上抓去。

李文秀依樣葫蘆，將他摔了四交。到蘇普第五次被她掀在地下時，忽聽得她在耳邊低聲說道：「你跳將起來，抓住我的背心，便能反敗為勝。」蘇普大奇，這時也不能多思世慮，依言縱身一躍，反手抓住了李文秀的背心，將她按在地下。

這麼一按，李文秀果然站不起來了。蘇普心想：「如此得勝，那可太不公平。」於是放了她起來，跟她再鬥。這一次，李文秀又在要緊關頭，點撥了他一下，讓他取勝，低聲道：「這個法子記在心裏，不可忘記。」兩個又接連鬥了六個回合，每一個回合李文秀都是讓蘇普得勝，每一次都教了他一招巧妙的法門。

旁觀族人聽不見李文秀貼近蘇普耳邊的低語，但見蘇普每一次都用極精妙的方法將對方打倒，無不大為興奮，李文秀更故意湊合，一撲一跌，演得十分逼真，無人懷疑她是故意相讓，只有蘇普，每得勝一次，心中的疑團便深一層，不明白這位漢人明明可以勝過自己，何以卻故意讓自己打贏？像阿曼這樣美麗的姑娘，他何以竟不願娶她為妻？

到蘇普又勝一次時，李文秀站起身來，大聲道：「不行，我打你不過，不跟你爭阿曼了。」蘇普很是誠實，道：「是你故意相讓的。」李文秀微笑道：「不必客氣。我輸了給你，也不算丟臉。」

族長和眾族人都迷惘了起來，他三個人中，桑斯兒勝了蘇普，蘇普勝了李文秀，李文秀又勝了桑斯兒，到底算是誰打贏呢？許多族人看了蘇普適才打敗李文秀之時所使的精妙招數，都道：「昨天蘇普是給『駱駝』拖垮了的，應該再同桑斯兒比過，那才公平。」

於是蘇普跟桑斯兒再比一場。蘇普每到爭持不決之際，使用出李文秀教他的招數來，李文秀一共教了他七招，他在迷迷糊糊之中只學了三招。但雖只三招，卻已足取勝而有餘，桑斯兒敗得很慘，竟無還手的餘力。

族長大聲宣佈：「蘇普經過兩日苦鬥，終於最後得勝，那是說真神已赦免了他的罪，讓他和阿曼結成夫妻。」

阿曼雙頰暈紅，心中說不出的喜歡，眾族人見他兩人自幼相戀，這時見他倆經過許多折磨。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無不高興。蘇普轉過身來，想對李文秀道謝時，只見她騎著白馬,已遠遠的走了。

這天晚上，眾族人又是圍在一堆堆的火旁，歡欣慶祝。族中好幾個少女見到桑斯兒的勇武，雖然比武終於失敗，她們心中反而暗喜，四個人圍在他的身旁，唱歌安慰他。桑斯兒沮喪了一陣，但後來也慢慢開心起來了。不過他心中還是覺得煩惱：「這四個姑娘各有各的好處，到底選誰做妻子的好？」

看下這四個姑娘，一個美麗，一個溫柔，一個歌唱好聽，一個舞跳得好看，這個主意，真是不易打得定了，或者他會從四位姑娘中挑選一位，或者他一個也不愛，另外去愛上了一個；又或者，他會記起真經上說，一個男子可以娶四個妻子……

眾族人正在熱鬧地歡欣歌舞，突然間，西方響起來三下尖銳的梟鳴之聲，聲音異常刺耳難聽，眾人不禁齊向鳴聲來處望去，只見白晃晃的一團物事，疾逾奔馬的衝來，衝到離眾人約莫四丈之處，猛地直立不動，看上去依稀是個人形，只見這「人」身披白色的罩袍，滿臉都是鮮血，白袍上也是血跡淋漓，這人高大之極，至少比常人高了兩尺。靜夜看來，恐怖無比。那人陡然間雙手前伸，十根手指甲比手指還長，滿手也都是鮮血。

眾人屏息凝氣，寂無聲息的望著他。過了良久，那人尖聲說道：「誰偷了我宮中的寶物，如不歸還，一個一個，教他都不得好死。我在宮裏住了一千年，誰都不敢進來，你們這樣大膽！」說到這裏，慢慢轉身，雙手對著三丈外的一匹馬，叫道：「給我死！」突然間回過身來，疾馳而去，片刻間走得無影無蹤。

這鬼怪突然而來，突然而去，氣勢攝人，直等他走了好一會，眾人方才驚呼出來。只見他雙手指過的那匹馬四膝跪倒，翻身斃命。眾人擁過去看時，但見那馬周身沒半點傷痕，口鼻亦不流血，卻不知如何，竟是中了魔法而死。

眾人都說：「是鬼，是鬼。」有人道：「我早說大戈壁中有鬼。」有人道：「那迷宮千年無人進去，自然有鬼怪看守。」又有人道；「聽說鬼怪無腳，瞧瞧那鬼有沒腳印。」當下眾人拿了火把，順著那鬼怪的去路瞧去，但見沙漠之中，每隔五尺便是一個小小的圓洞，人的腳印既不會這樣細細一點，而兩點之間，相距又不會這樣遠。

這樣一來，各人再無疑義，認定是迷宮中的鬼怪作祟，有人更說：「闖入迷宮中的都會不吉，你瞧，蘇魯克和車爾庫這兩個勇士，不是一進迷宮便死在裏面麼？定是鬼怪迷住了車爾庫，叫他殺死蘇魯克，又迷住蘇普，叫他殺死車爾庫。」有人道：「那些漢人強盜，在沙漠橫行了十年，誰也奈何他們不得，一進迷宮，得罪了鬼怪，便落得這樣下場。」又有人道：「咱們自己的族人呢，在迷宮中不也死了很多麼？」

更有許多人講起沙漠中幽靈的老故事來：怎麼一個旅人在沙漠中發現了許多財寶，他取了財寶，於是駱駝轉來轉去，再也走不開那塊地方，這倒不是幽靈有意害他，因為財寶是幽靈之物，它捨不得被人偷去，所以拖住了駱駝的腳，只須將財寶放回原地，他就可以平安離開了。

這個故事，哈薩克族人是個個皆知的，當下便有人向族長提議：「將迷宮取來的珠寶送還迷宮，以免鬼怪降禍。」可是這樣許多金銀珠寶，既已辛辛苦苦取來了，再要送歸原處，卻又是誰也捨不得。大家商量了半夜，無法決定。

第二天晚上，眾族人不約而同的又都聚在火堆之旁。各人心中都懷著鬼胎：「只怕那白衣鬼今晚又來作祟，還是跟大家在一起，可以壯壯膽。」人人不敢單獨在自己的帳蓬中逗留，因此草原上倒比昨晚更是人多。

將近亥時，便是昨晚鬼怪出現的時刻，只聽得西方又響起了三下尖銳的梟嗚，眾人毛骨悚然，但見那白衣長腿，滿身血污的鬼怪又飛馳而來。他在眾族人面前站了一會，尖聲說道：「誰偷了我宮中的寶物？如不歸還，一個一個，叫他都不得好死，我在宮裏住了一千年，誰都不敢進來，你們這樣大膽！」說到這裏，慢慢轉身，雙手指著遠處一個青年，叫道：「給我死！」說了這三個字，猛地裏回過身來，疾馳而去，月光下但見他越走越遠，終於不見。

只見那被鬼怪指過的青年慢慢委頓，一句話也不說，臉色烏黑，就此斃命，身上仍是沒半點傷痕。昨晚還不夠害死一匹馬，今日卻害死了一個壯健的青年，而這青年，正是進過迷宮的。

到了第三天晚上，誰都不敢出到草原上。無聲無息，帳蓬的門拉得緊緊地，草原上一片死寂。可是等到亥時將屆，鬼怪的聲音又在帳蓬外響了起來，最後喝一聲：「給我死！」便此離去，只聽得一所帳蓬中有人號哭起來，原來那鬼拉開帳蓬，雙手指著一人，又害死了一個青年。

眾族人嚇得魂飛魄散，整日整夜誦經祈禱，求懇真神保佑，破除魔鬼的邪法，可是第四天晚上，那白衣魔鬼還是來害死了一人。

等到族中接連死了四個人後，誰也不敢再堅持下去了。族長率領大隊人馬，將取來的金銀財寶悉數送還迷宮，誰都不敢冒險留下小小的一塊金銀。眾人送還了財寶，回歸帳篷，心想那惡鬼一定滿意，不會再來作祟了。

那知眾族人從迷宮回來之時，途中又發生了變故。眾人離開迷宮後，第一晚在大漠中露宿，那惡鬼忽又出現，說道：「你們很好，把寶物都還了我，我保佑你們牛羊繁殖，人口平安。可是那個帶領你們到迷宮來的女孩子，我要好好懲罰她。」說罷便即隱沒。

帶著眾族人到迷宮去的，自是阿曼了。她和蘇普心中都很驚惶。第二天晚上露宿之時，蘇普和四個朋友手執長刀，守護在阿曼身畔，等到中夜，突然間白影一晃，蘇普等五人只覺得背上一麻，登時暈了過去。待得醒轉，天已明亮，竟是昏暈了兩個多時辰，阿曼卻已不見。

眾族人嚇得心膽俱裂，大家急速上馬狂奔，蘇普上馬之後，卻反而向迷宮馳去。眾族人大驚，叫道：「蘇普，你幹什麼？」蘇普道：「我要去跟阿曼死在一起。」眾族人待要勸阻，他早已馳馬遠遠的去了。

蘇普五內俱焚，他並不想去救阿曼出來，阿曼既然落入魔鬼手中，自必無倖，他只是要去跟阿曼死在一起。

第四天天黑時，他又到了迷宮的黃金前門，他站在門口，大聲叫道：「迷宮的惡魔，你害死了阿曼，連我也一起害死吧。我和阿曼一起帶領族人到迷宮來搬財寶，你害死阿曼，為什麼不害死我？我是蘇普，我不怕你。」他這時把心橫了，叫喊得威風凜凜，更無半點懼怕之意，可是叫了半天，迷宮中的魔鬼竟無半點響動。蘇普叫道：「你怕了我麼？哈哈，我偏偏不怕你，不怕你這惡魔！」長刀揮舞，狀如發瘋。

突然間背後有個清脆的聲音說道：「蘇普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蘇普回個頭來，見是一個漢族的少女，朦朧的月光之下，一時看不清她的面貌。那少女道：「你大呼小叫的罵誰啊？」蘇普聽得聲音很是熟悉，走上幾步，驚道：「你……你是李英雄，怎麼……怎麼又變成女人？」原來那人正是李文秀。她微笑不語，又問：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蘇普道：「你快走，迷宮有惡鬼，待會就要出來，別讓他害了你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你怎麼不怕惡鬼？」蘇普恨恨的道：「惡鬼害死了阿曼，我也不想活啊。」李文秀驚：「怎地有惡鬼？怎地害死了阿曼？」當下蘇普將惡鬼午夜出現，逼迫族人送還財寶又怎樣攫走阿曼的事一一說了。

李文秀沉吟半晌，心中好多疑慮，問道：「那些被惡鬼害死的人，身上有何異狀？當真半點傷痕也沒有？」

蘇普道：「一點傷痕也沒有，唔，只是死者臉上烏黑，好似塗上了一層泥灰。」李文秀心想：「我不信真有什麼鬼怪，想是有武學的高手在裝神弄鬼。只是何以沙漠中沒有腳印？可令人猜想不透。而那人遙遙伸手一指，便能致人死命，也是令人不可思議。」

蘇普道：「李英雄，你待我很好，幫著我贏得了阿曼，可是我生來福薄，阿曼給惡鬼害死了。現下我要到迷宮之中，在惡鬼手下就死，咱們就此別過，來生再見。」李文秀雖然不信世上有什麼惡鬼，但想那擄去阿曼之人武功定然十分厲害，看來還有什麼邪法，自己是決計鬥他們不過的。眼見蘇普對阿曼一往情深，決意為她殉情，心中一酸，心道：「你能為心愛之人而死，難道我便不能為你而死麼？」於是說道：「我陪你一起去。」

蘇普雙眼睜得大大的，凝望著她，心中陡然間起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感應！「你為什麼待我這樣好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」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不，你快快離開，走得越遠越好。」李文秀道：「我跟你說，那不是惡鬼，我相信是個惡人假扮的。咱們一起去跟他們鬥一鬥。」蘇普搖頭道：「你沒見過這個惡鬼，不知道厲害。李英雄，我非常的感激你。可是，你還是快快走吧！」李文秀淒然一笑，拔出長劍，伸手便去推開了迷宮的黃金大門，道：「你點燃一個大火把，咱們救阿曼去。」蘇普一聽到「咱們救阿曼去」這六個字，心頭猛地裏湧起了一陣希望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說阿曼沒死麼？」李文秀道：「我想她還沒死。」蘇普大喜，道：「好，咱們救阿曼去。」點亮了一個旺旺的火把，當先進宮。

兩人曲曲折折的走了半日，蘇普一路上大叫：「阿曼，阿曼，你在那裏？」始終不聽見有人答應。李文秀道：「你說咱們大隊人馬來救你啦，說不定能將惡鬼嚇走。」蘇普依言大叫：「阿曼，阿曼，你別怕，咱們大隊人馬來救你啦。」又走了一陣，忽聽得前面一個女子聲音尖聲大叫，依稀正是阿曼。蘇普循聲奔去，推開一扇門，只見阿曼縮在屋角之中，雙手雙腳都被綁住了，一見到蘇普，兩人驚喜交集，齊聲叫了出來。

蘇普搶上去鬆開了她的綁縛，問：「那惡鬼呢？」阿曼道：「他不是鬼，是人。黑暗中我雖看不到他的面目，可是他的手是暖的。剛才他還在這裏，聽到你們的聲音，便匆匆忙忙的逃走了。」

蘇普舒了口氣，又問：「那……那是怎樣一個人？他怎麼會將你捉了來？」阿曼道：「一路上他綁住了我的眼睛，到了迷宮，黑沉沉的，始終沒能見到他的相貌。」蘇普轉頭瞧著李文秀，眼光中滿是感激之情。

李文秀忽道：「蘇普，你說阿曼的父親不是你殺的，現在我有點信了，那個真凶，恐怕就是假扮惡鬼之人。」蘇普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恐怕我爹爹也是他害死的。咱們快去找他。」他一知那惡鬼其實並非是鬼，登時膽氣大壯，但一轉念間，心想那人雖非鬼怪，但武功定然奇高，向李文秀道：「李英雄，咱們打得贏他麼？」李文秀遲疑半晌，搖頭道：「十九打不贏。蘇普，你還是快些同阿曼逃走，帶領大隊族人前來搜查，必可將他擒住。」蘇普和阿曼齊聲道：「不成，大家想到鬼便怕，怎敢來追？」

李文秀道：「我倒有一計在此，不知你敢不敢？」蘇普道：「你叫我做什麼，我便做什麼。」李文秀心中一酸，暗想：「我叫你不愛阿曼而愛我，你難道也能聽我話麼？」低聲道：「我跟你假裝爭吵，動刀子打起架來，打到你父親和車爾庫被害那間室裏，說不定那惡鬼又會出現。咱倆突然間攻他個措手不及。」蘇普道：「好啊，就是這麼著。」李文秀道：「可是那人武功實在厲害，你千萬要小心。」蘇普昂然道：「殺父之仇，焉能不報，何況有你這樣大本事的人在旁相助。」

李文秀冷笑一聲，喝道：「你膽子倒不小，看刀！」一刀向他頭頂劈了下去。蘇普一楞，急忙跳開，叫道：「李……你……」隨即醒悟，回刀一架，罵道：「你敢動蠻，瞧我不劈死你。」李文秀向阿曼作個手勢，阿曼高舉火把，大叫：「你們別打，別打啊！怎地好端端的打起架來啦。」兩個人兵兵兵兵，將兵刃碰得震天價響，一路鬥向車爾庫被殺的那間室中。

蘇普在前，李文秀在追趕，邊鬥邊行，到了那間室中。阿曼見地下血漬殷然，想起父親死於此地，不禁悲從中來。李文秀和蘇普雖然大膽，但身臨險地，心中也是不禁惴惴。

兩人鬥了數招，突然間牆壁上喀的一聲響，一聲冷風吹出，阿曼手中的火把登時熄滅。蘇普假裝大叫一聲：「啊啦！」倒在地下。黑暗之中，李文秀但覺有一隻冰冷的手搭到自己右腕，來奪自己手中的長刀。

李文秀早已有備。左足飛出，逕踢敵人小腹，這一足去勢快極，蓬的一聲，身上早著。那人「啊喲」一聲，身子一晃，可是抓住李文秀右腕的手卻並不放鬆。李文秀左掌撲出，逕擊敵人面門。那人低頭讓過，也揮左掌擊來。霎時之間，兩人在黑暗中已交換了七八招。蘇普滾近身去，伸手抱住那人雙腿，豈知黑暗中視物不見，一抱卻抱住了李文秀的右腳。李文秀忙叫：「是我！阿曼，快點亮火把！」

便在這時，砰的一響，李文秀肩頭中了敵人一拳，拳力沉猛，李文秀忍不住「啊喲」一聲驚呼，那敵人乘勢直進，用力一扭李文秀的右腕，奪去長刀，正要一刀砍將過來，忽聽得室中風聲颯然。又有人衝進，兩個人的聲音一齊叫道：「不許動！」那敵人的長刀不再砍下，似乎已被人制住。

但聽那兩人又同聲驚呼：「你是誰？」跟著兵刃撞擊之聲大作，竟是相互鬥了起來。李文秀大奇，一掌用力拍出，正中敵人胸間，那人既不閃避，亦不呼痛，原來已被人點中了穴道。李文秀這一掌使了十成力，那人勢必內臟震壞，受了重傷。

李文秀取出火摺，點亮了火把。火光照耀之下，只見相鬥的兩人一個是駝背老人計爺爺，一個正是她師父「獨指震天南」華輝。李文秀大叫：「師父，計爺爺，住手，住手，都是自己人。」兩人聽到李文秀的叫聲，臉上均有驚疑之色，一齊向後跳開。李文秀回頭瞧那被自己擊傷的敵人時，只見他是個四十來歲的粗壯漢子，滿腮濃髯，頭髮蓬亂，臉上刀疤交錯，卻是從未見過。

李文秀喜道：「師父，計爺爺，幸虧你們趕到救我，否則我便要傷在假扮惡鬼的歹人手裏。」那大漢冷冷的道：「假扮惡鬼的不是我，是這個馬家駿。」

華輝和計老人聽到「馬家駿」三字，身上猶如突然間受到火炙針刺，猛地裏跳了起來。計老人臉上現出兇狠異常的神色，華輝的臉上卻是充滿了怨毒和憎恨。漸漸的，計老人臉色中兇悍之氣稍減，多了幾分恐懼。華輝上上下下的向計老人打量，喃喃道：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」計老人慢慢的退了幾步，眼光閃爍，似乎要奪門而逃。華輝忽地提聲叫道：「家駿，給我站住！」計老人提起刀來，惡狠狠的瞧著華輝，低聲道：「好好，你果然是沒有死！」

華輝嚴峻的眼光狠狠地瞪視著計老人，眼睛一瞬也不瞬。計老人不敢再向後退，只見他身子劇烈顫抖，忽然大叫：「師父饒命！」咕咚一聲，雙膝跪地。

李文秀大奇：「怎地計爺爺也叫我師父作師父？他比我師父可老得多了。」華輝冷笑道：「哼，你還記得有我這個師父？，那日你放毒針暗算我之時，卻不記得我是師父了？」計老人連連磕頭，只說：「徒兒該死，徒兒該死。」李文秀心想：「原來師父背上所中那三枚毒針竟是計爺爺放的。」她在父母雙亡，孤苦無依之際，蒙計老人收留，十年來與計老人親若家人，眼見華輝目露凶光，便要出手，忙勸道：「師父，這位計爺爺暗算你老人家，原是大大不該，但他十年來一直待徒兒很好，你便瞧著徒兒份上，饒了他吧！」

華輝冷笑道：「哼，什麼計老爺？他姓馬，名叫家駿，你道他真是個駝背老人麼？」突然提高聲音，喝道：「將化裝都給我去了。」計老人緩緩站起身來，除下外衣，只見他背上負著一個大包。他又伸衣袖在面上用力一陣拭抹，瞼色登變，卻是三十餘歲的漢子，英氣勃勃，氣概軒昂。李文秀奇道：「計爺爺，原來……原來你這般年輕。」計老人苦笑道：「我叫馬家駿，這十年之中，我可待你不錯啊。」李文秀點頭道：「你待我很好，以後我叫你馬大叔吧！」

華輝取過他背上除下來的大包一抖，跌出一件白色長衣來，衣上血漬斑斑，甚是可怖。蘇普叫道：「啊，假扮惡鬼之人就是你。」馬家駿對著華輝甚是恭謹，但一轉頭對著蘇普，立時滿臉傲色，說道：「是啊，便是我。我化裝駝背老人，在大漠之中苦苦等候了十年，豈容你們將迷宮中的財寶搬去？」蘇普怒道：「你用妖法殺死我們不少族人，又為什麼把阿曼擄來？」馬家駿昂然道：「我有了這許多財寶，怎能沒有美人相伴？」他回頭向華輝道：「師父，這迷宮中的財寶，都是你的。只求你賜我十分之一，徒兒便心滿意足。待徒兒將這哈薩克小子殺了，咱四人便可滿載而歸，回去中原。」

李文秀道：「不成，你不能殺他。」馬家駿嘆了口氣道：「好，我知道你從小便喜歡這哈薩克小子。你跟他一起牧羊唱歌講故事，我都瞧在眼裏。如果你不是這麼喜歡他，我也不會去擄劫阿曼了。好吧！我不殺他便是。你得蘇普，我得阿曼，師父得財寶，咱三人各得其所。」

李文秀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計爺爺……嗯，該當叫你馬大叔了。馬大叔，不是你的東西，你就是想一輩子，也終是得不到的。」蘇普睜大了圓圓的眼睛望著她，心中霎時間想起了許許多多的往事。

華輝怒道：「秀兒，此人罪大惡極，你還要給他說情麼？他一身武功，全是我傳的。我帶同他來到大漠，尋訪迷宮，好容易稍有頭緒，那知他突然被財寶迷了心竅，向我暗下毒手，在我後心釘上了那三枚毒針。這數年之中，我不知受了多少痛苦，倘若不是得你相救，今日這條老命也未必在了。」李文秀道：「馬大叔，這事確是你的不對了。」

蘇普忽然道：「李姑娘，他會施展邪法，你要小心了。」李文秀道：「他不是施邪法，是放射一種極其微細見血封喉的毒針，因此死者身上沒有傷痕，他半夜裏來去之時，腳下踩了高蹻，外面用長袍罩住，因此看來身高異常，腳步既大，沙漠中又沒有留下腳印。」蘇普點頭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這幾件怪事經李文秀說穿了，實在一點也不奇怪。蘇普心中想：「這些漢人鬼心眼兒真多。」華輝冷笑道：「你用毒針射我，雖知我活不長久，可是終究心中害怕，唯恐我來找你，於是化裝成個駝背老人。哼，哼，要是你行兇之後，心下懊悔，便此回歸中原，那麼我便永遠找你不到了，但你怎捨得這迷宮中的財寶。你不到迷宮來便罷，若是要來，怎逃得過我的眼睛？哈哈，你嚇得哈薩克人將財寶送回，這計策固然很妙，你殺死陳達玄，也算乾手淨腳，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師父一直跟在你的身後。」馬家駿垂頭喪氣，不發一言。

蘇普突然跳起身來，手挺長刀，叫道：「你為什麼害死我爹爹，為什麼害死車爾庫？」馬家駿還沒回答，那個被點了穴道的大漢驀地裏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是我殺的，是我殺的，哈哈，哈哈！」李文秀和蘇普齊聲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大漢笑道：「我是瘋子，人家這樣害我師父？我也這樣害人家。華輝，我師父是你害死的，是不是？」

華輝冷冷的道：「不錯，原來你並沒瘋。」右手一揚，三枚毒針飛了過來，那大漢正自狂笑，陡然間笑聲忽止，但臉上仍是滿面笑容，卻已氣絕而死。李文秀沒料到師父竟會突出殺手，心中充滿了疑竇，問道：「他……他是誰啊？」華輝凝思不答，馬家駿忽道：「這瘋子是鄭九思的徒弟。」華輝點了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他是鄭九思的徒弟。」

他瞧著那瘋子臉上奇異的笑容，想起了那日鄭九思壽堂中的情景。

「老英雄鄭九思做壽，賀客畢至，我在壽筵之上坐了尊席。突然間。那瘋子闖了進來，取出一大批人間罕見的珍寶，獻給師父作壽禮。那瘋子說不清楚，只說那是哈布迷宮中取來的………。

「當天晚上，我摸進鄭九思的臥房，想要查探『哈布迷宮』的訊息，鄭九思驚覺了，冷笑道：『獨指震天南，你也覬覦這批珍寶麼？』我先下手為強，發毒針射死了他。我佈下圈套，將瘋子的兵刃插在他師父胸口，又擄走瘋子，叫人人疑心，瘋子失心瘋而害死了師父……

「我帶了瘋子，躲在隱僻之地，用水磨功夫，慢慢套問那個瘋子，哈布迷宮是在什麼地方。直化了三個多月時光，那瘋子方始吐露，他無意中得了一幅迷宮的地圖。他好奇心起，遠赴回疆，尋迷宮。只見迷宮中珍寶不計其數，他記著師恩，隨意取了幾件，想作為獻給師父的壽禮。但那迷宮中道路實在太過曲折，又經千百年的風沙侵蝕，牆垣廢圯，好多情形已和圖中所示不盡相符。他在迷宮中轉來轉去，乾糧食水全都吃完，仍是轉不出來，又渴又驚之下，神智便此錯亂。以後如何脫困，如何回歸中原，他再也說不明白了………。

「我查問清楚，便帶了那瘋子和弟子馬家駿來到回疆，豈知有一天半夜裏睡夢之中馬家駿竟然向我忽施毒手，用毒針打了我背心要穴。我強運內力，假裝無礙，將馬家駿嚇走。可是那瘋子卻乘機奪了地圖逃走了！唉，想不到我最親信，當他親生兒子一般的徒兒竟也會向我忽施反噬。不久，江湖間便傳開了我暗害鄭九思的惡行，想是那瘋子去跟人說的，又不知怎的，那地圖竟會落入了白馬李三的手中……

「我重傷之後，又怕鄭九思的家人弟子向我尋仇，從此不敢回歸中原。我看過那幅地圖，依稀記得前赴迷宮的途徑，一路尋來。可是過得沙漠，到了那叢林之中，再也找不到路了。

「以後是背上毒發時無窮無盡的痛楚和折磨，天幸遇到了文秀，她替我拔出背上的毒針。想不到隔了這許多年月之後，終於有大隊哈薩克人進入迷宮搬取藏寶……這駝背老人，哈哈，這駝背老人會用毒針傷人，如果不用毒針，我也真認他不出……原來，原來他便是我的愛徒馬家駿……」

華輝迷惘的眼光從馬家駿的身上，轉到了瘋子的臉上，只見他還是裂著嘴在笑，心中說道：「你人都死了，還在笑個不停，有什麼好笑？笑自己白辛苦一場麼？這瘋子也不知什麼時候瘋病好了，又來躲在這迷宮之中。想是他恨我殺了他師父，反而嫁禍於他，於是他依樣葫蘆殺了那個哈薩克人叫什麼蘇魯克的，又殺了那個叫什麼車爾庫的，學著我的樣兒，也去嫁禍於人。嘿嘿，這瘋子真是滑稽。

「為了迷宮中這許多財寶，死的人真多。哈哈，現在可都屬於我了。這數不盡，載不完的財寶，都是我獨指震天南華輝一人所有了。這狼心狗肺的家駿居然想分十份之一，真是做他娘的清秋大夢！哈哈，哈哈，我要折磨他一個夠，再慢慢的處死。那才叫痛快。」突然之間，他張開了口，哈哈哈的笑出聲來，他眼睛一花，看見他下手害死的鄭九思睜大了眼瞪看他。

華輝大叫：「鬼，鬼，你是鄭九思！」其實他所看到的只是馬家駿。馬家駿臉上本來抹了灰粉，裝成個六七十歲的老人，這時抹去灰粉，臉上一片模糊，火把的光亮一明一暗，看上去竟是十分可怖。華輝殺害鄭九思後一直心中不安，這時神智一模糊，突然間看到了鄧九思的臉。

馬家駿冷冷的道：「我不是鄭九思，鄭九思卻站在你的背後。」華輝急忙轉頭，道：「在那裏？在那裏？」

馬家駿乘他回頭，飛撲上前，一刀猛砍下去，深入他的背心。華輝大叫一聲，運勁雙臂，砰的一聲，擊在馬家駿的前胸，肋骨斷折，內臟震碎。

這一下變故快如閃電，李文秀待要相救，兩人一中刀，一中掌，已是同時倒地。李文秀俯下身去，只見師父已然氣絕，馬家駿眼目卻尚未閉，他低低的道：「文秀，我……我本來可乘他轉身之時，發射毒針，不過……不過你站在他身邊，我怕……怕誤傷了………怕誤傷了你……」

李文秀垂淚道：「馬大叔，你做錯了很多事。可是你待我一直是很好的。」馬家駿淒然苦笑，頭一垂，便此死去。李文秀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本來不是你的東西，何必苦苦的去搶奪？」

×××

數天之後，蘇普和阿曼回到族人之中。他倆說迷宮中並無惡鬼，可是誰也不敢相信。因此數百年來哈布迷宮中無窮盡的寶物，仍是好好的存放著，只要誰找到了那張地圖，便能尋到。

不過那張地圖是在馬家駿身上，也就是在迷宮之中。你要找地圖，便得到迷宮中一堆白骨之間去找。不過你既然到得了迷宮，那張地圖便沒用了。可是沒有地圖，卻又是誰也走不進迷宮。

×××

在通向玉門關的沙漠之中，一位美麗的姑娘腰懸長劍，騎著一匹白馬，自西而東而行。她心中在想：「迷宮是容易捉摸得多了。誰想得到，駝背的計爺爺只不過三十來歲？誰又想得到，一對本來情若父子的師徒，竟會翻臉成仇？大家受了無窮盡的苦楚，到頭來終於一無所得，一齊喪身於迷宮之中！可是馬大叔卻是待我很好的啊。我師父也是個壞人，可是他待我也很好。蘇普是很好的好人，但他只想到阿曼。」

白馬的駿足帶著她一步步的回到中原。那可是一個比迷宮兇險百倍，難走百倍的地方……

（全書完）